







四部叢刊續編集部

北山小集

二

卷十九至卷四十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版重印

---

四部叢刊續編(六一—六二)

北山小集(二册) 宋程俱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

1985年1月

北山小集卷第十九

信安程俱

碑記

常州州學獎諭勅碑

皇帝臨御之七年實大觀元年詔班學令于天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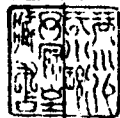
養之數勸沮之方有目有凡畢協理義簡大如江漢

明信如四時灑灑恢恢咸出天翰於是郡縣百吏奔

走厥職宣達聖志小大丕應荒陬絕徼一變鄒魯二

年辟靡會試郡國貢士無慮數千人其升諸司馬命

于天子者百四十人而常州得士之多為天下最皇



帝嘉之詔三省亟論功加賞焉十月制下知州事若  
蒙進官朝請大夫州學教授處以宣德郎充職如故  
於是諸生侈上之賜相與言曰進賢之詔載在令甲  
播之天下豈惟一邦寵休凡士與榮焉若具石表刻  
明詔列詞其下祇頌上德之萬一與夫勸學報功之  
意惟明有孚郡國諸侯後承不怠師儒之官訓率有  
叙惟允惟公迄有成績以飭稚昧於無窮豈不益顯  
咸曰唯唯則系以詞曰

惟古有學惟治之原何以先之德教是宣泮水之詩  
有據有游六藝具焉以文厥修秦漢以來倚吏為治

本之不圖繩其已至天肇神考見道之蹟幹神之機  
鼓舞群物作我多士一開其天以澡以摩今三十年  
於穆皇帝邁廣聖猷淵躍鮪魴山有杞樞聲教溥漸  
窮日所照目睨指標萬邦是恂惟邦有常士子之區  
雷風所覃不約而趨都試辟雍俊造是羅論定而官  
莫與常多皇帝曰都承宣有勞實惟師儒又我俊髦  
是達是化以禮以文奉我新書以迄有成惟守暨師  
既受上賞天語有嘉四方是仰倬彼宸翰雖在四方  
揭之龜趺俾人不忘士之不忘惟上之賜潭潭學區  
大烹以飫豈惟養之擇師以教車服稍徒以酬有造

豈惟官之于以旌之顯示萬邦以勸厥來上德之懷  
惟稱厥求惟克有爲有守有猷多士之修有邦之休  
洋洋德音萬世由之

晉故使持節侍中中書監大都督楊江司  
豫徐兗青冀并幽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  
事衛將軍太保錄尚書楊州刺史建昌縣  
公贈大傅追封廬陵郡公謚文靖謝公碑

太元八年秋秦苻堅舉國來寇衆號百萬八月度淮  
十月陷壽春又陷項城聲搖京師甲子詔以征討都  
督右冠軍將軍玄輔國將軍琰等帥師距之而衛將

軍征討大都督謝公實摠其事乙亥師及秦人戰于肥水大破之堅脫身走十一月庚子詔公勞旋師于金城車駕遂幸金城錫燕詔尚書亟論功封賞焉十二月庚午大赦天下初堅之來寇也軍勢張甚上下慄慄不自保大臣老於軍旅如宣穆桓太尉亦岌然有左社之憂方是時無疆艱恤實大投于公身而公泊然泰定若無事時徐而內輯外禦蒐軍謀帥若畫一二於是人始有固志蓋倚之如太山用能以八萬之師殄百萬之寇如石投卵寧近威遠繫公之休昔祁奚內舉其子而不聞高世之勲蕭何舉宗從軍蓋

以杜疑間之萌未有一舉三親而不自以爲嫌一門  
三帥而人不忌其恭談笑之下變危即安者公之功  
德莫大焉公諱安字安石某郡縣人曾祖諱某某官  
祖諱某某官父諱裒故太常卿公生而穎異年四歲  
時柘宣穆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  
海摠角沈曠弘敏遂有當世重名全才毓德器益以  
大時世道屯塞國家多故公樂道丘壑悠然有終焉  
之志司徒府楊州刺史再辟朝廷以佐著作尚書郎  
瑯琊王友吏部郎四徵皆不就士大夫歎曰安石不  
起當如蒼生何久之幡然有經世意蓋於是年餘四



十矣會大司馬栢溫請爲司馬尋爲吳興太守靜一  
無所事去而人思之徵拜侍中選吏部尚書咸安末  
入受顧命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摠關中書  
事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上始親萬機  
進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辭驃騎將軍錄尚書  
事頃之加司徒侍中都督楊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  
燕國諸軍事假節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  
縣公苻堅敗進拜太保公遂欲平一華夏乃上疏曰  
自運遭陽九二帝北狩文華之區委於豺犬故宗廟  
宮室丘墟百年前日苻堅送死邊陲狼狽奔越今茲

哀詔請命天其或者將以一天下降休于國家臣請  
竭駑末帥師北征須經置略定臣則乞骸還東誓畢  
素志於是詔以公爲大都督揚州江荆司豫徐兗青  
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餘如故置  
從事中郎二人公辭太保縣公詔不聽十年夏四月  
公北征戊午上餞公于西池八月公遇疾手䟽請旋  
師且以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謝玄屯  
彭沛伺間一舉詔遣侍中尉勞還公京師疾遂篤丁  
酉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六訃聞上震悼臨于朝堂三  
日賜東園秘噐朝服襲衣錢百萬布千匹贈太傅謚

曰文靖粵某甲子葬公于某郡縣某原制加殊禮又錄肥水之勲更封廬陵郡公既窆門生故吏若干人相與泣而言曰公之名德垂天下後世如日星決不沒則是隧道之碑無刻可也然否則無以慰人思惟公性體道奧不迎不隨故出處之際動與理會方其棲遲東土未始出其緒餘而天下固已延首託命於公及在朝廷獨以盛德遠度坐鎮危疑上以弼亮一人下以咸和萬民惟深惟幾濟物成務王者之佐蔑以加焉自海西公廢柁溫逆節萌起及高平因山同軌畢至溫來赴葬大陳兵新亭以公與王文度朝之

大臣將殺二公遂遷龜鼎使召公等文度惶駭流汗  
不知所出公既見溫神色不變從容就席徐語溫曰  
某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  
茫然不能測則大笑曰正自不得不爾耳不敢加害  
王室以寧竊嘗議之夫氣足以眇天下然後可以任  
天下氣足以眇一國然後足以任一國公起隱約一  
旦處端揆身負大器而不爲重執天下安危之幾臨  
死生禍福之變而不慄功全邦社而無喜色彼其氣  
誠足以眇之道大故也其視舉天下措諸安何異有  
力者之視一羽哉某既擬公之大節叙次如此又系

之以銘云公夫人劉氏明識賢行爲世婦則有子曰  
瑤官至瑯琊王友早卒曰琰爲征虜將軍望蔡公孫  
若干人銘曰

皇有重器惟神惟幾有隍孰定有傾孰持必有元佐  
力能負之其力維何非賁育獲包以洪度鎮以鴻德  
手挈二枋在所措畫釋而置之泊若無適顯允謝公  
實維其人天祚晉德錫之大臣公在東山世挽莫來  
幡然赴之不迓不違因理王度不吾不尸有暴如溫  
有寇如堅處以談笑大沮以顛覃覃鎬京延首思復  
六合垂一斯人無祿公初北征鎮于新城釋權去位

盡室以行須此略定逝言東山有巖東山斯人所瞻  
西州之門有乞其壙斯人永懷有教公功公功匪居  
惟德之餘東山或夷德風不渝

江氏小山祖墓記

開化縣治開元鄉故常山縣地也縣宇之北有丘墟  
隱然域以垣塹族葬其中望之松檟蔚然者江氏之  
祖歲鄉之墓也按江氏家譜系出濟陽統之八世孫  
曰世源官信安留家不去實始爲信安人又五世孫  
歲鄉等五喪葬常山縣開化鄉之萬歲里小山村其  
地四十畝則此墓是也繇始葬及今十六世子孫益

蕃屬益遠又散處郊邑或仕或遊藉令歸且處歲時  
祭掃上不過四世而已小山墓地既廣近族之貧者  
往往寓着其間歲且久因以爲己產稍斥賣之又四  
域之外耕藝者相接歲攘日蹙莫之誰何大觀三年  
鄉豪汪氏遂欲葬墓域中縣又取西北隅地犯御名丞

舍會諸孫之官學者皆在里中大駭且懼則相與懇  
于縣未得直乃出康定皇祐二牒以爲證其一太常  
少卿鈞任兩浙轉運使日具墓地界俾宗子迺等主  
之歲一補治垣牆則宗司白宗長凡宗人共其事其  
一尚書郎鉞以鄰人之侵其地也言於縣縣按所侵

地歸之俾宗人祐主之既出二牒爭者語塞縣即日  
徙丞舍凡違法之契盡毀之於是子孫乃始周域其  
地爲垣墻稍樹松檟揭其阡曰江氏皇祖之墓然不  
能四十畝矣余友仲嘉襄旣與其族父兄弟事其  
事它日一二語余且曰余懼來日之無窮也事寢遠  
而寢忘則其不爲前日之牋敗者幾希余將列其事  
於石揭之墓道然非文不傳也莫如子能余曰古人  
以謂君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王制禮必以遠近戚疏  
爲之節凡祖子孫上下不能十世而服則五等而已  
蓋先王所以教天下之中其制不得不然也先王之



制則有節而人之恩性顧豈有量哉今而以世觀之則雖近而已疏即吾身以推之則雖遠而益恩是何言也且吾之生者爲子子之孫爲曾孫曾孫之曾孫則已不能名矣夫吾之委蛻適數世耳而遂至於不知何人豈非雖近而已疏乎夫安得不悲然今吾視聽食息於是者父母之遺體也求生之所自生則由祖而上百世可也使人而無祖則乃今安得視聽食息於是者哉以是推之豈非雖遠而益恩乎夫安得不思思且悲則其惻惻不忘於心者豈有窮耶然則制雖有遠近戚疏而恩性則有至於不能忘者何可

奪也且江氏小山之祖至太常府君十三世至仲嘉  
又四世矣而其族父兄子弟不忍其墓地之不除而  
途人皆得以攘蹙耨刈也相與出力而營之以爲庶  
幾神靈之復安而後世知所本也豈非所謂中有不  
能忘者故耶今子碣於是俾後之人過是者知敬戒  
豈唯江氏之子孫人孰不生且死也思所以奉祖先  
訓子孫保墳墓者人情均也繇是而思之則雖已暴  
之骨無名之丘有不忍易而戕之者矣其爲利顧不  
博哉然則余其敢愛荒陋之文而無以成子之善也  
四年四月壬午北原程俱記

常州新修市易務壁記

熙寧中始置市易務於通邑要郡常州以編氓居十數間粗更門戶墻壁榜爲市易務及今垂四十年不知先爲編氓居又幾何年中間再廢益不治棟宇故庠隘歲加摧腐每大風雨岌岌將遂顛壓規制又甚淺劣平旦側肩庭中無所旋足吏坐兩壁間與之爭席按察時至門不容車蓋率步以入余初至謀撤其甚者而新之則會凡匠事之材用上郡爲錢十二萬有畸凡再裁損乃上使者使檄下郡又再裁損置爲錢八萬六千時久闕常平使者又八月會提點刑獄

盛公兼行常平事則具狀走其府又以記道不可已之故即日檄下予錢先是以書與所會之材抵張渚鎮官田渚與江南接多山木大竹幸爲我期於市取足焉錢至則取之又以告埏埴者畢具又移晉陵武進鳩衆工蓋檄下十日而庀工即事二十五日而完木之工二百八十竹之工百有九瓴甍之工百三十塗飾之工百五十凡爲工六百六十有九募於市者十之一晉陵之所集者十之九其畚除運負之工又四百五十有疇以負重出納食其力於務者七夫與警守之卒供其事警守故十卒前十日兵馬司取其

三其所留大抵軍營小兒占尺籍而名廩帛耳其爲力不足以半一夫是三十日間率寅入酉出公察其勤惰時其難易而均督之暮休面賦其直不容吏下隱刻故其赴功也力材審其良窳因其舊新而材用之下至竹頭木附無棄物凡爲屋十五間堂三楹極高故屋五尺挾以二舍引以二廡惟稱廡舍爲庫六其題曰懋遷有無化居門高三仞庭倍前日其爲址盡是無餘隙矣深不能八丈前官道後人居廣不能十丈左右皆人居故技止於此它日使常見故區者視之則固以爲廣廈爲難能矣如其不然以爲陋可

也昔叔孫婣羈於晉其所館雖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君子紀之况任其事食其祿而爲三年淹者其可鄙其居而苟於事哉且乘田委吏聖人之所不忍余何敢苟然余賤有司也出納貿遷之爲職若其市材供事鳩工董役則故有任其事者非吾任也余不忍坐視越尊俎而代庖是亦泰多事矣厥旣訖工則誌本末刻諸石而材用工役之事加詳焉蓋使來者知余之勤且艱如此而其所建立止如此余不負市吏而市吏負余亦足歎也大觀二年八月十五日信安程俱書

漫堂記

大觀中朝廷斥地益廣顧輿地圖有所未載而舊志  
又或遺摺迺選士寓直三館作書如九丘傳子冲益  
在其間不數月以人言罷去又二年財得蘄縣令明  
年春余西赴調道汴上迂行百里過冲益於蘄道舊  
故樂也冲益故時嗜書好爲詞章喜談笑論議忼慨  
羞薄俗吏事雅意甚高余至蘄觀冲益所設施大抵  
合繩墨晨坐聽事與邑吏論決是非曲直無倦色日  
未昃庭無留人冲益始至會臨渙令有臯郡檄兩易  
之至是始還蘄臨渙人追之不釋蘄之人道擁其車  
以歸余至都城數月冲益書來曰蕞尔邑令與人旣

相安矣日多暇焉前日所治舍將以爲燕息之地者  
苟完矣因漫名之曰漫堂子爲我漫記之余惟天下  
之事小足以觀大蘄臨渙雖不能萬戶而冲益爲之  
其効已如彼冲益之爲吏不漫也夫祿足以仁其九  
族問其位則世所謂君子者也然事至則漫不省曰  
聊尔聊尔安用察察爲哉如是而爲漫可乎若曰外  
物不可必力不勝命久矣古有窮機械蹈汗嶮汲汲  
而圖之者吾於此漫焉於此漫焉則雖邑陋於蘄執  
卑於爲縣猶不惑也則其去道山入阡陌捨紬繹討  
論之樂而勞神明於簡書榜楚之間無往而非漫者



又奚欣感於其間哉冲益名諒友莆陽人襟度明曠  
識趣不凡近亦以是數竒云

衢州開化縣新學記

開化縣學故在縣治之西其址不能五畝旁無墀地  
右倚山足因高接廡以布講席大成之殿顧在平地  
齋宇趣完未中程度自初

御犯

名迄今更十數令顧地

勢不可復廣莫能易而大之今縣令李侯旬視學區  
退則大懼以謂自大觀學法行天下西被氐羗南踰牂  
牁嶺海萬里之外荒漠不毛之地皆爲郡縣置學  
官師弟子絃誦之聲相聞三尺之童不談天人之道

詠頌功德以志榮名取顯仕者輿臺樵牧知笑之今  
開化雖小邑僻在山谷間當句越之窮處然在輿圖  
尚爲次近地奉詔令蒙教養猶穀下也縣之造士秀  
人歲不絕於賢能之書又今天下賓興士群至于王  
廷與備官使於中外者必自縣學始則學法之行繫  
鄉縣爲根本顧不重哉而縣學舍乃不稱縣令安所  
逃責則相方繩址得縣南臨溪爽塏之地而營之迺  
狀其事請於郡郡言上使者得錢四十萬取人屋之  
籍於官者十四間益以故學之材與亭觀之廢無用  
者厥旣歲事工徒赴功如治私舍邑豪里氓亦底其

力蓋不三旬而衆工釋用高門有巖面執端邃廟象  
宏顯巍然有臨命教之堂師長之舍周廬廣廡若承  
若翼基堅材良皆倍於故士氣舒豫雖雖洋洋行道  
之人過者衽軾於是李侯走書與圖至吳下以抵俱  
曰開化子之鄉邑也新學成宜有文以記歲月固願  
以請而衆亦以爲子宜俱生晚不及熙寧元豐之初  
以與諸生齒今茲壯且老顧以飢寒走四方而學校  
益隆又不得預養士數以相與燕間揖遜於其間今  
得託詞新學以紀侯之績其又何辭若夫道學之序  
飭勵之端所以開示於方來者則學法粲然皆

聖上所建立也又辟雍獎諭之書八行之碑與凡詔  
札其在俱不敏勉記新學之成云李侯名光會稽人  
好古強志起諸生爲吏而所立皆不苟奉法愛人文  
檄不妄下廬里懷之新學之成實政和五年八月甲  
子十月丁酉通直郎管勾岱岳觀程某記

京西北路提舉常平司新移公宇記

政和四年冬詔復置四輔郡潁昌府領南輔都總管  
於是京西北路常平使者言常平司故治潁昌今潁  
昌隸畿內當徙治所部州惟蔡大州廵一路中道理  
徑易於督察報應便且近徙省勞費敢以請奏可時

朝奉郎信安余侯實提舉常平事明年奏下則於蔡城東南隅得官地若干畝夏六月興土功冬十月畢塗釁爲屋二百八十六間吏舍居十三又明年余侯以書屬某記某惟余侯信厚敏明自試吏至爲御史部使者其爲政循理而行奉法度惟謹不爲赫赫名然所歷有實績可紀無事於斯記也辭不聽某惟古建官列爲公卿大夫士其棟宇車服器用之文皆有等衰存焉貴與賤亦各安其所當得而無忤怨於其間故雖大啓尔宇山川土田而不爲泰一堂五畝還廬以桑而不爲偪彼誠知建官所以待天下之賢能

非以私天下之賢能也凡以爲國與人而已所謂公卿大夫士其職非惠人則又人其克有祿位非有功於國則有勞於國者也其任大其享大亦宜惟外使者常平專以惠人爲本人爲重使者因以重蓋常平之職掌常平免役之政令謹視歲之早晚豐儉以頒斂出納而賙萬人之艱阨周咨川原山澤之利害以阜人財任土事通泉府之貨賄以平節賈祿庶人之在官者以紓人力凡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受食焉共其養生送終之具其凡有二曰常平之法取於人者以予人免役之法取於人者以治人是法也更元豐紹

聖至於今茲蓋三聖人而後備一以惠人而已其維  
持衍繹繫使者是賴其守金穀如制閫外其稱豐荒如  
持權衡其急民隱如拯焚溺是能守我三聖人之良法  
以宣上澤於一路則所謂惠又人與勞於國者使者  
有焉夫如是居則廣廈跨閭里出則車馬光原隰以  
奔走八州五十縣之人蓋亦未爲泰已然則經度之  
勤棟宇之壯無足爲余侯記而獨喜余侯之有以稱  
也又安得不書政和六年夏四月甲子具位程俱記

寓齋記

客有至寓齋而歎曰夫以介然之形措之天地之間

不百年寓耳於一寓中而暫寓於東南西北之遊者  
又幾何耶是齋之士其又寓暫寓於其間者乎程子  
曰何特此耳天氣之積者地塊之積者寓於空而已  
日月星辰山河草木又寓於二物而已請觀子之一  
形寓視於目寓聽於耳寓聲於口寓神於此百骸五  
藏之間是則子之所謂介然之形者盖有寓之者焉  
不有寓之者是則糞壤濡沫而已矣子於此而求之  
又有不寓者存而天地萬物之所以寓者也晉陵錢  
定國顯道尉吳江子名其燕處曰寓齋定國盖嘗聞  
道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甲子信安程某記



衢州大中祥符寺大悲觀世音菩薩閣記

衢州大中祥符寺大悲觀世音菩薩閣故在寺之東序自天聖以來再成再毀未有繼而興之者紹興二年管内僧正妙空大師用良始募檀施益以私財作菩薩像又作大閣覆之捨故址而建於大佛殿之後用良淳質無玷誠諦不欺焚誦之餘刻意炎黃之書廬倉張華之說施利之入僅支四事則舉以爲棟宇像設莊嚴佛事之資言行既孚有募必應像閣既建又作齋堂四楹左右昉分若承若翼蓋八年而後衆工釋用厥既塗獲大集四衆共作佛事以慶其成州

人士女奔走歸嚮禮拜旋遶歡喜讚歎無有窮盡時  
北山居士養疾郡郊聞此勝會輿掖至前仰瞻聖像  
如紫金聚周顧樓閣如化人宮竦踊欽歎說偈稱贊  
於是用良請叙載歲月并刻之石則爲之記俾來者  
有考焉庶幾有清淨四衆若族姓理家若粟帖婆若  
摩納婆等觀相生善卽色悟空了知大士無礙神通  
不可思議與此比丘所成就事及一切衆生不思議  
力無二無別性相等空則其爲利益又豈有量數哉  
贊曰

稽首普門大名稱救護衆生苦厄者大悲願力深如

海無刹不現無邊身過去正法明如來菩提薩埵示  
權化於一身心現千手隨緣赴感靡不周於一身心  
現千眼光明普照河沙界如百千燈同一光互融涉  
入不留礙亦如洪鐘與空谷呼之則應叩彌出洪纖  
徐疾非思量而常在在實無在當知通身是手眼無  
我無作無受者如是觀音妙智力衆生平等無差別  
百千即一照常如一即百千用常寂燦迦羅心無動  
轉母陀羅臂如虛空湛然寂處起慈悲繁興用處那  
伽定觀身實相即菩提一一刹塵觀自在

北山小集卷第十九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

表

禮部賀陰雲不見日蝕表

伐鼓用牲方致群陰之責敕躬正事實表衆陽之宗  
 屏翳呈祥曜靈安舍休嘉所賴霄堦均蒙中賀竊以  
 堪輿蓋體於陰陽而大道統陰陽之用躔次不離於  
 形數而聖人超形數之先雖酬酢於環中實彌綸於  
 繫表惟章節紀元之應必於日月所會之辰而疾徐  
 顯晦之微可見天人相與之際苟九芒之或青繫六



俱



職之加修古昔則然欽崇斯在曷若精神之運默通  
蹟隱之間淒祁之景載瞻溥丙之光自若日之夕矣  
言莫喻於初餘人皆仰之壤無分於內外顧密庸之  
至此豈瞽史之能知恭惟 皇帝陛下輔相物宜嚴  
恭自度固已斡旋於儀象豈唯昭格於神明二十四  
氣之循環獨得帝鴻之紀三万六千之並照遠追龍  
漢之圖眇焉珠璧之交故在挈維之內矧分同道而  
至相過雖食非災惟雲膚寸而雨崇朝適符所望臣  
等莫窺工宰咸席照臨周德如升請歌松柏之茂堯  
仁斯就永同葵藿之傾

謝冬衣表

肅霜在候於是孟冬而始裘新律將更豈容卒歲而  
無褐肆頒府幣徧暨朝紳惟物其時旣安且燠

中謝

竊以德彰五服厥爲等殺之儀綦組九文蓋匪曳婁  
之急惟是織良之賜實均飽燠之恩如古好賢有敝  
又改爲之意及人以恕無服而不稱之嫌抑所謂寒  
者衣之非直爲身之章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煥

文光被德度并包如絲如綸廣仁言於挾纊無小無  
大昭厚意於承箱是雖典故之常盖有惠存之實臣  
等久塵表著備服寵私麗密在躬肯比毳旃之陋委

蛇退食敢忘總絨之思

賀甘露表

至神獨運道與時升叶氣橫流瑞由天降泱靈滋於  
生植藹歡頌於寰區無疆之休兆民所賴中賀竊以  
崑崙磅礴體包一氣之元輔相裁成位貫三才之用  
惟厥絪縕之化式由垓北之機結而爲麟鳳芝禾之  
祥粲而爲日星雲物之象至載零於膏露盖咸本於  
冲和顧茲儲祉之辰適及崇儒之舉天地相合莫之  
令而自均上下同流亦豈云於小補浥軒丘之有涓  
晞湯谷之載陽珠霏紫泰之嚴玉潤松筠之茂日當



元命知時方於斯年地表賡歌見咸熙於庶績理無  
虛應事若可稽恭惟 皇帝陛下秉錄御天垂衣執  
契配皇等極豈唯能致之資合謀應圖具膺諸福之  
物偉斯休證實載舊聞自非德及於清寧何以澤周  
於霄壤臣等無裨神化成泳聖時被之聲詩方廣嘉  
虞之薦仁及草木益觀福祿之成

賀收復涿易二州表

皇猷默運與神爲謀王旅濯征從天而下遂舉平盧  
之壤復還冠帶之區遠邇交欣威靈無外中賀竊以  
四夷之爲漢患盖莫熾於匈奴九州之隔燕民本失

圖於襄晉溪我至化于茲有年仰惟列聖之燕詒盖  
常北顧而深歎故時巡耀武壺箎迎興國之師而夕  
惕賦詩府庫揭元豐之志逮茲神筭潛授將臣飭戎  
車於六月之初見敵情於万里之外是絕是忽肆興  
兼弱之兵如雷如霆繼上庸公之奏此盖 皇帝陛下  
下挈維二柄嘉靖多方式帝命於湯齊詰戎兵於禹  
迹孝思維則允懷蓄穫之功通駿有聲不逾樽俎之  
內是用一月而三捷豈非暫費而永寧周索載疆宗  
祊見喜臣等猥當國秉徒仰聖謨截海外而躡龍庭  
將日聞於吉語成王孚而受天祐當復播於雅言

賀直河引回河勢表

神畫授圖灼見乂安之理河宗率職嘿消平溢之虞  
是謂先天而不違故茲無遠而弗屆事超邃古德被  
函靈中賀臣竊以底柱既通世仰龍門之績宣防是  
築古傳瓠子之歌然皆曠日以計功固已厲民而告  
病故擲風沐雨曾席突之未安而菑捷墮林悼茭薪  
之不屬未有獨見五明之上潛回四瀆之宗不踰指  
顧之間聰合運量之素夫爲之於未有者上德之明  
訓而行其所無事者神禹之大猷顧茲不恃以爲功  
則亦孰窺於行迹以方前載益顯妙庸此蓋 皇帝

陞下德合二儀澤流諸夏王道大順合百川而東之神化無方格九穹而上應儲精於內誠意已孚雖老於河上之人皆聚觀而太息顧由此地中之勢蓋莫測於神休用成九折安流之功同符万世莫大之利臣等無施涓露獲覩祥釐負龍馬之圖將見帝鴻之錄上詞人之頌更追天保之誠

賀管押常勝軍郭藥師進嘉禾表

豪酋內附下周索於戎疆嘉種効祥表同文於異畝露章來獻案謀甚明是知垓北之鈞無復華夷之間中賀竊以越裳修白雉之貢九譯乃通唐叔歸同穎

之木十里而近彼荒忽去來之服政不及焉若蕃維  
禮義之邦理之常者未有舉幽燕之絕壤歸圖籍於  
攸司風雷之号始行天地之和已應曾是方苞之美  
蔚然寒露之區采芑新田當鞠旅涖師之際陳常時  
夏無此疆尔界之殊瑞不徒然理將在是恭惟 皇  
帝陛下祉由神介道與天通故有開而必先盖徯志  
而不應信順兩得亦何爲而弗成威德四施實無思  
於不服惟厥幽荒之野豈聞稼穡之饒慈仁一薰秀  
褻交暢實邊積粟豐穰何待於湟中置吏除關聲教  
方踰於漠北臣等無裨聖治屢覩蕃釐史不絕書將

汗南山之竹天之所覆皆爲壽域之萌

賀駕幸祕書省太學表

策府肇新帝下紫清之馭賢關再款道光鄒魯之儒  
君舉必書事超古謀化行自近風動海隅

中賀竊以

外史掌帝皇之書抑以辨四方之志太學傳聖王之  
業所由興三代之隆用建邦家之基厥惟政教之首  
懷鈎抱槩俾之周見而洽聞句屨園冠於焉攷德而  
問業擢榘楠於拱把致珠玉於遐荒方當行堯行而  
誦堯言識其大者所與治天事而食天祿不在茲乎  
仰繫清宴之間灼知當務之急命乘輿而已駕及春

日之載陽考古驗今駐蹕右文之殿尊德樂義却輦  
大成之門既流觀於匱室之藏復垂聽於詩書之典  
遠矣鎬京之嗣服陋哉天寶之元龜細札有孚群儒  
知勸一游一豫式王度於有邦載笑載言邇天顏而  
拜賜共識丕平之盛事益知幸會之非常恭惟

皇帝陛下允執道樞深明治本履臨之大象日月而  
配二儀風化之興先京師而後諸夏以聰明睿智之  
姿而尊素王於千載之上以微妙元通之學而遊宸  
心於六藝之間至於小大之臣咸蒙恩施之美乃若  
雨師先灑迎颺歛之清塵雲舞屆時詠羲和之舒日

事皆神介動與道侔於既醉之盛時見弥文之畢舉  
洋洋盈耳聿追周監之文蕩蕩難名莫盡漢臣之頌  
謝賜御書御畫并宣召觀書畫表

臣某言今月二日車駕幸祕書省先奉 聖旨以臣  
兼修道史係提舉祕書省官屬合赴省起居是日既  
與館閣官觀書賜茶謝恩畢退詔宣三公宰臣親王  
使相執政侍從官別觀書畫臣特蒙聖恩俾預宣召  
之數仍賜御筆行書草書二紙御畫雀竹一紙者齒  
金蘭之衆俊已冒殊私踵筆素之後塵更膺特召尺  
尺圭璋之粹表從容翰墨之榮觀載窺天縱之能旋拜



奎文之賜褫心驚寵浹髓懷恩

中謝

伏念臣疏遠下

僚頓頑末學敢意草茅之名姓誤叨旒扆之聞知惟是群玉蓬萊之山實應列宿圖書之府六飛來止七

稔于茲雲

御名

百梁屹天衢之左界龍文八法揭帝

座之中居及斯輪奐之新下慰英髦之望爰申闕典可謂難逢而臣濫吹朝紳雖玷南宮牋奏之末操觚道史適由東觀著作之廷在於提振之司實與編摩之屬荐迂嚴旨俾造清班雲翼生身遽翱翔於帝所驪珠眩目獲藏去於宸章事匪常均榮踰望外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爲仁由己以德分人游心萬物之

先高視百王之表譬若堪輿之大何所弗容故雖昭  
倬之餘沛然成象發揮妙蘊丕廣鴻休靈篆結空蓋  
稟自然之兆神書出洛夔超副墨之初至肆筆於丹  
青盖合符於造化豈伊么麼得被况臨敢不仰服眷  
慈時瞻天藻冰霜是蹈庶無易葉之凋筋力雖微儻  
類銜環之報

秀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昨任禮部郎官自三月初即以病告卧家  
乞外任或宮廟差遣間蒙除太常少卿臣三具狀申  
都省辭不就職尋准勅除臣直祕閣權發遣秀州軍

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初布條綱具宣  
德意所憂綿薄莫副使令臣中謝伏念臣幼而竒孤  
長益頑鈍上書論事空懷憂國之心竊祿代耕每盡  
守官之義挂名邪籍爲世僇人晚陪英俊之躔浸冒  
典章之選再遊東觀愧劉郎之復來三至南宮知馮  
公之已老遭時之變振古未聞窮獨餘生憂憤不死  
卧家請急投劾丐歸敢於脆旣不安之時而當綿叢  
草創之事旣遂顯愚之守復瞻天日之中喜不自勝  
死無所恨顧惟敝邑實介大邦征賦之入有經而不  
時之湏沓至盜賊之憂方熾而即戎之備未修念債

驕凋敝之餘則莫若利其銜勒而置竭瘡痍之後又  
當事於撫摩靖言以思寧免於咎收此桑榆之景終  
緊覆載之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嘗瞻濟時厲精

圖治闢至公之路方因任於群材念無競維人故兼  
收於片善致茲疵賤亦不棄遺臣敢不行其所知施  
於有政使公綽爲趙魏之老於用或優而陽城躬撫  
字之勞自知甚拙唯當竭力少謝素餐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秀州賀天申節表

臣某言誕彌厥月允昭申命之休長發其祥共獻後天之禱由中及外式舞且歌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撥亂挺生膺期紹緒體周行之乾健廊繼照之離明帝命弗違續二百年之基業民心攸戴過八千歲之春秋丕承赤伏之符適應朱明之候中興有望率土惟均臣屬守偏州遠違行闕天保之詩小雅方期如日之升華封之祝聖人徒有望雲之阻臣無任

進新修紹興勅令格式表

臣聞政有忠質文之異尚所以揀時典有中輕重之

不同期於止辟顧因循之或敝繫損益之可知苟惟  
膠柱而弗更則亦推車而或泥恭承眷旨欽御祥刑  
鈇槩非才簡書趣備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  
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謂之通故上有道揆以  
盡通變之宜下有司存以嚴法度之守至若畫衣冠  
而不犯是謂帝王之極功垂象魏於始和式敷邦國  
之常憲載在三尺行之万方儻非可大之規莫應無  
窮之緒永惟嘉祐之盛實績太平之基人咸阜安政  
本忠厚罰疑從去恢然網舉而網踈令出惟行捷若  
置郵而傳命丕承有在洪烈備陳政和以來彌文具

緝寬恤之詔屢下竒它之日寢煩通觀厥成亦克用  
又著爲律而疏爲令旣積日以增多歲有會而日有  
成又續書而不一逮此艱難之際收之煨燼之餘國  
之將興理若有待恭惟 皇帝陛下厲精求治嘗瞻  
濟時深惟溢水之防不忘朽索之馭省堯方於五載  
豈惟禮物之修約漢法之三章益邁寬仁之德俾致  
欽於明罰蓋無事於滋彰庶幾合古以便今亦將易  
避而難犯所慙鈞撫莫副哀矜臣等今將 云云

中書舍人謝表

臣某言臣伏奉告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賜紫章服

者冊府紬書誤玷英髦之首詞垣簪筆猥當潤色之  
求敢意非才驟膺明命銜恩則厚揣已若驚臣某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喉舌之司繫萬幾之自出  
絲綸之任實庶政之與聞不惟有取於爾雅深厚之  
詞蓋亦兼收於獻納論思之益豈非人才進退繫國  
體之重輕政事弛張關天下之利害號令一出播敷  
萬邦挈維固在於股肱補拾可無於諷議至於華國  
之具亦責代言之工是以祖宗之來制勅必由於三  
省侍從之選給舍每高於一時自非識足以見微才  
足以經遠文知體要無慙蘇李之能學貫古今可備



崔高之問則何以仰當眷簡俯厭師言孚德意於四方亦中興之一助如臣者少而孤陋壯益鈍頑述業自知其不豐績言未足以明道早歲棲遲於湖海蓋將終身中年出入於朝廷誠非素意何圖晚暮上被獎知察之以日月之明施之以天地之造化者召自廬里賜對宴間曾微塵露之禪收此桑榆之景麟臺復建既先諸子之鳴鳳閣方虛更濫群英之吹且於廷謝錫以身章敢辭濡翼之譏祇重臨淵之懼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廣被湯德又新飭蠱壞於傾否之時奮乾剛於撥亂之志宵衣旰食績周室之不

基藏疾納汗廓漢皇之大度故待人也輕以約亦嘉善而矜不能致是逃䟽有斯遭遇臣敢不稍尋舊學益慕前修披肝膽以獻誠或能千慮而有得竭鉉駕以自効庶幾十駕而可希敢懷患失之心永矢捐軀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提舉江州太平觀謝表

臣某言臣昨任中書舍人二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罷中書舍人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仍免謝辭臣於當日出門至本貫衢州開化縣尋

准告命已祇受訖者承乏冒榮久知非據臯深責薄  
仰戴厚恩感極涕零捫心增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念臣黷迂成性憂患俱生無乘機應變之才  
有至愚極陋之累束髮從仕浪懷畎畝之忠詣闕上  
書妄陳蠹管之見少不歷事愚無所知方權臣立黨  
以錮人而以謂當兩忘元祐熙豐之別省檄講求於  
遺利而以謂不若罷明金花石之綱雖云應詔以獻  
言要爲越職而多事棲遲選調盖十六年出入劾官  
於今三紀晚逢聖主誤被睿知召從田廬亟寘詞掖  
夫以權德輿之器業李衛公之才猷宋綬之該通韓

維之方格乃始不由科第自致清華又若楊大年之  
一世英豪歐陽脩之諸儒領袖安石之經術蘇軾之  
文章故皆不待試言徑司辟命如臣何者濫繼前修  
續貂之誚是慙窺豹之知曷有以茲感激誓竭鉉駕  
念平生愛君憂國之誠儻庶幾千慮一得之効居懷  
尸素之懼竊恃獎知之私每有陳論頗蒙采擇迄緣  
蜚語暴著宿愆職在守符不能効死而弗去時方奮  
武是宜明罰以示懲罪藥久萌駭機當發尚霑微祿  
畀侍殊庭復鴈門之跡雖非素望失常山之守仰繫  
曲全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稽古聰明遵王好惡每於

刑政之舉不忘忠厚之思致此懦庸終繫寬惠臣敢  
不撫躬知感辭舌省愆年迫桑榆無復報恩之所身  
依松檟長爲僥幸之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言

集英殿修撰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九日伏奉告命授臣依前左朝奉大  
夫充集英殿修撰差遣賜如故者負釁投閑居懷惴  
惕均釐肆眚與被甄收承命若驚銜恩知感臣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戇而自信愚不知機少也好

修弗踰繩墨之外壯而多事妄懷畎畝之忠叩閤蚤  
麗於丹書隨牒俄嗟於皓首及稍寬於黨禁遂浸列  
於周行再遊東觀著作之廷三與南宮牋奏之末遭  
廻久次黽勉一心辭職奉常獲守匹夫之志分憂攜  
李敢言循吏之能屬當陞杭凋敝之餘而行還定安  
輯之政軍旅誠非於素學撫綏方盡於夙心決知綿  
薄之才難抗猖狂之虜利兵堅甲旣無吳會之師屯  
高城深池又異江湖之天險度不能嬰城而死節固  
不敢開門而請降蚤夜以思進退惟谷先奉宰臣之  
委教且言朝命之已頒苟守禦之力旣窮則遷避而

行亦可方出城之次日適被召於行朝而宣撫使藏  
怒久深幸災而發怵吏兵而誘亂揭捕賞以見要刻  
以深文期於必死仰賴皇明之旁燭不俾怙威而肆  
行趣至永嘉許歸故里恭惟拯溺拯焚之意可謂生  
死肉骨之恩顧影捫心淪肌刻骨晚蒙眷獎擢真從  
班念小已之難勝繫厚恩之宜報事君盡禮敢萌貪  
榮患失之思操心也危每有私憂過計之累宿愆難  
赦孤迹易搖謹訶實出於自貽全貸終歸於天造旋  
膺出綽誤俾分符復再致於煩言徒仰喧於聰聽茲  
緣大享爰發渙恩敢圖雨露之霑俯暨朽枯之質稍

垂甄叙曲被記憐念疇昔以知非皆冥頑之所致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丕冒湯德又新日就月將  
方緝熙於大學雲行雨施期潤澤於群生思以任賢  
使能而致中興故雖片善寸長而不終棄顧惟竒賤  
適有遭逢愚闇無知悔莫追於往咎衰遲待盡情猶  
切於慕君寒灰無冀於復然病馬尚靳於終惠誓當  
糜墮少謝生成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徽猷閣待制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依前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



待制差遣賜如故臣尋具奏辭免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臣已望闕祇受訖者竊祿真祠久慙素食  
升華延閣復玷清班仰戴聖恩俯慙非據臣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才非強濟性實戇迂仕則慕君  
不自量其愚賤學思爲已期無玷於操修不敢枉尺  
以直尋率常進寸而退尺名書邪籍知芹獻之已踈  
力盡陳編愧管窺之時見晚逢眷哲驟辱獎知拯之  
水火之中召自漁樵之野冠蓬山之衆俊已媿無堪  
陟鳳閣之華資深知不稱仍持末學入侍清光塵飛  
何益於太山螢照難施於赫日曾微補報自取譴訶

庇身俾託於殊庭就食即安於故里感恩念咎劫掃  
杜門想魏闕以馳神卧漳濱而永歎何圖洪造曲記  
孤蹤不遺簪履之餘復置論思之列懇辭不遂成命  
莫回昔張敞以罪廢屏居卒見收於後劾劉毅雖年  
耆偏疾亦不弃於公朝顧臣何人有此厚幸此盖伏  
遇 皇帝陛下乾坤侔大日月並明沛然雨露之施  
渙若風雷之發春生秋肅莫非成物之仁賞慶刑威  
咸出至公之造求賢用吉士方遠迹於周王嘉善矜  
不能每同符於古訓市骨冀來於駟駿采葑無間於  
卑微有如悞愚弗忍遐弃臣敢不永思報稱仰服恩

榮顧雖顛沛之間無忘素守苟有捐糜之會敢愛餘  
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臣某言承衢州告報准尚書省劄子太上皇帝升遐  
者哀纏率土臣庶攸同臣某誠哀誠切頓首頓首恭  
以太上皇帝天臨海寓二紀有餘安享太平恩涵動  
植變生意外北狩未還天下喁喁痛心引領何圖厭  
世遄返帝鄉万里計聞攀號何及伏惟 皇帝陛下  
孝思罔極聖情難居臣屬領宮祠遠居閭里不獲奔

詣行闕奉慰臣無任仰天望聖哀推辟踊之至謹奉  
表陳慰以聞臣某誠哀誠切頓首頓首謹言

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臣某言承衢州告報准尚書省劄子寧德皇后上僊  
者哀動妃嬪悲深臣子臣誠哀誠切頓首頓首恭以  
寧德皇后蚤以徽音進儀坤德爰從北狩未遂南歸  
豈意災凶遽鍾荼蓼伏惟 皇帝陛下孝思方切哀  
慕兼深臣屬領宮祠遠居閭里不獲奔詣行闕奉慰  
臣無任仰天望聖推痛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臣誠哀誠切頓首頓首謹言

衢州發賀天申節表

臣某言樞電告祥繫一人之有慶嵩呼効祉期万壽  
之無疆率土歸心後天爲禱臣某誠懼誠抃頓首頓  
首恭惟 皇帝陛下體乾御極修已安民天誘其衷  
將啓中興之運日新其德迄成無競之功八十歲之  
春秋荐膺景貺万億年之基業永庇群生臣屏迹漳  
濱馳心魏闕莫遑駕鴻之列徒傾葵藿之誠臣無任

云云

疏

右伏以申命用休爰啓中興之運誕彌厥月屬當長  
養之時四海傾心三靈垂祉及此虹流之旦咸伸嵩

呼之誠恭集勝因仰資睿筭 皇帝陛下伏願配天  
其澤如日之升保大定功振無前之偉績興衰撥亂  
固不拔之丕基多壽多男願効華封之祝如山如阜  
請陳天保之詩臣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錄投進以聞謹進

辭免開府儀同三司表

宣和年代作

大考載揚隆恩下及理難虛授豈無千一之思天或  
可回敢避再三之瀆仰伸虔懇終冀矜從伏以禮樂  
具興固匪有司之事台衡是視茲豈賞勞之官敢持  
窺管之勤冒據析圭之典矧力小任重之戒所懼疾

顛方循名責實之時寧當濫予伏望 皇帝陛下俯  
照誠悃曲賜全安將相兼資灼知其難強絲綸成命  
特寢於異恩誓守教忠少酬愛德臣無任

代宣和殿學士表

臣脩言伏蒙聖慈特除臣宣和殿學士者控辭莫達  
難回渙汗之私申命有嚴遂拜出綸之賜恩榮過厚  
慙慙靡寧中謝切以殿閣昉分宣和爲清燕之首簪  
紳森拱學士列內朝之班規模蓋出於宸心選置必  
由於睿鑒雖二府鈞衡之任造次莫前唯万幾聽斷  
之餘於焉居息靜則娛神而觀妙動則泛應以曲成

儲精溟滓之先游意古今之表司存於此世論甚榮  
既瞻道德於後前復脩聖神之顧問苟博洽瓌竒之  
士使得親法座之顯邛其論思獻納之官猶難望清  
光之彷彿况如臣者自愧蔑然幼懷學禮之心偶叨  
上第居守趨庭之訓僅比中人以無庸忠謹之資當  
不世便蕃之寵第深虞於幽黜曾何補於聖時積有  
冒逾更塵超陟此蓋 皇帝陛下順帝之則如日之  
升曲推善貸之仁下委容光之照不鄙行能之無取  
灼知心腹之靡他肇祕殿之新名躡群髦而首用置  
之左右益示眷知列戟相望父子逢辰於千載莪冠



入侍弟兄並直者四人實當世之莫儔豈素懷之敢  
及誓殫夙夜少荅生成臣無任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一

啓書

謝著作佐郎啓

半世江湖無復彈冠之意薄游都邑居懷索米之慙  
敢期瓦礫之餘謬玷絲綸之渥所蒙非據以寵爲虞  
竊以中古以還倚儒而治以謂用非所養則遇事或  
難於任重學優而仕則立朝無愧於面墻苟陵阿之  
育未加則薪槲之圖曷繼故有絕編已老莫知經濟  
之方素官稱賢或出草茅之士顧誰差之不預豈才

信



俱



智之可誣是故祖宗以典籍之司以爲公卿與侍從  
之選期弊成於望實斯致御於東求以褻然晁董之  
流猶試言而後授雖卓爾軻雄之學有陳義而力辭  
人唯允諧世則知貴典墳具在縱觀海宇之奇書策  
牘兼資多識朝廷之故事抑磨礪其器質且殫洽其  
見聞或許從宴間之游或訪以圖回之務唯其養之  
有素則亦用之弗疑鴻惟上聖之臨益著右文之効  
股肱心膂既相與立太平之基杞梓珪璋又兼收爲  
無窮之用來英髦於數路達遺滯於四聰雲祀御名百  
梁屹天衢之左界龍章八法煥紫殿之中居儼群玉

之大開仰奎文之下屬合三館一時之彥登瀛洲者  
十有八人續六官九聚之書紬金匱於數千百載惟  
蘭臺之接武實麟止之椎輪文若孟堅徒爲令史博  
如束皙僅得佐郎然裁成漢代之陽秋無出其右比  
次汲書之科斗可攷而知自非宏達之才曷稱招延  
之美如某鈍頑無似孤賤數竒早迷速化之方幾成  
獨學之陋束髮爲養華首益窮嘗聞君子長者之風  
每盡乘田委吏之義竊信簡編之載妄興畎畝之懷  
時非弗逢事或大謬一官不偶遂將歸老圃之疇二  
頃無田又時爲祿仕之隱實委心於窮達聊寄適於

藝文若將終身奚暇外慕何圖名姓誤辱搜揚釋其  
州縣之勞命以編摩之職逮從匠屬復廁英游况舉  
袂成帷時固多於俊異而上車不落獨何取於蠢庸  
此蓋某官斧藻聖猷幷幪士類索淵微於繫表應事  
物於道樞學該今古而不忽於寸長用周小大而兼  
容於衆善致茲連蹇稍與選掄念固窮難進之餘粗  
知分義當省官遴選之際尤覺叨踰敢不稍緝舊聞  
益堅素守仰副甄收之本意永銜溫厚之華褻誠知  
背上之毛何加於六駟儻比管中之豹時見於一班  
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蔡少師問候啓

日者某官抗節撫邊祖車戒道獲走違於郊舍徒群  
蓬於賓階瞻行色以增懷曾立談之弗及顧難將毋  
莫敢請從矧才略不足以贊咨諏筋力不足以先士  
伍空承素睭何異衆人違德以來馳誠滋劇近請見  
令似審比收家問已次趙州仰惟綏御之餘懋膺神  
物之相少保相公九官稱首一德承君美常武於徐  
方召公是似授恩言於帝所相度來宣諒堅體國之  
忠益廣周詢之實不測不克以修我戎嘉謀嘉猷入  
告乃后上以安社稷下以庇生靈永爲黔首之依以

盡赤心之報是則子孫奕世將慶澤以無窮豈止功  
德兼隆與皇基而同固矣伏見五月晦日御筆頗勤  
旰食切責憲臣蓋聞德博之郊似有潢池之聚雖鼠  
竊狗盜隨即誅夷然鳥與獸窮或能啄搏願循其本  
益戒弗虞當令無外之春臺歡謠擊壤肯使好生之  
赤子流血成川某昨在江湖每窺詔札觀丁寧於睿  
旨深惻怛於斯民固知堯舜之仁蓋出生成之性父  
老或至於感泣神祇因是以介休仰寬北顧之憂實  
賴中權之重惟時溽暑願體睠懷計多吐握之勞無  
爽應酬之節少保相公弼諧侍極德望冠朝英才皆



入於穀中風米想聞於天下竊料遠方之吏屬皆思  
自達於門闌鳳凰高翔爭先睹之爲快江海善下固  
不辭於細流豈惟陰察雋異之材抑以博詢攻守之  
計固無損於威重但益隆於具瞻當復隱如長城還  
師衽席之上固已沛若時雨折衝尊俎之間闡聲教  
於遐陬同華夷於壽域即趨嚴節遂秉鴻鈞益殫素  
業之施大慰蒼生之望顧茲孤蹇永託悒悒

秀州回朱司業啓

右某辭職奉常丐歸故里偶承人之付以郡章莫分  
宵旰之憂竊有淵冰之懼敢圖盛禮辱况華絨惟推

與之過情顧拙踈之難稱恭以致政司業才猷宏遠  
望實顯融荐更德教之官夙著循良之譽桂冠高蹈  
既欽知足之風拔薤良規方佇不言之教屬拘符組  
阻造門闌傾佩之私敷宣罔既謹奉啓謝伏惟照察  
不宣謹啓

祕省回館職啓

某啓伏承給札禁林升華冊府投戈息馬方企想於  
中興闢館崇儒稍追還於故事育才之樂從古則然  
恭以校書學士譽振賢關學探理窟敢意百罹之後  
復觀萬選之求方揆藻以奏篇已出綸而錫命搜羅

有得固皆席上之珍領袖非宜徒切在前之愧華絨  
誤及盛意有加佩戢之私敷宣罔既

復集英殿修撰謝宰執啓

一官祠館方同長孺之禿翁四載家山少謝周顥之  
逋客何圖湔拂浸沐甄收仰戴聖恩次銜鈞造伏念  
某生而竒蹇少則迂䟽干祿代耕粗守羔羊之節讀  
書爲學固非青紫之求竊抱畵畝惓惓之忠妄希鄙  
野區區之獻挂名邪籍連蹇半生隨牒官塗侵尋三  
紀及稍寬於黨禁遂浸列於周行再遊東觀著作之  
廷三與南宮踐奏之末遭迴久次黽勉一心辭職奉

常獲守匹夫之志分憂攜李敢言循吏之能屬當陞  
机凋敝之餘而行還定安輯之政軍旅誠非於素學  
撫綏方盡於夙心決知綿薄之才難抗猖狂之虜利  
兵堅甲既無吳會之師屯高城深池又異江湖之天  
險度不能嬰城而死節固不敢開門而請降蚤夜以  
思進退惟谷先奉宰臣之委教且言朝命之已頒苟  
守禦之力既窮則遷避而行亦可方出城之次日適  
被召於行朝而宣撫使藏怒久深幸災而發怵吏兵  
而爲亂揭捕賞以見要刻以深文期於必死仰賴皇  
明之旁燭不俾怙戚而肆行趣至永嘉許歸故里恭

惟仁聖拯溺拯焚之意豈非天地生死肉骨之恩顧  
影捫心淪肌刻骨晚蒙睿獎擢真從班念小己之難  
勝繫厚恩之宜報事君盡禮敢萌貪榮患失之思操  
心也危每有私憂過計之累宿愆難赦孤迹易搖譴  
訶蓋出於自貽全貸實由於天假姑行白劄庸示薄  
懲至若諂附蔡攸初無實狀編摩累載迄罷局而不  
遷著作冒居乃輔臣之擬進居未嘗備提舉道錄祕  
書之屬出未嘗從宣撫河北陝西之行顧危言異論  
以取惡則有之若諂笑脅肩以苟容則蔑矣向少加  
於巽入已久被於超遷及在嘉禾實當空道屬大將

親擒於逆賊而旋師取道於列城是惟臣子之讎實  
快神人之憤咸致幣將之意以勞王師之歸若其禮  
數之差殊則繫守臣之奢儉自衢至越益厚有加最  
尔之邦歎然何有不供是懼求福則那饗將士之衆  
多纔衢杭之十二姑以畢事幸無違言安知具錦之  
成指謂金杯之獻播之四遠醜矣厚誣每中夜以籌  
思何橫罹於汙讖言之奚益天寶有臨諒深曉於精  
微亦具知其曲折昨蒙鈞治假以郡符反再致於煩  
言徒仰喧於公聽茲緣大享爰發漫息敢圖雨露之  
霑俯暨朽枯之質稍垂收采實自陶鎔怵惕少安悒

蒙有地此蓋僕射相公幾深成務文武憲邦膏澤四方欲躋民於仁壽佐佑一德期致主於唐虞佇觀泚水之勲豈但澶淵之役至於求士爲國事君以人重輕不爽於權衡若否無逃於水鑑較之前哲則又優爲既適緇衣之宜益茂菁莪之育有如䟽遯夙被燹知終然頑鈍之資遂託鑪錘之末桑榆晚晚雖懷報國之心丘壑棲遲無復赴功之念所蘄終惠俾遂餘生銘佩之誠肺肝難喻

復待制謝宰相啓

毀瓦畫墁久竊真祠之祿簪筆持橐再塵法從之班

誤膺綸綍之恩仰愧陶鎔之賜伏念某生而孤蹇老  
益鈍頑操心也危每御樞機之發臨事而懼不踰繩  
墨之間泊忝備於論思益勉圖於報塞斷斷之愚曷  
有區區之意已踈省各空山驚五年於過隙噓枯寒  
谷與萬木以皆春怵惕靡寧幷蒙有在此蓋伏遇僕  
射相公忠嘉致主勲略濟時八柄詔王畢協至公之  
道百工熙績率由亮采之功既樂善以達人每弃瑕  
而觀過致茲拙戇亦預甄收病馬已疲豈有騰驥之  
意老樗無用庶全擁腫之生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回劉吏部賀冬啓



右某啓天統首三群陰下伏陽爻生一萬物始滋聿  
觀消長之宜實惟君子之慶提宮吏部才推俊造行  
蘊粹良比膺上聖之知存歷中臺之選承流便郡方  
觀豈弟之宜均逸真祠聊遂燕間之適履茲令節倍  
擁殊休佇迎愛日之長即奉賜環之召未遑馳問先  
辱貽書愧戢之深敷宣罔既

回劉吏部賀正啓

右某伏以一氣回春物奏棣通之始三陽用事時更  
平秩之端實君子之攸宜惟福祥之來萃提宮吏部  
周才濟務吉德禔身自膺郎選之華荐更邦治之寄

踐揚茲久裨益諒多比辭共理之榮聊從均逸之請  
履茲新序倍擁殊休面慶無階方深馳頌貽書誤及  
良佩眷勤悚戢之情敷宣罔既

荅鄭教授書

八月十二日某叩首教授恭老承事某禍罰待盡斬  
然哀疚之中執事亟見臨雖荒憤未能究所蘊然嗜  
學不苟有志於道固已得其槩矣今者辱况以書與  
所爲文六篇且告以讀書業文恨不及古人爲文以  
示人或過情面譽又恨世之人莫可與言而思先進  
於是者出其有以警其所未至而猥以見推雖公之

嗜學則然而猥以見推與夫稱借之辭皆非所敢當也然講學廢久矣古者士相與處於燕間其所謂切磋磨之益者爲是故也豈獨師長之任哉然古之所爲講學者行與文而已蓋文之用於世尚矣六經百氏皆文也世之人有以經誼文辭判爲二是旣其文未旣其實也且六經者義理之所在也文而不根於理何足謂之文哉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之而後取舍是非了然於心也探其原撮其英華而撫其實汪洋闡肆充然於內也而後時發於文辭故不詭於聖人

之道經世而行遠者皆是物也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資焉者實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譬言之飲食稻粱膾炙驚醞果蔬無不食也所以養其血氣充其體膚者不可以枚數也而渙然漸漬於內盎然浹於吾之身者實飲食之滋也若夫食飯一升則果然如飯者長於背食炙一臠則塊然如炙者隱於面則亦不可以爲人矣非是之謂也故知誦六經百氏歷代載籍之傳以發於文辭者非一日之積粹然之功也是所以貴於學也發而見於行已一也然則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觀執事之

文如所示書及策問比下蔡縣門記毛內相書似有  
間矣以歲月求之適數年耳而進之不已如此其未  
可量也誠愛吾子才質之美於微言細事皆若不苟  
又嗜學如此既有意於是從事之久且知其不可以  
易言之也蘄至於古人之所至而已某空無有辱吾  
子之勤敢以鄙見陳於前惟擇之而已荒憤不文得  
一忘十不能卒所談寡淺尚冀面款前日所言文章  
以氣爲主者非豪舉怒張高言急節之謂也如柳子  
厚之所云殆是不次某叩首

荅羅竦貢元書

某頓首貢元叔恭足下昨者一見嘉作懽然異之又  
聞足下謹厚修飭人也以是益願見前日辱過臨佩  
戢盛意雖猝然未得子之所安然求之貌言略足信  
所聞矣竊叩華胄則又吾先君故人之孫也不知足  
然喜愀然感以歎也今又不鄙遺書若見所畏者是  
豈寂寞之濱僻野之士所宜得於俊造者哉上言得  
於溢美之傳致所以相慕用之私下言幼壯遊四方  
必求名山勝境而觀焉舉夫會稽禹穴之竒用以見  
况皆非鄙陋之所敢當者也抑豈足下將以騁辭流  
離快其筆端姑借僕以爲柄耶不然豈有是也皇恐

皇恐某數竒性復狷介苟微祿以就養分宜自放於  
江湖乃適着身勢利之區夫三吳勢利之區也而以  
寒士寓其間是以閉關衡陋寢與人絕雖有新故之  
交相忘不敢以為尤相响不敢以為悅且人各有趣  
又敢汲汲於臭味哉王君所謂唯恐人之不已親非  
也而足下因以為無棄人則又過矣夫位高而勢便  
望重而言信士依以為升沉輕重者而有好善之心  
則唯恐失一士者有矣至於戰國之王侯公子以士  
為市以成其借交推刃之事者其急士亦然蓋不足  
以得士矣不則窮悴不堪其憂顧以車馬在門賓客

之衆爲己重又其下也由前之說則非僕之任由後  
之說則僕之所耻也是三者無一焉矧若僕之無似  
又寒士也其於人亦安置棄不棄於其間哉雖然窮  
居荒涼無與晤語若夫相與探六籍之微言閱千古  
之得失足以卒歲而忘其窮者此固某之所樂也况  
如子之才懿許以屢顧所欣望焉區區更需面謝不  
宣

呈寄居官負咨目

某咨目頓首上里居大夫諸公執事即日伏惟尊候  
萬福恐煩教荅不敢一一奉狀某潦倒不才承乏於



此方冬多事苟思慮所及備禦所應不敢不勉也然  
地勢險易山川走集之衝河所可以控扼何所可以  
設伏何所可以置烽燧何人可以率土豪如何可以  
無內虞如何可以待外寇與夫措置有所未至郡政  
或有失宜蓋非里居諸公不能知也有以教之幸甚  
儻使因衆智合長筭庶幾用以保千里之人塞共理  
之責則不唯某也幸諸公之松楸廬里亦恃以安焉  
不勝竦竚之切敢布腹心伏惟裁察謹奉咨目不宣  
某頓首

回柯暘刑部簡

某皇恐再拜某拙疏不才承乏於此艱危之時所冀  
里居賢士大夫有以教督助成之俾安輯一邦上不  
貽朝廷憂下有以尉人心不負愧罪乃所望者近城  
中排比保伍蓋欲使姦盜無所容私酷禁權可以相  
察官吏之利亦百姓之利尤爲士大夫與富家大室  
之利也二十五家每夜五家各出一人一月不過六  
次若使家自防守不如合衆人之力故一家所出不  
過一人而其餘二十四人皆吾防警之人也使行之有  
緒則姦盜無所容而使吾高枕而卧者豈非衆人之  
力而士大夫富家大室之利乎今蒙公狀及示簡垂

喻以所居乃賃屋不出人力夜巡若如公言則比戶  
細人皆是賃屋皆不當與保伍巡警矣若唯有屋者  
乃出巡警之人則城中有房廊百間者當不問官戶  
與百姓當出百人矣明公以謂如此可行否又蒙示  
喻忝曾任監察御史以上委的無人可以代巡漢三  
公子戍邊今官戶亦出役錢城中若官戶輒免則所  
餘無幾保伍之法不可行矣公家失賊保內之人必  
有捕限公家有火保內之人必救援彼二十四家雖  
賤皆身為公役公雖貴乃不肯五夜出一人力與衆  
夜巡明公以謂如此於心安否建康平江杭州皆以

保伍夜巡已有成效而秀州獨蒙明公一人不聽者  
但以小郡守官卑不才故耳况防秋在近所當措  
置者莫非干衆之事若皆蒙明公首破衆例而必令  
州郡俯首聽命則某不復可爲矣即當備述此事自  
劾不才謹避左右矣惟閣下深思而痛察之幸甚甚

北山集卷第二十一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二



信



俱



外制一

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劉公彥差同管客  
省四方館閣門公事

勅治朝之法諸臣之位詔相獻予之宜所以辨上下  
正班爵昭德而別微者也自省方東南典文或闕絲  
葩草創失其故者尚多稽叅古今折中潤色未遑暇  
也然率其屬以共其事者亦可不御所擇哉具官蚤  
以世勞荐更器使積官繁伐不專為恩亦既顯融致

位廉察予惟董正朝會賓客禮容之事舉以命尔夫  
出入省閤給事左右其任固亦親且重矣惟暨乃僚  
恪居厥職惟祗惟御服我寵休可

朝奉大夫起居舍人侯延慶除右文殿修

撰與郡

勅具官右文邃在中秘著撰之職號為高華異時言  
動之史出守四方得是者鮮矣尔敏晤文采稱於輩  
流慨慷赴功見於已試出入郎省才能益明曾未幾  
時簪筆殿陛而以親來諭自詭治民顧宣力之何如  
在中外而奚間升華書殿且畀郡符豈惟便尔之私

抑以成吾忠厚之政服此休命往其懋哉可

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朕以眇躬  
獲主大器居位五祀而王室益微念茲永  
懷慘若焚灼比因宗祀明堂投誠上帝冀  
獲悔禍以雪神人之耻而赦文夸大悖拂  
朕心方夕惕若又除呂頤浩麻制首為中  
天而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言徒使四方  
謂予有識席益可與外任九月二十二日  
三省同奉

聖旨席益徽猷閣待制與郡

勅朕以眇躬獲主大器遭時杌隉國勢未振夕惕以  
思心焉如灼播告厥旨實在執筆之臣而乃矜功於  
肆青之文廣已於求助之際其言夸矣朕甚惡焉具  
官夙以言揚見推警敏贊書持橐亦既有年號令之  
間宜知國體失辭若此謂天下何解掖垣之近班仍  
西清之舊物往有民社尚其欽哉可

孟庾除戶部尚書

勅周官以司徒制天下之地征而均節財用者冢宰  
宋興以執政領天下之漕計而調度出納者三司繇  
茲以來代有因革今則成周之法祖宗之制凡宰輔



攸司之守舉而歸諸戶部矣然則爲之長者顧不重哉具官學不泥古才足濟時憂國首公見於華皓高密之政有循理之稱睢陽之守有扞成之節朕付以邦計擢之貳卿足兵食於垂罄之餘備典禮於時邁之際事不愆素官無乏共是用冠以納言陟之常伯豈徒益觀於來効抑以昭勸於赴功然方今民力已窮軍旅之事未息節以制度當務所先非予率之以朴儉無以化谿壑之侈心非尔去敝於因循無以紓黔黎之深瘝唯民不加斂而國用足則予汝嘉可

知岳州袁植贈直龍圖閣

勅具官廼者盜發江表虔劉郡邑姦凶乘間爲長蛇  
封豕以肆毒於一方而尔適守岳陽仗正不撓卒與  
禍會銜恨九泉今御史列其寃狀與其所以怒寇之  
由推原厥初出於徇國朕盡然傷之惟尔詞學之優  
才猷之美歷官臺省綽有能聲沒身賊區志士增嘅  
升華延閣賚及後昆庶其有知歆此褒渥可

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吕好問守本官致仕

勅太上有立德斯爲不朽之圖故國有世臣亦御進  
賢之舉惟予先正貽慶後昆頃致位於變諧盖兼隆

於問譽逮更變故旋即便安遽形告老之言勉徇退  
身之志具官某孝悌之美得於天姿重厚之稱信於  
士類比中罹於黨錮弥克守於家規靖康之初首被  
簡拔亟躋諫省遂總臺綱掌邦政於文昌贊皇猷於  
釣軸肆予纘紹俾復疑丞嘖有煩言寢辭劇職奉祠  
均逸既歷於歲時謝事言歸不愆於雅素覽公車之  
需奏即秘殿之崇資用以寵綏益全終始庶無勞於  
夙夜幾永介於壽康可

秦某與緋章服除直祕閣與郡

勅具官某尔以俊造策名儒科寄任荐更遂躋郎省

屬尔同氣爲予相臣惟合治之相臨援故常而自列  
召對便殿恂幅無華敦樸之風見於言貌擢以祕職  
錫之身章併示寵綏且有申命夫入爲尚書郎出爲  
二千石乃身在外而名直禁中盖儒者之榮而當今  
之高選也惟克報稱益恢遠圖可

席益差知温州

勅永嘉閩粵之交其俗剽悍以畜其貨纖靡其人多  
賈其士風任氣而矜節爲之守者非達於政理未有  
能成治最而厭與言者也具官學藝之敏稱於朝廷  
疏通之才適於權變荐委重寄未之或辭毋輕小邦

猶足觀政昔吾丘任連城之守而名不稱於在前嚴助  
去承明之廬則職已違於侍從惟尔之遇於古有光  
尚懋乃功以荅休寵可

劉寧止復舊職

勅具官比以輸漕不繼麗于刑書於茲踰年執事滋  
恪而相臣交章來上以謂曩者勤王之舉饋饗是共  
乃克濟茲以成丕績以功補過誰曰不然朕方搜羅  
英才捐弃細故雖疏遠未試猶將熏沐而收之况吾  
宣力內外而果藝不回之士乎復職河圖雖云舊物  
尚體恩遇益勵厥修可

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郭偉依已  
降指揮再任

勅具官姑熟江左之重鎮也承平之時號爲樂土然  
處荆湘之下流據采石之形勢所以通淮南而輔建  
業其置戍擇守顧可付非其人哉以尔才力方剛慷  
慨自任志在徇國勇於赴功迺者潰叛之徒游寇四  
出而尔登陴保聚屢抗賊鋒安輯兵農斯亦勤矣與  
其更選於長才孰若因任於已試進職一等還之故  
官唯息疲瘵則可以固民心唯謹綏馭則可以奮武  
衛克邁予訓尚有寵嘉可

迪功郎張滉改官

勅具官某惟樞臣浚開濟忠略勤勞王家經營三川  
以至關輔朕甚賴之以尔同產之親久從幕府請以  
故賞勲尔京僚朕方思勸宣力之臣成乃弟之美豈  
有愛於一官乎尚克欽承以圖報稱可

尚書右僕射秦檜封贈

曾祖贈太子少保某 贈太子太保

勅朕思濟艱難以圖恢復眷惟輔相之舉措實繫邦  
家之安危斷自朕心既得良弼推慶貽之所自宜錫  
命之有加具官曾祖某獨善在躬懷才不試高尚其

事蘭弗服而弥芳文字之祥源既深而益遠種德百年之內收功三世之餘位冠百僚忠邁前古諒儀刑於遺範斯衍繹於流光是用下王綉以寵褒陟儲宮之輔翼庶見著龜之喜以尉烝嘗之思可

曾祖母永嘉郡夫人王氏贈崇國夫人

勅朕觀載籍之傳考興衰之緒其流澤後世俾衣冠之盛孝悌之風益隆而不墜者非獨世德之修而已蓋有閨壺之助焉具官曾祖母克以內則相其君子其必有柔嘉之行淑御之儀膳服適於親䟽慈祥足以矜式者矣不然何垂裕之深也惟我次輔爲世純



臣大國加封雖云故事有茲寵渥其命則新可

祖贈太子少傅某贈太子太傅

勅天人之際世或以爲難知報施之宜理則疑於可待故有積德不售遺澤則深在其子孫合若符節優隆之典旌勸兼焉具官祖某成性守於宮庭履信行於州里表貴名於異代遠慕王通之著書竦公望於布衣近希文正之憂國朕圖柄任爰得碩臣推循祖德之修實遺邦基之慶惟青宮之高選若師傅之古官用賁家庭以申異數可

祖母普安郡夫人俞氏贈嘉國夫人

勅自漢魏以來至于今者秦氏之世未有顯人而丞相獨以儒學起家忠節自奮致位執政遂登宰司而俞氏之世寂寥千載亦無聞焉夫嗇之久則其施必昌發之遲則其行必遠內外蓄德貽澤厥孫具官祖母惟禮惟法無非無儀化行於中饋仁及於宗姻遂成厥家以有茲慶既䟽封於大郡朕以爲未足也嘉實大國錫命有加肆寵爾私抑以勸於爲善可

父任信州玉山縣令贈太子少師某贈太子太師

勅官無小大惠足以及物者其澤必長天無私親位

弗稱其德者其償必厚惟善祥之不爽知義教之有  
方顧茲褒贈之彝章是亦報施之明驗具官述業該  
貫提身肅恭自奮賓興之書無愧循良之吏弦歌之  
用莫究厥施襦袴之仁諒多遺愛密令之爲太傅褒  
賢雖隔於當年于公之啓高門陰德果昌於厥後是  
用舉封曹之懋典極望苑之崇資以成追遠之思用  
顯流光之慶可

母和義郡夫人王氏贈榮國夫人

勅士方隱約陋巷棲遲小官刑于室家相與躬顧復  
之勤保廉儉之操者亦以成其子也子既賢矣展忠

純之節都輔相之位而親不逮養此風木之況古人所以深悲而追榮之典朝廷所以加厚也具官母禮法是蹈淑靖有聞塵身守約既以飭其閨壺矣以子知母則慈嚴之教所以薰陶成就者又可知焉疏封大國庸示寵綏抑以慰孝子之心云尔可

妻信安郡夫人王氏封鎮國夫人

勅二南之詩本於王化之基而及於夫人之德雖形四方風一國小大不同然其所以循法度奉烝嘗致輔佐之宜一也具官妻生于慶門積習名教克配君子禮以自防顧茲翊贊之勲方且延登於揆路豈無

做戒之助固當覃慶於閨門太行之東鎮爲大國疏  
封錫命謂之小君時惟懋恩永其祗服可

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黃裳父贈金  
紫光祿大夫文慶贈特進

勅朕嚮者除地廣陵之陽於是始郊薦見上帝均釐  
四海追遠之贈下及庶僚而况侍從之老出入四朝  
加寵厥先具有彛數絲綸之出豈有久近之間哉具  
官父具官潛德不耀晦迹里閭是生時英致位休顯  
特進二品地極文階以賁九原抑以爲積善之勸可

母永寧郡夫人吳氏贈高密郡夫人

上詞具官母云云懿範有煒嬪于德人是生時英致  
位休顯高密大郡疏封益隆以賁九原抑以爲積善  
之勸可

葛勝仲復顯謨閣待制

朕比以月正元日渙發大號紹休之志用以紀年以  
敷澤於天下凡麗于刑書無以遠邇一皆去累滌垢  
興之更新而况持橐屏翰出入侍從之臣哉具官某  
蚤以文學奮於朝廷噴有煩言久去近著吳興之政  
民亦宜之還職西清不失舊物尚體恩遇益御厥修  
可

梁楊祖復徽猷閣學士

上詞而况屢將使指嘗備法從之列者哉具官某昨  
總漕輸虜寇大入不共厥職以抵譴訶亦既累年其  
還舊物恩則厚矣尚克有之可

陸宰復直秘閣

勅具官詞而况名臣之世嘗備任選者哉尔頃使  
畿西虜寇大入不共厥職以抵譴訶亦既累年還之  
冊府尚其靖恪以荅恩休可

責授單制團練副使宋喚叙朝請大夫

朕比以月正元日渙發大號紹休之志用以紀年以

敷澤於天下凡麗于刑書無以遠邇一皆去累滌垢  
與之更新尔頃以臯戾公義弗容屏之遠方庶其循  
省茲緣肆眚復尔故官尚務恪恭以答恩宥可

楊康國特贈徽猷閣待制

勅鈞黨之禍豈不痛哉惟時怙權罔上之臣實始斲  
喪忠良以騁志于天下凡元祐靖國儀刑之餘守正  
之士傳以大戾舉而納諸丹書朕用盡傷思有優恤  
而况殘酷之害被其閨門而天下寃之者乎具官才  
業之美奮于昌辰攝貳天官升華書館出入中外時  
論具宜遭罹以來殆將三紀待制延閣雖非故官時



惟渥恩以慰沉抑可

翰林學士汪藻龍圖閣直學士與郡

勅法從之臣居則獻納論思分職率屬以贊朝廷之  
治出則賦政共理以致吾澤於民其所以隆體貌之  
恩嚴陞廉之勢者顧豈有異哉其官某簡亮通博蚤  
以言揚學問文詞推於時雋肆朕纘服推自奉常綸  
綍是司出入五載閔勞侍從之務輟嚴助於承明欲  
詳政事之宜試蕭生於馮翊寵以河圖之直仍聯學  
士之班往奮尔庸副茲睠佇可

吏部侍郎黎確龍圖閣待制與郡

勅上詞具官操修之美信於友朋學問之優見於踐  
歷比對揚之動聽屬諫諍之須才敷納之言啓沃是  
賴旋加明陟俾貳天官雖藉銓衡之公閔勞侍從之  
事是用舉河圖之內閣即次對之近班庸示寵章尚  
有申命往其祗服益懋乃功可

吏部侍郎高衛龍圖閣待制與郡

勅上詞具官敏彊之實稱於中臺才術之優見於出  
使周旋浩穰寢躡高華召自外藩陟之小宰既更時  
序益究云為雖藉詞云云下尚懋乃功可

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明堂大禮赦恩封

贈曾祖任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追封韓國公言改封魯國公

勅朕觀載籍之傳攷盛衰之緒君子之澤或五世而  
方興積善之家信百祥之來降植德之報莫尔之隆  
是生經世之臣爲國元老及我運籌之佐乃其曾孫  
慶賜方行褒嘉可後具官曾祖周才不試厚德在躬  
修仁義於奧窔之間委窮通於寒暑之序馮唐老於  
郎省曾無不遇之嗟于公大其閭門固有將興之兆  
屬均釐於霈澤舉開國之舊章是用冠於五等之封  
胙之東魯仍以三公之貴兼長中臺足慰丞嘗之思

亦廣燕詒之慶可

曾祖母韓國夫人韓氏贈魯國夫人

勅天將賚良佐於有邦以爲生民之庇則必有休祥之兆若警告於斯人者此尔子之生旂旄導從天赦是承所以發於夢寐而聞於國人者也然則益昌厥後者孰始基之具官曾祖母懿質淑範來嬪德人仁愛之實見懷姻族身享孝養極於顯榮逮見其子出入將相功德兼隆爲母如是亦可謂鮮儷矣而慶及四世復允厥宗國有沛恩肆加錫命改封大國亦禮之宜可

祖任武寧軍節度使太師守司徒致仕韓  
國公謚文忠弼追封魏國公餘如故

勅朕仰念仁祖聰明慈儉燕及於萬方永懷宗臣端  
亮忠嘉功昭于四輔是爲不朽施于後昆肆予釐事  
之成與享湛恩之被具官某祖賢業經世王功在民  
閑邪責難莫如孟子之事上盛德至善有若武公之  
佐周措國家於九鼎之安息兵革於百年之久逮茲  
塗炭之極益見蒼龜之明宜世濟之有人知慶餘之  
不與舉斯寵典表以大名用易國封且仍公位亦何  
加於舊物姑申命於恩綸可

祖母韓國夫人晏氏贈魏國夫人

勅景祐慶曆之際有舊學之臣曰臨淄公殊以雋德  
遠業克相睿明樂善不倦以得天下之英才舉而進  
之布在顯列數世賴焉是生賢女作配人傑福善之  
慶逮其子孫具官祖母莊靜明淑禮法具宜閨門之  
中有叙有愛魚軒翟茀命服贊書而居有之以至偕  
老朕宗祀上帝敷澤綿區恩數首行於四鄰寵綏上  
及於三世無以加厚易封大邦匪唯告第之增華抑  
俾有家之知勸可

父任右朝議大夫贈宣奉大夫紹庭贈太

子少師

勅朕爰以季秋肇稱禋祀冀獲神靈之佑不替祖宗  
之休遂敷錫於四方且推恩於百辟矧輔臣之濟美  
知義教之有方顧茲追遠之思用舉彝章之舊具官  
父溫恭是蹈揚歷具宜沛然詩禮之無違遠矣德音  
之不朽確守先志懇辭官榮是知豈弟之求卒饗蕃  
昌之報惟儲宮之二品有訓導之六官莫嚴於師用  
以加寵益闡家庭之慶式慰春秋之懷可

母普安郡夫人劉氏贈彭城郡夫人

勅士有砥節厲行克承勲德之世以保其靖共之美

廉潔之操者苟無內助之賢則亦不能成其志也既相其夫以成其家矣又有賢子爲吾輔臣寵渥之加則有舊典具官母其承上也順而正其臨下也簡以慈積善在躬以有茲慶屬合宮之大族均霈澤於多方易彼故封錫之大郡既增榮於存沒亦用慰於劬勞可

故妻齊安郡夫人王氏贈太寧郡夫人

勅先王制禮與夫推恩接下之文未嘗不本於人情也夫相其夫於勤約之中既已躬廉儉而同甘苦矣而不共享其安榮則追贈之隆抑以慰其私尔具官



妻賢淑有聞宜其閨門嬪于大家安若素習天闕不  
壽廢賁可忘既疏錫於齊安復進封於大郡用均釐  
澤以示寵綏可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二

張

福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三

外制二

叅知政事李回明堂大禮封贈

曾祖贈正奉大夫祥贈太子少保

勅朕展采合宮肇修宗祀薦見上帝方熙事之既成  
敷錫庶民肆湛恩之廣被舉此在廷之籍與蒙追遠  
之私矧吾輔臣慶發先世舊章故在寵命惟行具官  
曾祖某潛德無瑕懷才不試責報百年之外非此其  
身固窮一世之間克昌厥後惟儲宮之二品有訓導

信



俱



之六官錫以贊書寵之亞保豈唯發幽光之有煒抑以勸爲善於無窮可

曾祖母咸寧郡夫人印氏贈武陵郡夫人勅朕惟祖宗以來慶錫之典每下未嘗不追賁廷臣之世者豈徒廣孝道於天下抑爲積善之勸爲具官曾祖母相其夫於隱約之中成其家以勤儉之行是必有淑恭之美柔嘉之儀以裕其後昆者不然何子孫之多賢而濟美也屬我宗祀敷澤加惠以大賚於士民則輔弼之先寵綏之舊其可後哉䟽封武陵是惟太郡用告于第尚克承之可

祖任太子中允贈正奉大夫禹贈太子少  
傅

勅朕肇修宗祀敷錫寰區恩數首加於四隣寵綏上  
及於三世舉儲宮之近著下王綍以載揚其有修德  
在躬不踰中盾之秩貽孫有慶亟躋亞傳之崇益顯  
流光又爲特美具官祖靖共厥位豈弟宜民諒多三  
異之稱見於遺愛卒饗百祥之報以裕後昆有子有  
孫以孝以享服此惟新之命用孚不朽之言可

祖母晉康郡夫人姚氏贈太寧郡夫人

勅姚姓出於有虞而李者咎繇之裔也始以祥刑弼

于五教使四方風動不犯于有司以成重華之治陰  
德懋焉乃有女子嬪于慶門是生雋臣揚歷從橐以  
沒元身而又繼以賢孫流光未艾膺此寵典賁于家  
庭具官祖母克以淑德相其君子周旋撫仕通籍金  
闈生享錫封沒有加贈逮茲均沛疏榮太寧豈唯旌  
尔之休抑以昭慶澤之遠可

父任寶文閣待制太中大夫贈太師琮追  
封襄國公

勅昔在神祖厲精有爲凡膺簡卷之餘故多侍從之  
老是生賢子亮采累朝屬子大饗以致虔爰始敷施

而班慶具官父才猷之邵推重朝廷敏濟之資騰聲  
中外出則賦政承流於方面入則贊治率屬於省臺  
顧績望之在人宜慶祥之貽後久矣便蕃之典煒然  
詩禮之庭既位極於帝師載錫封於公社尚有英爽  
歆此寵綏可

嫡母魯國夫人吳氏贈秦國夫人

勅關內大國莫如咸秦古稱小君是亦封爵以彰閨  
壺之懿用易龜蒙之詹屬敷澤於多方肆疏恩於新  
命具官嫡母毓秀慶胄作嬪高門禮法宜其宗姻輔  
佐成其夫子方耆雋論思於法從雖不逮於偕榮而

弼臣寅亮於天工終致隆於追遠責徽章於綸綍庶  
有輝於上原可

繼母越國夫人邵氏贈秦國夫人

用易句吳之邦

上同

繼母燕國夫人孫氏贈秦國夫人

勅

上同

是亦封爵以彰閨壺之懿用示便蕃之恩肆

於敷錫之初式布惟新之命具官繼母

云云下  
詞同

所生母信安郡夫人常氏贈文安郡夫人

勅漢之王符蚤著潛夫之譽晉之周顛世仰忠臣之  
門亦惟母教之勤何取外家之盛必有懿德發于幽



光具官所生母淑御名有聞温恭不懈實生賢子爲我  
輔臣屬茲熙事之成咸畀奉先之澤易之大郡表以  
嘉名用慰栝棧之思以增松檟之煥可

妻齊安郡夫人郭氏封同安郡夫人

勅公卿大夫積行累功以致休顯夫人以內助之美  
而居有之此鵲巢之作所以永言於斯也國有慶錫  
有家者與蒙其休則䟽封錫命以榮其私者顧可後  
哉具官妻以令淑靜嘉作配君子宜于上下其甘苦  
豐約之同儆戒相成之際由初迄今勤亦至矣此䟽  
封之典所以有加而無已也同安大郡以易舊封膺

此寵綏永其祗服可

同知樞密院富直柔加食邑實封

勅朕肇修禋祀祗見合宮刺六經之文嚴祖功宗德  
之配導三靈之况布顓天請命之誠粵釐事之無違  
敷湛恩於有截睠予廊廟之輔與相肅雍之成爰有  
舊章以申寵數具官幾深濟務端亮在躬爰登密宥  
之司益著贊襄之美運籌決勝方遲子房之功錫祉  
揚休抑見召公之似逮此精純之展故多陟降之勞  
用加衍於戶封且陪敷於真賦既啓尔宇勉思闡國  
之謀益奮乃庸無曠代天之用欽我徽命永孚于休

可

知樞密院張浚加食邑實封

勅朕遭時艱虞駐蹕吳越思投誠於上帝肆展案於  
合宮創業守文嚴藝祖太宗之配貴誠上質備匏尊  
橐席之儀熙事告成湛恩遐布矧復鈞樞之重可忘  
慶錫之盼具官英特應辰幾深濟務忠節著於勤王  
之際才術見於持憲之初掃除姦凶方懋有征之舉  
肅清宮闕佇成再造之功用加衍於戶封亦陪敷於

真賦

云云下  
詞同富

叅知政事李回加食邑實封

勅朕消吉季秋薦誠上帝導三靈之况方哀昭格之  
休敷百順之祥式布汪洋之澤惟在廷之顯相有進  
律之彛章具官迪德粹和受才宏敏自延登於廊廟  
益有賴於贊襄望之雅意本朝故多鄉納畢公乃心  
王室尚告謀猷用加真賦之封且衍爰田之入既啓尔  
宇勉思闢國之謀

云云下  
詞同富

翰林學士汪藻父任奉議郎致仕贈正議  
大夫穀贈正奉大夫

勅朕肇修宗祀祗見合宮釐事既成肆敷錫於四海  
凡通籍于朝者皆得寵贈其先俾申追遠之志而况

吾簪筆持橐出入禁省之臣哉具官父某蚤以文藝  
策名儒科廉平之政靜退之守有聞於時不克大施  
委慶厥嗣司我內制甚文而賢惟時正奉之階視昔  
貳卿之秩用均釐澤以示寵綏可

前母淑人陳氏贈淑人 故母陳氏同

勅士有砥節厲行修身於隱約之中而遺慶於數十  
年之後其必有內助之賢相與保勤儉均甘苦以成  
其室家故既久而弥大也具官母淑靖之美宗姻所  
懷儆戒之宜君子是賴屬我均釐之澤肆盼綸綍之  
褒雖稱謂之不殊亦寵嘉之有煒可

故妻淑人趙氏贈淑人

勅士方抱藝守約沉於下僚以保廉儉之操不以窮  
達累其心者亦室家之助也及其安榮通顯而不與  
焉則湛澤之施其可以後具官故妻薰陶賢範毓質  
慶門淑御名之儀宜于姻族屬我云云下詞同

妻淑人莊氏封淑人

勅二南之詩婦德是懋夫以鳴鳩均一之美螽斯衆  
多之報俯仰無斃淑御名有聞豈非婦人之盛節而有  
家之可願者哉具官妻毓質慶胄婉懿靜專克相厥

夫有茲休顯屬我

云云下  
詞同

吏部侍郎黎確父任許田縣主簿國子監  
直講贈朝議大夫宗孟贈中大夫

勅上詞

具官父蚤以經術掌教儒宮寬裕以文靖共

是蹈委慶厥嗣實貳天官惟茲五品之階往視儲宮  
之友用均釐澤以示寵綏可

故母

詞同汪母

故妻

勅士方抱藝守約困於未試而有以保其廉儉之操  
者亦室家之助也其安榮

云云下詞  
同汪故妻

妻

詞同汪妻

吏部侍郎高衛父任左朝請郎尚書戶部

郎中鑄贈銀青光祿大夫

勅

同上  
汪詞

具官父蚤以才猷進陟華省靖共是蹈風績  
故存不克大施委慶厥嗣惟時二品之位視昔六宮  
之聯用示寵綏以均釐澤可

故前母普安郡夫人趙氏贈淮安郡夫人

故母齊安郡夫人趙氏贈同安郡夫人詞

同

勅

同上  
汪詞

綸縉之襄疏大郡以易封增寵章之有煒可  
故妻令人李氏贈碩人



勅侍從宣力之臣有以才術自奮出入膺仕以底顯  
榮至於耆艾而內助之賢不與享焉則湛澤之施其  
可後哉具官妻婉嫺之質鍾自慶門汪云同之襲惟思  
綍之荐加賁寵章之有煒可

兵部尚書胡直孺父任職方郎中贈開府  
儀同三司况贈少保

勅汪上詞同

具官父蚤以儒科周旋膺仕靖共樂愷藏器

郎曹不克大施委慶厥嗣位我常伯為時老成惟茲  
保傅之聯是謂孤卿之列用均釐澤以示寵綏可

故母詞同汪

故繼母嘉國夫人龔氏贈徐國夫人 詞同

故妻淑人呂氏贈淑人

龍圖閣待制知廣州林通父任建州司理

叅軍贈中大夫格贈太中大夫

勅上詞同具官父蚤以廉平服勤州掾義方之教行於

家庭不克大施委慶厥嗣職在延閣出帥巨藩惟茲五品之階往視七人之列用均釐澤以示寵綏可

故母令人陳氏贈碩人

妻令人范氏贈碩人

工部侍郎韓肖胄父中大夫贈正奉大夫

治贈光祿大夫

勅

上詞

具官父盛德之後克承厥家端雅靖共亦濟其美中更間退公議益孚不克大施委慶厥嗣惟崇資之二品視疇昔之六卿用示寵綏以均釐澤可

故母碩人文氏贈和義郡夫人

勅在仁祖時輔相之賢有若彥博弼亮三世實為帝師既已勤勞王家以安社稷矣其餘澤遺範刑于厥家者蓋可知焉具官故母婉嫕之質鍾自慶門淑靖之儀宜于姻族乃有令子為我從臣屬敷錫於寰區用宣恩於綸綍進封一等表以嘉稱以示寵章抑光

彤史可

繼母太碩人文氏贈齊安郡夫人

詞同前

故妻令人王氏贈碩人

詞同汪

故妻令人文氏贈碩人

詞同

呂好問父任奉直大夫直祕閣贈太子少師希哲贈太子太傅

勅上詞汪而况職在祕殿嘗更鈞轄之任者哉具官父

某盛德遺範鍾於其身純粹靖共見於行已中更黨論公望益明不克大施委慶厥嗣惟儲宮之峻秩有訓導之古官均彼師嚴升之二品用敷釐澤益示寵

綏可

故母齊安郡夫人張氏贈文安郡夫人

勅士有砥節厲行修身於奧窔之間遺慶於數十年  
之後其必有內助之賢相與守廉勤之操保平康之  
福以成其室家故既久而弥大也具官故母

云云同  
前詞

故妻永嘉郡夫人王氏贈東萊郡夫人

勅輔弼之臣有以才德自奮以底顯榮至於耆老五  
福成備而內助之賢不與享焉則湛澤之施其可後  
哉具官故妻

云云同  
前詞

給事中洪擬明堂大禮封贈

父贈通議大夫固贈通奉大夫

勅朕肇修宗祀祇見合官釐事既成肆敷錫於四海  
凡通籍于朝者皆得寵贈其先俾申追遠之志而况  
吾簪筆持橐出入禁省之臣哉具官父某種德在躬  
委慶厥嗣歷踐高顯甚賢而文惟時三品之階視昔  
貳卿之秩用均釐澤以示寵綏可

妻宜人鄧氏封令人

勅二南之詩婦德是懋夫以鳴鳩均一之美姦斯衆  
多之報俯仰無數淑名御有聞豈非婦人之盛節而有  
家之可願者哉具官婉懿之美宜其宗姻克相厥夫

有茲休顯屬我均釐之澤肆盼綸綍之褒易以嘉稱  
時為寵命可

戶部尚書孟庾故父贈朝散大夫贈中奉  
大夫

勅

上詞  
同洪

具官種德在躬委慶厥嗣司我邦計實吾信

臣惟時三品之階視昔貳卿之列用均釐澤以示寵  
綏可

故母宜人申氏贈淑人

勅

上詞  
同汪

如綍之褒易以嘉稱時惟寵命

妻宜人徐氏封淑人

詞同  
汪

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提舉萬壽宮兼侍  
讀王絢故祖任尚書都官郎中贈太子少  
傅克存贈太子少師

勅朕爰以季秋肇稱禋祀貴誠上質備匏尊彙席之  
儀創業守文嚴藝祖太宗之配既成釐事用渙渥恩  
舉茲在服之臣與蒙追遠之責矧予舊學頃贊洪鈞  
加寵厥先理其可後具官故祖某蓄德深厚藏器恢  
宏炳文藝以決科藹循良之令聞馮唐老於郎省曾  
無不遇之嗟予公大其閭門固有將興之兆惟春宮  
之峻秩設六傅以備官莫如師嚴以視公貳用加榮



於褒錫以增寵於幽潛可

故祖母平原郡夫人韓氏贈文安郡夫人  
勅朕惟祖宗以來慶賜之典每下未嘗不追賁廷臣  
之世者豈徒廣孝道於天下抑以爲積善之勸焉具  
官故祖母克以淑德相其君子周旋撫仕通籍金閨  
生享錫封沒有加贈而高門之澤大於厥孫爲時醇  
儒實我舊學肆朕展合宮之饗推四海之恩用申出  
綍之褒以廣均釐之霈易封大郡增賁九原豈唯慰  
烝嘗之思抑以表慶祥之遠可

故祖母安化郡夫人皇甫氏贈饒陽郡

夫人

勅朕祇祀上穹均釐四海追遠之數下及於庶僚而况輔政之舊稽古之儒加寵其先盖有彝典具官故祖母令儀懿範禮法具宜嬪于德人慶流厥後致位休顯為時老成頃進服於大僚既加恩於三世逮茲慶賜益示寵綏申之大郡以䟽封易以饒陽之美稱時惟新命用賁有家可

故祖母臨淮郡夫人來氏贈淮安郡夫人  
勅朕觀載籍之傳考興衰之緒其流澤後世俾衣冠之盛忠厚之風益隆而不墜者非獨世德之修而已

蓋有閨壺之助焉具官故祖母禮法是蹈淑靖在躬  
化行於閨門仁及於宗戚以有茲慶迄成厥家肆予  
展窆於合宮爰始均釐於繇宇矧繫舊學嘗贊國鈞  
加寵其先蓋有彝典是用疏淮安之大郡易泗上之  
故封時惟新恩歆我休命可

故父任宣教郎贈太子少師發贈太子

太保

勅官無小大惠足以及物者其澤必長天無私親位  
弗稱其德者其償必厚惟善祥之不爽知義教之有  
方顧茲褒贈之彝章是亦報施之明驗具官故父某

育德寬裕提身肅恭邁承詩禮之規無愧循良之吏云

故母高平郡夫人張氏贈太寧郡夫人

勅揚名顯親蓋人子之至願而聖人以為孝道之終者也其有作配君子允宜其家有子而賢為國近弼既荐蒙於寵數可無與於均釐乎具官故母徽懿之儀見於內則慈祥之行成此慶門雖五鼎千鐘不逮南陔之養而清臺石窀式慰寒泉之思比疏錫於高平固益彰於休顯太寧大郡用易故封肆加綸綍之榮以為慶善之勸可

故妻淄川郡夫人高氏贈濟陽郡夫人

勅先王制禮與夫推恩接下之文未嘗不本於人情也夫相其夫於勤約之中既已躬廉儉而同甘苦矣而不共享其安榮則追贈之隆抑以慰其私尔具官故妻賢淑有聞宜其閨門嬪于大家安若素習天闕不壽褻賁可忘既疏錫於淄川復進封於大郡時惟新命歆此寵休可

妻永嘉郡夫人強氏封同安郡夫人

勅二南之詩本於王化之基而及於夫人之德雖形四方風一國小大不同然其所以循法度奉丞嘗致輔佐之宜一也具官妻婉孌之儀明淑之美克配君

子宜其宗姻至于艾者有此休顯既更大郡之錫載  
易同安之封以示寵榮用均釐澤可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三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四

外制三

吏部員外郎胡世將校書郎劉一止除監  
察御史九月二十八日

勅具官御史臺屬皆朕耳目之官也自元豐肇新官  
制於是尚書諸曹分隸六察雖非言責之地然尚書  
萬機本天下之事無不總焉而御史得以糾六曹之  
愆違則其任亦不輕矣以尔問學之美推於輩流才  
術之敏見於已試召對便殿敷奏可觀維持朝綱肆



以命尔其祗厥職尚有寵嘉可云云推於革流記同上

才術之施宜無不可選自讎校維持朝綱尚體懋恩

益祗厥職可

文林郎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司幹辦

公事任直清與改合入官除直祕閣仍賜

緋章服九月二十八日

勅具官尔以諸生奮身戎幕百舍重趼入奏行朝賜

對從容有嘉忠恪官以寄祿實視京僚蓬萊道山以

儲英俊併用示寵錫以身章求之異時非聲譽在人

服勤之久保任應格功效卓然者未有一朝而兼得



者也朕之寵尔者厚矣尔亦思所以報之可

叅知政事李回除資政殿學士江南西路

安撫大使令謝辭上殿 十月二日

勅宣力四方必有股肱之賴折衝千里是資帷幄之  
良朕念江西之上游有若豫章之巨鎮民亦勞止豈  
無還定安集之思我儀圖之爰得禮樂詩書之帥具  
官才足以經遠學足以贊猷蚤獻納於朝端亦緝熙  
於王度靜而能應剛以有容迺者扈長樂之遐征總  
行臺之庶務暨還吳會陟副樞庭遂佐國均益資辰  
告屬懇辭於機政方圖任於蕃宣用升秘殿之華仍

付中權之重惟廟堂之宿望固應深體於焦勞惟荆楚之舊臨諒已周知於利病往蘇疲瘵式副倚毗行尔所聞豈煩多訓可

武節大夫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翟興  
武功大夫遙郡防禦使

勅具官朕遭時艱虞東狩吳會顧瞻舊都永懷創守未嘗不中夜以興當饋而歎也尔奮自校長不忘國恩獨以貔虎之師屢挫奚虜之氣輯綏民族祇奉寢園遂定洛京益張武衛朕甚嘉之進階三等以旌尔功仍陟兵防俾持使節是皆超躡宜體睠知尔其

益厲於忠勤朕亦無愛於爵祿騰聲懋績豈不躋  
哉可

給事中洪擬除吏部尚書

勅天官掌六典以佐王是爲周制吏部建九品以取  
士始大魏邦惟今古之異宜在倚毗而均重求諸近  
列吾得其人具官學問之優見於從政靖兵之美儀  
於本朝夙將使指於四方亦旣敷宣於德教周歷憲  
臺之三院固多啓沃於聰謀比自司言進膺平奏屬  
銓量之虛位思振舉於頽綱念非老成莫克付授矧  
自文籍散逸吏緣爲姦真僞混淆官益以冗至於法

出而詐起安得風流而令行惟通簡如裴王則足以  
應無窮之緒惟清明如崔范則足以祛積敝之源諒  
亦優爲佇觀成績可

汪藻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

勅淝河之西列郡惟八吳興當茗雪之會適繁簡之  
中在於平時最爲樂土昨者虜寇大入跳梁郡疆縣  
當厥衝鮮不震蕩然則備禦安集蓋難其人具官輟  
自禁苑則吾信臣况淹練古今於從政乎何有而敷  
陳利病每誠心乎愛民諒堅及物之心益觀儒者之  
効雖鞅掌諷議若中外之或殊然鍼石拊摩實又安

之是賴休戚所繫往其欽哉可

黎確龍圖閣待制知漳州

勅七閩南粵之交有漳浦焉其地儉陋故其民窶以  
嗇其爲郡僻左故吏至則鄙夷其人是以澤不下宣  
而民益困非里社不遠因俗制宜鮮克稱治具官輟  
自侍從則吾信臣

云云下  
詞同注

高衛龍圖閣待制知撫州

勅迺者虜騎大入蹂吾江西臨川之民蕩析厥居罔  
或生聚朕思得敏惠之士往而勞來還定安集之庶  
幾補創痍之酷息愁歎之聲有以召和而弭亂也具

官輟自侍從則吾信臣况嘗將命於外臺固已淹通於政事且復階榮於近著所宜深體於焦勞諒於綏馭之間益展忠勤之効雖尔身在外若遠邇之或殊然國步方艱亦承宣之是賴休戚所繫往其欽哉可

左司員外郎趙子晝太常少卿

勅具官太常禮樂之司自天下多故文籍散亡粹有討論莫之折中儀曹博士口吐而不能對掌故客史意行而無所稽朕甚閔焉以尔學問該通操履修潔試之宰士裨益則多擢貳曲臺時惟高選夫哀文籍於散亡之後明禮樂於缺壞之餘唯其勉哉時尔之

任可

刑部員外郎錢稔大理少卿

勅具官廷尉天下之平得其人則天下無冤民不得其平則民將無所措手足然則爲之貳者其可不重其任哉以尔比以才選爲郎尚書持節餉軍轉輸不匱風力之敏於此可觀士制祥刑往爲之佐尚其忱恪以荅寵休可

降授朝奉大夫姚舜明左司郎官吏部員外郎  
外郎仇愈右司員外郎

勅具官尚書萬幾本而聯治分職允釐於六官處中

經體則任之大臣舉綱引墨則責之宰士不有彌綸  
之助孰承斟酌之宜以爾舜明中外荐更頗著風績  
以爾愈比叅銓叙克守厥官矧皆俊造之升是資儒  
雅之飾尚其祗恪以副簡求可

潘良貴考功郎官樓炤兵部李易屯田張  
祐刑部張匪比部郎官

勅具官六卿之屬不同其於贊喉舌之司成攷會之  
務者顧豈有異哉以爾良貴自信不回頃更言路以  
爾炤綽有才辯慷慨事功以爾易發策行朝先鳴多  
士以爾祐該通律令號為詳明以爾匪為吏有稱濟



以強敏或翱翔於已試或激昂於有爲俾列位於文昌庶効能於司會時惟遴簡無曠厥官可

孟庾除叅知政事

勅朕丕承基緒思濟艱難無競惟人方急賢能之舉不懈于位寧忘豈弟之宜俾入贊於國均庶有孚於輿望具官忱誠許國才業應辰宣力四方更外臺之賦政元戎十乘司留鑰於陪京益旣乃心咸有成績遂升華於延閣旋分職於司徒肆予肇祀之成繫爾豐財之助陟明斯在方鳴玉以造庭經體是宜用出綸而敷命方今國勢未振民力旣疲共惟置器之安

以佐涉川之濟唯德稱而又厥辟毋面從而有後言  
卜式膺二府之求盖朴忠之是賴劉晏輔中興之業  
亦食貨之周知尚奮尔庸以起予治可

中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撫州高衛磨勘  
轉中大夫

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故任土作貢之功必成  
於四考之後而績用弗成之罰亦九載而後加焉此  
唐虞黜陟之明驗也後世遷徙旣數考課之法不行  
侍從之官率三載而進秩徒以夙夜之勞而已具官  
宣力中外才猷旣孚方自銓曹出守大郡舉有司之

彛典加四品之崇資是亦新恩往其祇服可

直龍圖閣前知婺州傅崧卿除秘書少監  
勅具官承平之初肇建三館凡文學論思之選鮮不  
出於其間官制旣行歸之祕省爲之貳者未嘗輕以  
畀人以尔賓貢春闈蔚爲俊造之首周旋朝著雅有  
端諒之稱進思多憂國之言出使有愛民之志召自  
近郡對於宴間俾侍蘭臺益懋遠業時惟遴簡其往  
欽哉可

吏部員外郎廖剛起居舍人

勅具官自史官之職不修而言動之記隨以闕略仗

下之後吁俞謀議不得聞焉設官之意蓋自唐室而  
失之然非行藝有聞不以充選以爾操履端諒學問  
優深有猷有爲名實旣加於士類矣簪筆殿陛亦吾  
從臣罔非正人則有古訓承弼乃辟惟爾之休往其  
欽哉祇我新命可

陸長民孫近吏部郎官王珩戶部郎官胡  
蒙度支郎官

勅具官等中臺六官實總天下之務而吏戶二曹最  
爲浩繁得其人則銓叙平而財用理不得其人則事  
不治而受其敝者衆故異時常以通簡敏達之士爲

之屬以尔長民儒雅潤飾見於踐揚以尔近詞學策  
名嘗更治郡以尔珩政事不苟以尔蒙彊濟有聞或  
繇俊造之升或著廉平之効文昌之選尤重於今惟  
是名曹事任加劇時惟新命尚其懋哉可

龍圖閣學士朝議大夫致仕翟汝文翰林

學士

勅朕惟唐室中微出狩于外時則有帷幄之傑不二  
心之臣如陸贄者通達國經彌縫袞闕克又厥辟迄  
成恢復之功朕未嘗不想見其人也具官瑰璋之文  
藻飾王度邁往之氣高視士林出則藩宣之良入爲

侍從之長茲用舊物還之禁塗豈唯資潤色之工感  
人心而孚朕意庶幾有論思之賴竭忠節以贊中興  
其景行於昔賢以欽承於休命可

朝奉郎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李光尚書吏  
部侍郎主管右選

勅古者源清而官省故以尚書總銓衡近世法具而  
負多則分四選爲左右自兵車之爲衛巡方岳以在  
行文牘寢亡防範隨缺思舉浩繁之治必資通簡之  
才具官勁挺得於天姿學術明於治理抗憤世疾邪  
之論有捐軀徇國之心久均逸以就閒盍共思於丕

濟俾贊天官之職益觀邦治之成惟去敝戢姦若爾  
之爲守令則政修事舉予不謬於簡知往其欽哉懋  
乃攸績可

李彌大尚書吏部侍郎主管左選

勅上詞具官問學該通器質渾厚自艱難而多故每  
慷慨以奮忠均逸殊庭荐更歲律盍共思於丕濟庶  
益展於嘉猷俾貳天官以贊邦治苟吏屬知戢姦而  
遠罪則爾爲無負於簡求若官曹皆宣力而建功則  
朕亦何憂於不理欽予時命尚其懋哉可

王氏封和義夫人

勅王氏朕方每食嘗膳未明求衣固無逸豫之思與夫聲色之奉儻服勤於夙夜亦宜示於寵嘉以尔婉孀自持温恭是蹈屬備貫魚之列爰叅祀燕之儀顧小心而弗違疏大郡以加錫尚其祗恪以稱渥恩可

掌衣蘇氏典寶宋氏典綵

勅掌衣蘇氏等朕即位以來時巡方岳掖庭之屬屢簡僅存其有躬夙夜之勞居掌事之列理宜加秩用示寵陞以尔恪御無違服勤寢久進之八品寶綵是供時爲懋思益祗乃事可

河東轉運判官直祕閣王毖贈正議大夫



勅舉褒贈之典卹死事之孤所以勸忠勞之臣而致仁厚之意也具官頃以才選轉漕河東而奚虜之衆長圍太原身與帥臣嬰城固守王略不澹卒爲賊圖將軍生降方安右校之位少從前死不隨屬國之歸而妻子自言流離之狀朕盡然傷之進官七等視昔貳卿且推恩其子孫抑加勸於避邇服此嘉寵尚其有知可

瑞昌縣玉仙鄉稅戶迪功郎周仁厚與改承務郎

勅具官迺者淮右之寇跳梁江西命將臣俊以所部

致討焉汝能以私儲詣軍自獻食以不匱亦與有勞  
寄祿初階是爲京秩益務報稱服我恩休可

王庶轉兩官除徽猷閣直學士

勅自奚虜大入暴師中原六年于茲矣而戡定之功  
未云獲也其有分綏御之權制閫外之事而能所歷  
有紀威聲隱然至於夷險不回績効尤著則陟明之  
典其可後乎具官忠蓋出於天姿才猷見於累試蚤  
被器使投刃之下無全牛比屬時危疾風而後知勁  
草爰更帥路屢奏膚公載撫興元有嘉豫備樞臣來  
諭功狀卓然豈唯寬朕北顧之憂抑以張吾犄角之

勢延閣之邃學士之班是爲清華以旌功代仍進官之二等亦示勸於一時益懋乃庸以稱休寵可

朝奉大夫直秘閣趙開除直顯謨閣

勅具官師行川陝于今三年矣所以禦敵者在兵而所以聚兵者在食至於權貨殖以資軍實則又不可以乏共者焉以尔奮自諸生果於立事付之財計才効沛然樞臣奏功進官一等升華延閣併示寵嘉尚其勉之以暢榮問可

吳玠明州觀察使

勅朕以經理二陝付之樞臣奉將天威式遏亂略非

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相與勦力盡忠內撫外禦  
則戡定之期未可以歲月冀也膚公來上懋賞是宜  
具官才氣不羣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騰聲閔隴  
之間比者擢帥涇原盡護諸將岐下之戰尤爲雋功  
獲其酋豪醜類折北是用疇其多捷陟以廉車夫雄  
職美官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奮尔烈朕無愛焉  
可

明州觀察使吳玠起復前件官職差遣

勅孝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爾忘家者人臣之彛  
憲而况分閫外之寄統諸路之師淬厲以須枕戈待

且而可以親喪廢乎具官比以功伐浸階顯榮却敵  
有沉果之機馭軍適威愛之濟戰多中率懋賞旣行  
遽深風木之悲方從金革之事矧臨敵忌於易將而  
軍制容於奪情其安厥常毋曠尔職苟能揚名於世  
以顯其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尔其懋哉可

胡唐老賜謚

勅母將陳定陶之議號稱安國之言丙吉饗博陽之  
封兼收不伐之美其有一時造膝世莫得聞五載不  
言死而後顯易名之典非朕尔私具官俊造策名儒  
雅飾吏義冠憲府居有匪躬之思剖符侯邦綽著干

城之節顧惟京口實控吳疆疇其已試之功付之連  
帥之任俄屬隣邦失守大將移軍空城莫嬰散卒橫  
潰方身叩城壘示以招徠之不疑而盜憎主人何虞  
禍變之忽起素志不遂朕甚傷之比因同產之抗章  
具列靖康之關說節惠之請下之有司舉安民大慮  
之言與在國逢難之故合是二法責於九原庶英爽  
之有知亦僉與之無間可

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除徽猷

閣待制

勅朕以安復漢陽三郡之衆設爲巨屏命守臣持節

鎮撫之所以保人民奮武衛也乃能內輯外禦軍聲  
隱然懋賞之行理其可後具官才猷見於已試忠智  
資於自然屢嬰賊鋒卒固城守勞來安集荆襄之民  
實賴焉夫待制西清是爲法從肆以命尔以旌尔功  
且身在侯藩職在延閣則朕腹心之臣也勉建功業  
朕不汝忘可

德安府通判李忬直祕閣

勅具官圖書之府上應奎躔祖宗以來用儲英俊有  
職於此率時聞人用以勸功則爲異數以尔能以才  
力佐治一邦屢嬰賊鋒卒固城守清華之選以示寵

綏尚其欽哉益思報稱可

故中書侍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張愨謚忠

穆

勅士方逢時力或可致國有公是死而益明褒善貶  
惡則存諸太史之書考行易名則付之禮官之議是  
謂彛典誰其敢私具官以強濟之才持公忠之志蚤  
更器使懋著廉平之稱晚事潛藩益展勤勞之節旋  
登政地俾贊國均發言無華每懷盡瘁以紓患特立  
不懼弗爲姑息以市恩人望頓隆朝僉惟允不淑之  
歎遽沒於元身無斃之思尚孚於輿議屬邇臣之有



請繫節惠以加褒惟慮國以忘家與布德而執義合是二法責於九原庶幾英爽之歆抑為忠蓋之勸可

謝文瓘贈徽猷閣待制與兩資恩澤

勅

上詞同  
楊康國

思有優恤具官熙寧之間以經術登上第靖國之歲以學行備從官獻可稽疑議論持正遭罹讒毀流落喪亡公論既明寵嘉可後待制延閣時惟渥恩且推澤於子孫庶少伸於抑厭可

吏部尚書洪擬除龍圖閣待制知温州

勅法從之臣

云云上詞同  
汪藻與郡

具官肅括而濟之以和明察

而行之以恕輟自常伯則吾信臣况淹練古今於從

政乎何有而講明治道每誠心乎愛民顧永嘉之保  
疆實浙東之名郡惟西清之延閣有河圖之舊班雖  
鞅掌諷議若中外之或殊然鍼石拊摩實又安之是  
賴尚體睠任益懋尔庸可

謝克家差知泉州

勅朕惟甌閩之區實居嶺海之會督府之外泉爲大  
邦四方游寓之所棲百貨懋遷之自出頃者盜發旁  
鄉士民震驚師出淹時調度繁廣顧艱危之未息豈  
安集之可稽苟非重臣孰任憂寄具官文學政事儀  
于朝端寬裕疏通達於治體比擢叅於大政方允賴

於嘉猷遠陳辭劇之章且申均逸之請重違雅志俾  
侍殊庭屬深軫於遐方因即勤於卧治昔白傅退居  
於西洛亦就拜於尹蘆若畢公身在於東郊尚無忘  
於入告朕命不易往其欽哉可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四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五



外制四

通議大夫馮躬厚磨勘轉通奉大夫

勅上詞同  
高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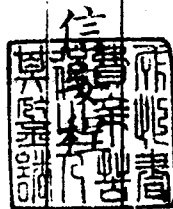
具官蚤繇俊造寢歷顯榮持以靖共安於

恬養舉有司之彝典視貳卿之舊班是亦懋恩尚其  
祗服可

左僕射呂頤浩曾祖贈太子少保元吉贈

太子太保

勅朕嗣有基業思濟艱難爰以季秋之吉辰虔展合



宮之裡祀祇見天地用申祈報之誠配以祖宗敢忘  
功德之自肆均釐於四海且渙澤於庶工矧予佐理  
之臣與存追遠之典具官曾祖種德不售懷仁在躬  
灼知五世之隆責報百年之後惟厥元宰乃其曾孫  
勤勞王家緝熙帝載推我奉先之志用敷餘慶之覃  
肆出綽以寵綏正儲宮之保護豈特錫高門之福又  
將勸爲善之宗可

曾祖母榮國夫人李氏贈充國夫人

勅源之深者其流長膏之沃者其光燁此不易之理  
也其有積善在躬衍慶于後至於休顯盛大冠於一

時而其澤足以仁其九族者非獨祖德之修而已蓋亦有內則之助焉具官曾祖母克以懿德相其君子是必有淑靖之儀慈愛之行宜于上下懷其宗姻者不然何垂裕之遠也既已荐被恩典疏封于榮茲予宗祀合宮用敷錫于天下進封大國時惟寵綏尚克祇歆加賁泉壤可

祖贈太子少傅京贈太子太傅

勅朕展窀合宮薦見上帝均釐之澤恩數首加於四隣追賁之私寵綏上及於三世時亦懋德厥惟舊章具官祖行已以恭抱能不試忠信孚於州里知少游

之爲善人福祥逮其子孫若子公之有陰德眷予碩  
畫之輔實在駿奔之庭用申敷錫之宜益彰餘慶之  
美惟儲宮之六傅有漢儀之古官若留侯籌策之良  
僅爲副貳以疏廣止足之操式配幽潛豈唯慰烝嘗  
之思抑以大褒嘉之典可

故祖母崇國夫人耿氏贈徐國夫人

勅古之祭者必有脰膳之賜以及在位之臣所以均  
神明之福思與臣下共之也國家郊廟之祀間行於  
三年釐事告成則必敷澤于上下而宰輔之臣褒嘉  
之隆上及三世益封進律無所愛焉具官故祖母淑



名御之儀事上則肅慈祥之行逮下以仁迄成厥家委  
慶于後湯沐之邑命書之褒告于第者屢矣今用徒  
封大國益示寵綏爰舉綸綍之華永爲寔宥之賁可

故父任宣德郎贈太子少師當贈太子太

師

勅朕惟熙寧之初始以經術造士其在科級率多俊  
良然有策名雖振於一時而歷位不過於八品遺慶  
賢子爲吾輔臣肆均釐事之恩爰舉寵章之舊具官  
故父懷才宏博蓄德渾全奮迹士鄉褒爲選造之舉  
効能官次綽有廉平之稱不究厥施克昌其世屬我

艱危之際荐著忠勞之勲狐突之教益明臧孫之後  
可待式敷王綍之渙俾冠儲宮之班惟寵數之有加  
庶歆承於休命可

故母溫國夫人魏氏贈鄆國夫人

勅昔者畢萬之封休祥是告表以盈數傳之大名是  
以後之子孫緒業滋顯有國有氏至于漢唐宰輔相  
望號爲甲族以迄于今乃有女子嬪于德門是生時  
英實我良弼熙成之澤追遠是先厥有彝章亦惟其  
稱具官故母圖史是訓法度是循慈教見於擇隣婦  
德行乎中饋積善之報發於家庭既生享於安榮亦

沒加於寵贈進封大國錫以東平不忘桑梓之依式  
慰松楸之望可

故妻嘉國夫人魏氏贈蔡國夫人

故妻和國夫人姜氏贈衛國夫人

勅才德之臣有以忠智自奮勤勞王家致位上宰有  
此顯榮而內助之賢相與保廉儉之操於勤約之時  
而不與享焉亦足歎矣然則均釐之錫寵綏之典上  
以推吾漏泉之恩而下以慰其伉儷之感者其可後  
哉具官故妻婦德是懋儀于慶門靜女之規克遵古  
訓天閔不壽未如命何既荐錫於寵章爰從封於大

國以光彤史之載無忝綸言之褒可

資政殿學士張守故父贈太子少師彥直  
贈太子太保

勅朕爰以季秋肇稱禋祀貴誠上質備匏尊彙席之  
儀創業守文嚴藝祖太宗之配既成釐事用渙渥恩  
舉茲在服之臣與蒙追遠之責矧惟邦彥頃贊國均  
加寵厥先理其可後具官故父懷才不試蓄德在躬  
義教有方美哉橋梓之度盛事不朽蔚然椿桂之榮  
惟時中子之賢實予共政之舊顧儲宮之極品有保  
德之古官用申出綉之華以廣均釐之澤時爲休命

尚克歆承可

故母永嘉郡夫人王氏贈文安郡夫人

勅朕觀載籍之傳考興衰之緒其流澤後世俾衣冠  
之盛孝悌之風益隆而不墜者非獨世德之修而已  
蓋有閨壺之助焉具官故母以正順事其夫以慈教  
成其子蚤綏三鼎之養不洎萬鍾之榮屬予有事於  
合宮因以均釐於寰宇矧爾賢子嘗更輔臣寵綏式  
舉於舊章綸綍載揚於申命易封大郡表以嘉稱以  
慰烝嘗之思抑彰淑善之報可

妻普安郡夫人姚氏封太寧郡夫人

勅二南之詩本於王化之基而及於夫人之德雖形  
四方風一國小大不同然其所以循法度奉烝嘗致  
朝佐之宜一也具官妻恭名御之美宜其姑嫜淑靜之  
儀表於閨壺輔佐君子有斯顯榮屬釐事之告成肆  
湛恩於無外敷錫之典厥有故常疏名郡以易封揭  
太寧之嘉稱欽予時命永服寵休可

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  
泉觀使孟忠厚曾祖任內殿承制閣門祇  
候贈太師追封秦王隨追封魏王

勅朕展寀合宮肇修宗祀薦見上帝方熙事之既成

敷錫庶民肆湛恩之廣被矧繫戚苑可後彝章具官  
曾祖紹服忠勤躬持廉恪積是餘澤委於後人既膺  
長信追賚之榮復被奕葉褒崇之渥維垣一品極周  
漢之官儀列國三公更秦魏之土宇易茲舊服式表  
大名惟綸綍之有加庶丘原之增煥可

曾祖母徐豫國夫人張氏贈秦魏國夫人  
勅朕惟孝子奉先追遠之志推而上之豈有窮哉而  
祭享之儀追榮之典唯達者遂焉非獨曲成其私亦  
所以爲積善之勸也具官曾祖母承訓令族作配高  
門克有孫曾以承慶祉肆因大賚之及載新兩國之

封以慰烝嘗之思以爲存沒之寵歆予時命尚其有  
知可

祖任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贈太師  
追封岐王遂追封韓王

勅朕爰以季秋肇稱禋祀冀獲神靈之祐不替祖宗  
之休遂敷錫於四方且推恩於百辟矧是戚藩之貴  
宜膺寵典之先用降命書以新寵數具官故祖某受  
才宏博蓄德渾深蚤棲遲於小官已激昂於壯志鄧  
氏之多陰德何止千人長孫之得坤爻卒符二馬褒  
崇之典綸綍具膺雖久享於廟封蓋莫如於韓樂以



茲告第益示寵綏庶幾有知尚其祗服可

祖母夏商國夫人王氏贈韓豫國夫人

勅朕惟昭慈獻烈皇后睿德懿範夙遭多難起於間  
燕之中實負宗祧之重舉此神器屬予冲人扶危定  
傾迄安趙氏然則外家之澤可不致於優隆乎具官  
祖母夙以名族嬪于慶門淑名御有聞禮法是蹈誕育  
聖母實儀泰陵屬予宗祀之告成方錫神休於無外  
是用易封大國曰豫與韓雖未足以荅長信非常之  
勲亦庶幾以達朕心不忘之意尚其歆服以尉孝思

可

父任中散大夫開封府左司錄贈通議大夫  
徽猷閣待制彥弼贈太子少師

勅昔在承平之世益知文教之隆凡宗戚將帥之門  
多詩書禮樂之好惟東朝之盛烈挺鄒母之餘風有  
子之賢服儒蓋久翱翔通籍出入禁塗逮茲敷錫之  
恩故有寵嘉之典具官故父賦才明晤持已靖恭綽  
有溫良之稱曾無侈麗之習荐膺華綉追陟從班顧  
冢嗣之在廷視鼎司之極品屬予宗祀均此繁禧是  
用舉司封之舊章有望苑之崇秩孤卿之首加贈爲  
宜尚其英爽之臨抑伸疇昔之志可

母徐鄆國夫人李氏贈吳越國夫人

勅小君之爵於古有之而不繫其夫自以國名者蓋  
出後世至於兼取兩國以大厥封是爲彌文有加無  
已婦人之貴至是無復加矣非懿親具美何以得之  
具官故母淑德早彰令儀終譽輔佐之美旣成厥家  
慶善之施益昌厥後追崇之典膺受則多有子而賢  
視儀三事用加沛澤易以大封庶幾丘原歆服光寵  
可

妻衛國夫人王氏封楚國夫人

勅元豐之際聖主厲精於上以圖回萬幾爰有相臣

靖共厥位將順緝熙逮其子孫周旋顯仕仍有女子  
嬪于戚藩貴視其夫魚軒翟茀出入禁闈時節東朝  
以至于今嗣有休渥具官妻婉嫕之美淑御之儀法  
度是循宗姻無間疏榮大國易以楚封時惟新恩均  
我釐祉可

叅知政事孟庾曾祖珏贈太子少保

勅朕宵衣旰食思洪濟于艱難任賢使能冀內修於  
政事爰得忠良之佐以圖康乂之功追賁厥先具存  
故事具官某故曾祖遯世無悶躬行不言忠信孚於  
鄉閭仁義修於奧窔責報百年之後非此其身固窮

一世之間克昌厥後惟我近弼乃其曾孫用加綸綍之褒以示寵綏之厚舉司封之彝典有望苑之孤卿錫命是宜疏恩茲始尚其歆服有此顯休可

曾祖母王氏贈高平郡夫人

勅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有家之道所以保安樂而遺子孫其修身積善必有內則之助焉具官曾祖母靜專有儀淑御是履以婦則順以母則慈是以澤流曾孫致位輔弼而寵綏之數上及於三世也疏封大郡實爲高平豈唯慰烝嘗之思抑以廣家庭之慶可

祖任趙州司錄某贈太子少傅

勅

上詞同  
呂父

具官祖懷才不試積善在躬重厚推於士  
鄉廉平見於吏檢少游之乘下澤見稱善人于公之  
有高門故多陰德修身之報詒慶厥孫屬我艱難之  
時入叅機務之重拜命之始追贈厥先睠惟儲副之  
備官莫如師傅之爲寵升之二品以賁幽潛庶幾九  
原歆此休顯可

祖母郭氏贈齊安郡夫人

勅朕惟輔臣實當天下之重任其任之也重故車服  
寵數莫不致其隆焉所以勵其節而要其報尔至追

賁其先上及三世一命而得東宮之二品初封而名列郡之小君皆致隆之意也具官故祖母毓秀高門惟古名族賢淑之質乃其固然委慶厥孫叅予大政追遠之典則有故常齊安之邦實望淮服命以華綽賁于家庭尚其有知歆此蕃錫可

父贈中奉大夫淳贈太子少師

勅源之深者其流長膏之沃者其光燁不有餘慶何以明種德之符不有義方何以成立身之美雖生而不饗其樂而沒有追遠之榮舉是寵章以勸爲善具官故父某受才敏博蓄德渾深悃悃無華蓋任重致

遠之器忠信爲實懷愛人利物之心不克有施寔鍾厥嗣贊襄經體方倚召公之功徇國忘軀灼知狐突之教是用繇九卿之視秩超六傅之崇資旌寵兼之顯揚兩遂庶其歆服有此褒榮可

母淑人申氏贈永嘉郡夫人

勅士方隱約閭里刑于室家相與躬顧復之勤保廉儉之操者亦以成其子也子旣賢矣展忠純之節都輔相之位而母不逮養此風木之况古人所以深悲而追榮之典朝廷所以加厚也具官母淑德懿範鄉黨所程婦訓母儀四外無間以子知母則慈嚴之教



所以薰陶成就者又可知焉疏封大郡庸示寵綏抑以慰孝子之心云尔可

妻淑人徐氏封普安郡夫人

勅先王制禮與夫推恩接下之文未嘗不本於人情故公卿大夫之妻其車服命書視其夫以爲之節所以崇有家觀內助也具官妻淑靖之儀推於姻族圖史之訓奉以問旋是以克相君子法度是循荐被寵章有茲休顯疏封大郡是謂小君時亦懋恩永其祇服可

宣和皇后封贈三代

故曾祖贈太子太保韋舜臣贈太子太傅  
勅朕於續位之初以當郊之歲相方定址荒度廣陵  
之陽奠玉薦誠寅恭上帝之祀熙成云始慶賜遂行  
凡厥在廷之臣悉膺追遠之澤矧宣和之儷極寶誕  
育於冲人加賁厥先蓋存故事宣和皇后故曾祖某  
潛德不耀世莫得聞積善在躬神之所聽委慶賢媛  
來嬪後宮既正位於長秋荐推恩於上世惟官聯之  
一品若儲副之三師舉是寵章載褒華綉庶其歆服  
有此顯休可

故曾祖母惠國夫人段氏贈徐國夫人

勅古之祭者必有賑膳之賜以及在位之臣所以均  
神明之福思與天下共之也而長信之尊追遠之典  
上及三世益封進律厥有故常宣和皇后故曾祖母  
淑善之德慈愛之宜行於閨門信於閭里委慶邦媛  
是生冲人湯沐之邑命書之褒告第者屢矣易封徐  
國其命則新尚克祇歆以光窀穸可

故祖贈太傅韋子華贈太師

勅朕櫛風沐雨方勤五載之時巡侍膳問安莫遂三  
宮之色養鄉因景至始拜神休除地廣陵奠玉上帝  
既均釐於綿宇且加惠於廷臣矧我外家式遵彝典宣

和皇后故祖某修身奧寔騰譽康莊謹厚自其天姿  
才術明於世務顧百祥之彌遠逮奕葉而方興惟予  
顧復之慈既正穆宣之位奉先之典豈朕敢忘燮理  
之官公師之首極於一品賁彼九原尚其有知克承  
休命可

故祖母慶國夫人杜氏贈秦國夫人

勅關內大國莫如咸秦古稱小君是亦封爵以彰彤  
管之懿用廣椒塗之恩屬沛澤於多方肆顯揚於新  
命宣和皇后故祖母柔嘉有煒禮法是遵合韋社之  
流風鐘塗暨之令德言念廣陵之狩肇稱禋祀之儀

誕敷錫於綿區漏泉無間極優崇於戚苑陟岵是懷  
載盼出綍之華益懋疏封之典庶其休渥加賁幽潛  
可

故父贈太師追封普安郡王韋安禮追封

簡王

勅朕式觀方冊之傳以究天人之際種德之報非此  
其身譬之封植之勤固非朝夕之故雖拱把之養初  
若甚微然陰翳之功久則可待惟我外氏實繫慶門  
顧追寵於厥先蓋具存於故典宣和皇后故父某晦  
迹閭里積善家庭遵老氏之同塵無復五漿之先饋

有子公之陰德固知駟馬之可期屬予時邁於維揚爰展精禋於有昊既迄郊丘之禮方深屺岵之瞻睠惟戚藩舊有錫壤進疏王爵以重師垣遠追異姓之封益彰君子之澤可

故母越國夫人宋氏贈魏國夫人

勅朕鄉以仲冬肇稱禋禮爲斯民而請命冀有昊之降休創業守文嚴祖功宗德之配貴誠上質備匏尊稟席之儀熙事旣成湛恩斯布矧惟長信遠念慈闈追賁厥先敢愆故典宣和皇后故母蚤以賢懿嬪于雋良閨壺具宜鄉閭推善是生邦媛誕育眇躬顧茲

寵贈之常荐有華褒之詔易封魏國以表大名用慰歲時之思益彰聖善之德可

知樞密院宣撫制置使張浚封贈

曾祖贈太子少保文矩贈太子太保

詞同李回曾祖

有訓導之三師錫以贊書外之保德

曾祖母南平郡夫人楊氏贈高密郡夫人

詞同李回曾祖母何子孫之能賢也易封大邦實惟高密

祖贈太子少傅贈太子太傅

勅朕肇修

云云三世

上詞同李回祖

蓋膏之沃者其光燁源之

深者其流長厥有故常亦惟懋典具官故祖學以爲

已善不近名忠信行乎鄉閭福慶施于孫子若留侯  
調護之寄亦世厥官兼二疏前後之榮用申異數以  
廣均釐之澤肆盼出綽之華時惟顯休尚其歆服可

祖母德陽郡夫人趙氏贈武陵郡夫人

祖母平昌郡夫人王氏贈太寧郡夫人

勅

詞同王  
陶祖母

具官故祖母

云云下詞同  
秦檜曾祖母

父贈太子少師咸贈太子太師

勅

上詞同富  
直柔父

具官故父蚤以賢業策名昌辰通達古今

遠希晁錯之三道貫穿典籍何止井丹之五經不克  
大施委慶厥嗣是生邦彥冠我樞庭惟儲副之三師



實官聯之一品用茲告第以廣繁禧歆予寵休尚有  
英爽可

前母齊安郡夫人任氏贈斬春郡夫人

前母普安郡夫人趙氏贈通義郡夫人

勅朕思起中興之緒修報本之誠祖宗居歆天地昭  
格非股肱之佐內輔台德外將天威維持艱危則亦  
安能成是禮哉慶澤之敷理其可後具官故前母蚤  
以令德來嬪慶門淑御有聞溫恭不懈天闕弗壽遽  
先九原屬予熙事之成益申追遠之澤易之大國表  
以嘉名庶其有知歆此休命可

母永嘉郡夫人計氏封淮安郡夫人

勅士方隱約陋巷棲遲小官刑于室家相與躬顧復之勤保廉儉之操者亦以成其子也迄有賢子爲時輔臣居則經體贊猷行則宣威制勝慈教之効斯焉可知具官母淑靖在躬禮法是蹈旣已瘞身守約以相厥夫矣而成就其子者又如此其白也均釐之澤猶及庶僚矧繫舊封荐膺寵命易以大郡益彰顯榮惟克欽承永膺多福可

妻信安郡夫人樂氏封同安郡夫人

勅上詞同  
秦檜妻具官妻恭恪之美宜于姑嫜淑御之儀聞

于宗黨克配君子使外得以經營四方盡匪躬之節  
而內無乏於溫清定省之宜者繫爾之助焉雖荐被  
命書繼封大郡矣茲予宗祀之澤易以新渥實惟同  
安其克祗欽永綏休顯可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五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六

外制五

給事中胡交修

故父贈中大夫宗旦贈太中大夫

勅

上詞同  
汪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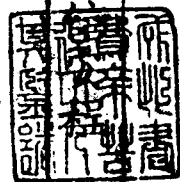
具官故父某屢以經術預于賓興一命未霑

九原莫作孝友廉遜信於鄉閭不克大施委慶厥嗣

云云

故母令人姚氏贈碩人

勅朕惟嘉祐之際修典禮之書文獻未亡因革咸載



懷鈔之士世緒寔微女子之賢嬪于名族是生令子  
實我從臣慶賜之行寵章斯在具官故母淑靖之美  
宜于宗姻圖史之規奉以終始天闕不壽勤儉莫酬  
雖命綍之屢頒顧孝思而何極易茲嘉稱是亦懋恩  
庶幾有知歆此休命可

繼母太令人楊氏封太碩人

勅諸楊系出建安而文學之臣曰億博敏之外名節  
凜然而其裔孫作配名族守志不易豈其流風無爽  
三從之規迄饗千鍾之養屬茲宗祀宜有寵綏具官  
繼母明淑有餘禮法是蹈均一之德宗姻所推旣荐

錫於命書用再加於美稱永其祗服有此顯休可

權戶部侍郎柳約故父任述古殿直學士

通議大夫贈正奉大夫庭俊贈光祿大夫

勅

上詞同  
胡文修

具官故父某蚤以英秀騰聲士林晚著才

猷致位從橐揚歷中外風績藹然有子而才司我邦  
計屬茲慶賚加被寵章惟茲二品之崇視昔六官之  
長庶幾英爽歆此顯休可

母碩人胡氏封齊安郡夫人

勅胡姓東南之望族也其積慶深厚至雖女子時有  
聞焉既相其夫有茲光顯又克教厥子推于搢紳而

皆仗節藩方持橐禁近有家之慶鮮克兼之具官母  
為婦則順為母則慈閨門之所化從鄉黨之所矜式  
茲予大祀展事合宮歛五福以敷庶邦既推澤于上  
下矣則侍臣之親寵數之及其可後哉封以大郡是  
惟小君永綏厥榮祗服休命可

故妻孺人魏氏贈碩人

勅法從之臣方以才業自奮以底顯榮而內助之賢  
不與饗於耆艾之時則湛澤之施所以加賁其私者  
其可後也具官故妻淑<sub>御</sub>之姿宜于上下而天閨不  
壽末如命何屬茲熙事之成用敷錫于四海絲綸之



寵易以嘉稱用告于家庶其祗服可

端明殿學士左中大夫馮澥靖康元年任  
左丞封贈故曾祖某贈太子少保

勅輔弼之臣實當天下之重任其任之也重故車服  
寵數莫不致其隆焉所以勵其節而要其報尔至追  
責其先上及三世一命而得東宮之二品初封而名  
列郡之小君皆致隆之意也具官故曾祖某潛德不  
耀積善在躬報施循環迄昌厥後丞轄之舊乃其曾  
孫東宮之官莫重師保三孤是視時惟渥恩用加綸  
綍之褒以慰烝嘗之感可

故曾祖母雍氏贈咸寧郡夫人

勅

上詞同  
曾祖

具官故曾祖母婉嫔之德宜其宗姻澤流

曾孫致位政府疏封大郡實惟咸寧尚其有知歆此  
休顯可

故祖贈朝奉大夫仲堪贈太子少傅

勅靖康之初仄席賢雋怒如調飢凡人望所屬黨論  
不容者舉而萃於朝廷以至近弼而尔之孫位在丞  
轄追遠之贈厥有故常逮茲六年乃克成命具官故  
祖孝悌之美學行之優不克大施乃終有慶惟儲宮  
之二品視外朝之三孤用賁丘原以爲積善之勸可

故祖母宜人社氏贈咸安郡夫人

故祖母宜人汝氏贈德陽郡夫人

勅上詞同  
故祖

毓質慶胄來嬪高門淑靖之儀家庭是賴

咸安大郡用以錫封豈唯祥善之宜抑慰幽潛之德

可

故父任朝請郎尚書祠部郎中贈宣奉大

夫山贈太子少師

勅上詞同  
孟庚父

具官故父某學古是務躬行有常循良之

政在民靖共之操無爽乃有令子爲時輔臣超異之

恩厥有故事惟東宮訓導之官少師品在第二尚德

之舉莫此爲宜庶其有知歆此休命可

故母淑人王氏贈普安郡夫人

勅

上詞  
同父

具官故母淑德早彰令儀終譽輔佐之美旣

宜厥家慈教之施克成厥子荐膺寵贈亦旣顯榮疏  
封大邦增賁寔窳用闡絲綸之渥以紓風木之悲可

故妻安人趙氏贈南昌郡夫人

故妻安人黎氏贈安岳郡夫人

勅輔弼之舊有以才學自奮以底顯榮至於艾耆福  
祿咸備而內助之賢不與享焉則湛澤之施其可以  
已具官故妻淑靖之儀推於姻族圖史之訓奉以周

旋法度是循克相君子疏封大郡是謂渥恩庶其有  
知歆此休命可

知宣州李彥卿除刑部郎官

勅出爲二千石入爲尚書郎朕所以待宣力之臣稱  
勞能而均劇易也尔以才選屬守宣城而弄兵之民  
散地之卒嘯聚恣睢虔劉尔疆屢嬰賊鋒迄固吾圉  
安集綏馭厥効著焉召還郎曹實贊司寇惟刑之恤  
尚往欽哉可

黃叔教除給事中

中大夫

勅國之用人循資考之常則不足以得超軼之材不

次而升則或無以厭天下之望雖然二者豈有必哉  
唯其當而已矣其官某文學吏事皆有可觀恬退之  
節見推士類屢將使指旋守襄陽未究厥施公論弥  
厲夫黃門出納之地政事之弛張人材之進退莫不  
由焉以達之天下雖論而行之者在上而給事中得  
以置獻替可否於其間是則政令之出而有不當於  
人心者蓋亦任其責也往其欽哉毋曠厥職可

朝奉大夫胡安國除中書舍人兼侍講

勅中書政本之地掌絲綸者非特取詞藝之工而已  
其論思出納弥縫袞闕抑有待於斯焉具官志節端

亮議論正平揚歷禁塗公望弥属自朕纘服召節屢  
班夫持難進之守者必無患失之心古人與稽者固  
非阿世之學詞垣經幄非苟以爲榮也克稱厥官是  
則事道欽予時命尚其懋哉可

綦寔禮磨勛授奉議郎依前徽猷閣直學  
士

勅自考績之法不行於漢唐至于我宋參酌古今之  
宜凡省閣侍從之臣不繇歲課以遷時推特恩是亦  
道揆及肇新官制則有司存付之定法然猶有三載  
考績之意焉其官某學識深敏溢於文詞入掌絲綸

出宣政化年則淹矣勞亦有焉雖立序進之常是謂  
寵綏之數服我休命益奮乃庸可

通議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贈

端明殿學士

勅生有體貌之恩沒有追贈之典所以崇陞簾之勢  
而成忠厚之政焉故具官某識慮優深才猷通敏文  
知體要學有本原既荐歷於浩繁亦備嘗於險阻召  
自南服率屬中臺鳴玉在廷掌五兵九伐之政簪筆  
入侍讀三墳八索之書法從之英莫如尔舊云亡之  
歎有盡予懷惟秘殿之華資實迹臣之極選爰申異



數加賁老成尚其有知歆我休命可

向宗厚除祠部郎官兼權太常少卿

勅具官某朕方經營四方居無常處乃以太室原廟之主奉安永嘉以需恢復常以祠曹郎一人行太常事掌獻饋禴祠烝嘗之儀與凡廟中之禁令其爲選任亦重矣以尔持身靖恭被服古雅事神典禮僉以爲宜夙夜惟寅往祗厥服可

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新差主管迎奉景

靈宮萬壽觀會聖宮章武殿神御所岑筌

除內侍省押班

勅具官朕方經營四方居無常處乃以原廟之主奉  
安永嘉以需恢復既以在廷之臣總司宗祐之事又  
以內侍共給殊庭苟非其人或不勝任以尔出入禁  
闈于茲有年資歷既高忠勤弥著升華官省俾冠近  
班奉先之思當識朕意靖恭尔位則予汝嘉可

婁寅亮除監察御史

勅具官某朕永思艱難未知攸濟雖一介之士告以  
善道未嘗不虛心焉庶以來天下之嘉謀至論也則  
其於不次之舉豈有愛哉以尔俊造策名慷慨自信  
上書論事慮國則深錫對于朝敷納詳允既遷之一

官而朕意以爲未足也御史耳目之任古今之高選肆以命尔益觀厥猷往克祗欽則予亦與有知人之美可

陳戩差知明州

勅朕惟郡邑之民罹荼炭之苦矣而吏不之恤至以殘賊立威以誅求稱辦使民不堪命散而爲寇攘餓殍者朕未嘗有忘於心其能勞來安集俾百姓欣然若更生者未有聞焉以尔具官儒術自奮才志敏強徇國赴功乃其素志况事朕潜府又吾侍臣宜識朕懷施於政理夫鄞傳海之郡實爲名藩凋敝流離呻

吟之聲未息也然則銜勒之馭襦袴之思威愛允濟  
俾民阜安者朕所望於尔焉往其欽哉可

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兼閣門宣贊舍人  
知秦州張榮特授防禦使

勅具官某博海之邦牢盆之入所以通商賈而共貨  
財者其利亦云博矣兵革之後亭無居人末業之民  
無所得食而尔外固吾圍內守郡條流亡稍歸鹽筴  
復振阜安之漸庶有望焉就陟使名益彰忠力尚懋  
尔績以報寵休可

翰林學士翟汝文兼侍讀

勅學古則獲好問則裕先哲之格言也朕延修潔博  
通之士講藝於枕戈之際論道於戎馬之間凡夙寤  
晨興罔敢暇逸者庶幾資以爲王者事而已具官某  
器識英邁文詞卓犖朕旣置之禁林固以潤色論思  
爲職矣又俾侍勸讀益以自近以廣朕之所聞詩不  
云乎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朕之志也佛時仔  
肩示我顯德行尔尚勉之可

富直柔罷同知樞密院事依前中大夫差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勅二府極賢能之選盖有賴於儀刑大臣加體貌之

恩顧豈輕於退黜苟虧靖御名御莫副倚毗公論靡容朕  
其敢置具官頃以識拔用之朝廷庶幾魏鄭之孫復  
振臧僖之後亟寘言路頗當朕心曾無幾時致位如  
此而乃授意諫省結交匪人無憂國奉公之思有徇  
私植黨之累彈章來上深用憮然需奏屢陳辭榮甚  
確諒難安於政地姑就列於殊庭加膝墜淵朕之所  
戒盡忠補過爾尚省循可

方孟卿除右司諫 右司郎中

勅具官諫官之設所以佐佑上德規正朝廷補闕拾  
遺而引君於道者也祖宗以來非天下第一流不以

充選故魁壘光大賢傑之臣未嘗不繇此塗出朕甚  
慕之以尔端靖有常濟以敏博荐揚華要號爲老成  
鄉者駐蹕淮南實將使指轉輸之外因事納忠其愛  
君謀國之思亦足嘉矣是用輟自宰士寘之諫垣朕  
固虛懷以須士亦傾耳而聽矣可不欽哉可

林叔豹除秘書省正字

勅具官蘭臺冊府前世所以紀善惡聚圖書英俊之  
地也朕率舊典修廢官以詳延多士非直取文藝之  
能而已亦以觀器識焉以尔蚤以賓貢挾辭南宮則  
憂時論治之言其陳義已高矣雖書之職才識具宜

益勵厥修以稱朕所以詳延之意可

陳剛中特與改合入官

勅具官某朕時巡以來疏遠之士上書論事者爲不少矣凡所以躬訪問捐爵祿者庶以來天下之忠言至計而已而尔之所陳類有可采召對便殿敷納益明方詳攷而後行之無言不醕朕豈愛於一官也祇我休命益思遠圖可

校書郎林待聘司封員外郎

勅具官某省官以來朝之位著蓋寡於是尚書郎之選益高其分曹設屬皆以待天下賢能才諳之士也



以尔好學自修荐更文字之職編摩讎校既閱歲時  
封爵是司實惟天官之清選爰示寵陟且以觀尔之  
能可

朝奉大夫秘閣修撰方閤都官員外郎

勅具官某

上詞  
同前

以尔經誼該貫性行淳和固已師表

賢關領袖冊府矣郎選之盛昔未有焉欽哉惟時益  
振乃職可

禮部侍郎李正民除徽猷閣待制知吉州

勅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此古人之所  
戒也故漢之郎官出宰百里唐以臺省之士迭守方

州俾更內外而習憲章庶幾免於牆面矣具官某蚤以科第寔被選掄自陟從班既閱歲序次對之職是惟渥思試以一州益觀尔政毋以私情廢公議毋以謫言亂厥官毋恥過作非毋倚法以削祗若予訓往其欽哉可

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  
路允迪守本官職致仕

勅士不患不逢而患無所立於世既以才用於時矣而或不能全其節以歸豈唯委質爲臣者常歎息於斯而人君亦未嘗不思所以愛惜成就之也具官某

先鳴俊造進躐高華恪恭有餘御密無選銜命四國  
義不辭難入贊鈞樞退均勞逸止足之請朕不忍違  
服我寵休益綏祉福可

前江西安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葉夏卿  
除直秘閣知饒州

勅具官某冊府英髦之選侯藩民社之寄華寵委遇  
亦不輕矣而尔以疏遠召對外朝得於立談宜識朕  
意尔惟克稱厥職輯綏疲氓以有休譽則尔無虛受  
之愧而得才之美我與有焉可

越州奏從事郎黃大知狀母洪氏年九十

一歲乞依明堂赦書推恩封太孺人

勅具官某母箕子陳大法九疇而壽爲五福之首汝  
生於承平旣閱三世仁者之効豈其然乎褒封之榮  
著在令甲其以慈訓於里閭可

朝奉郎向伯奮弟奉議郎仲堪乞依赦回  
授封叙與祖父母

祖父承議郎致仕蔚特授朝散郎致仕

勅具官某祖父具官某熙事旣成用敷澤於天下凡  
通籍于朝者皆得褒顯其親此故事之常也而又得  
以施及大門則仁厚之意至矣尔以壽善養承厥孫

服此恩書時惟寵渥其以孝悌忠信訓于後生雖云里居是亦爲政可

祖母魏氏

勅具官某祖母

上詞同前

時惟寵渥餘慶之美以勸里閭

可

翟汝文除翰林學士承旨

勅朕旁招俊彥欲如渴飢故有一節以趨方輿見晚之歎三命而俯已加晝接之恩俾冠禁林獨承密旨久虛之位今得其人具官某才氣文詞簡於朕聽蕃宣獻納譽在朝紳再入承明之廬蔚爲法從之長其

成朕志益既乃心式敷皇極之言與贊中興之舉可

中大夫吳敏新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除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以祖母老  
辭潭州

勅朕疇咨舊弼布列要藩俾分共理之憂盖有折衝  
之賴念召公維翰庶成定國之功而令伯陳情方愛  
事親之日其更新命以慰尔私具官某端亮之姿蚤  
推國器忠嘉之益具叶師言式繇平奏之司亟進秉  
均之地迺起自南土稍還故官属謀帥於荆湘用  
剖符於民社惟宣恩賦政益佇於壯猷而辭劇就間  
祈申於孝養重違雅志庸示隆恩寵之秘殿之華繼

以殊庭之祿永思盡節尚告嘉謀可

尚食直筆楊一娘賜名從信特除知內尚  
書省事

勅天下之計上於中臺設官分治而令僕爲之長萬  
幾之務關於予聽下於三府者內尚書省總其凡內  
外小大雖殊其維持體統付受出納固亦重矣具官  
某明於典章恪御不懈給事宮掖積有歲年董正六  
司肆以命尔是惟才選非以次遷服此寵休其祇厥  
職可

樞密直學士通議大夫知遂寧府席貢贈

五官

勅生則爵秩之隆有加倫等沒則贈諡之典極於哀榮吾於侍從之臣亦云厚矣况乃蕃宣之久其可忘諸具官某蚤以時髦寢升華要中更才選荐歷浩繁付之古連帥之權迄爲直學士之長恢然餘地所至有稱告終之奏遽聞不淑之嗟何已惟官儀之三品視疇昔之六卿用以寵綏尚其歆服可

贈通議大夫鄭驥謚威愍

勅朕以艱難以來死事之臣其加贈恤孤旣極於褒隆矣而又命有司考行易名以旌顯之所以深勸天



下之衛社稷而死封疆者也具官某初以才選畀之  
郡符而虜衆大入孤城不支玉石俱焚罔知攸濟有  
子自列朕用盡然固已追賁九原贈官四品惟茲節  
惠之典考諸太常之議曰威與愍合是二法用示寵  
綏抑以昭爾之烈可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六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七

信安程

俱

外制六

江西路招討使張俊申具到掩殺李成等  
功狀竒功統制官親衛大夫文州防禦使  
楊沂中等統領官協忠大夫温州觀察使  
張翼等將官起復左武大夫忠州刺史郭

吉等使臣武顯大夫武勅等

各轉五官  
并遙郡

勅迺者反虜盜據群  
州魂江西暴略郡縣吏民患  
苦之爰命將臣龔  
大討不淹時序醜類既殲惟彼



渠魁奉頭鼠竄懋功之賞其可後乎具官某才略兼

長忠勇自奮出征入衛貔虎是將幕府上功絕出倫

革進官五等寵以廉車用示異恩益思報稱可寵陟軍防

寵陟軍國  
寵以郡符

朱贊等轉武功大夫送郡刺史

勅具官某迺者云云同前以尔蚤自顏行見推忠勇才足

自奮貔虎是將云云詞同前

第一等統領官左武大夫貴州刺史曹滌

將官親衛大夫史德等使臣右武大夫劉

全等官四第二等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防

禦使魯珽將官武功大夫齊閏使臣武功

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張子厚

三官  
遠郡

第三等

使臣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田友及

兩官

勅迺者反虜

云云詞同  
楊沂中等

陷敵攻堅策功第一進官四

等

上下  
詞同

使臣橫行已上

勅艱難以來寇盜群起招徠殄戮將帥是毗朕於指

爵祿糜金帛以爲將士之賜亦不薄矣然潢池之聚

未盡削平意者養寇避敵掠功冒級之敝未除也乃

若斬俘中率功效顯明懋賞之行理不可後具官某

蚤以材武奮身戎行鏖戰江西策功異等進官五等  
寵以郡符服我渥恩益思報効可

陣亡官趙謹等贈五官

思澤兩資更與  
一名進義副尉

勅執干戈以衛社稷聖人之所褒旌死事而卹遺孤  
軍政之所急也具官某負其材力奮不顧身討賊江  
西勇氣自倍卒以戰沒深用盡傷加賁九泉進官五  
等推恩厥後併示不忘尚其有知服此旌寵可

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范温轉武功大夫  
康州刺史依前閣門宣贊舍人

勅具官某自虜寇之入憑陵京師蹂躪郡縣毒流吾

民者五年于茲矣朕未嘗有忘焉而爾以齊魯之封  
禮義之俗獨能鳩集族類爲國扞城艱難備嘗保險  
不下迄以忠欵奏功行朝可謂不二心之臣矣朕甚  
嘉之進官八等寵以郡符豈唯褒大尔功亦以爲山  
東忠義之勸可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張公濟右司郎中  
朝請郎劉嶠樞密院檢詳

勅具官某等文武二柄所以經緯百度救寧多方者  
也祖宗以來分建二府舉而屬之大臣然六部五房  
之政事得以稽叅糾正無所不與者唯左右司檢詳

官爲然可以知其選矣爾等皆以才業用於朝廷宣  
力既多荐更要劇以是命爾益觀爾能爾惟舉厥職  
則積雖微而効速成爾惟尸厥官則事日隳而受其  
弊者廣治否所繫可不欽哉可

秘書丞劉大中尚書吏部員外郎新授國  
子監丞汪廷直屯田員外郎

勅具官等冢宰冠於六卿而後世屬之銓部食貨先  
於八政而裕國莫如屯田朕方振而舉之思得勝其  
任者以爾大中涖官循理行已有常以爾廷直經誼  
該通性姿樸茂或自圖書之府或繇學校之官庶幾



待其所知足以達於從政克有聲績以稱選掄可

安化州殿侍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  
酒兼監察御史蒙光仲等加安化州三班  
借差餘如故

勅具官某爾等遠慕聲明久懷忠順保障千里夷險  
一心奉琛不絕於中朝錫命宜加於顯秩益思誠恪  
服此寵休可

朝請郎直秘閣知明州吳懋轉朝奉大夫  
勅具官某除戎器戒不虞時方承平未之或廢而况  
興衰戡亂之際可一日而不備乎爾以才選守符近

藩甲冑之工不愆於素俾正郎秩用以勸勞是惟渥  
恩益思報稱可

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魏憲特授太中大夫

勅自考績之實廢後世放而行之者三載之文而已  
然所謂磨勘之法則亦有考績之意焉具官某經術  
醇深履行端雅簪筆持橐出入從班者歲且一終亦  
可謂時之耆雋者已進官一等雖資格之常是亦寵  
休往其祗服可

左司員外郎江躋除殿中侍御史

勅具官某憲臺肅振朝綱而殿中以糾官邪爲職非  
通達國體守正不撓莫克稱焉以尔器質端厚才智  
敏明昨者簡自朕心命之臺察旋繇銓部進陟宰士  
而能戢吏督姦繩愆析滯不苟不懈上下賴之是用  
置之耳目之官以裨風憲之舉惟是非可否畢協于  
公則惟爾之賢亦永終譽可

李邈贈節度使

勅朕思復艱難之業永懷將帥之良禁暴安民雖未  
成衛社稷之効忘軀徇國庶幾得死封疆之臣苟於  
顛沛之餘深明逆順之理卒與禍會不爲利回可無

褒顯之恩用著君臣之義具官材能屢試智術有餘  
既通籍於朝閨亦將輸於使傳率職匪懈復命不欺  
旋更鴟弁之班荐剖虎符之寄方虜師之入塞當空  
道之雄藩邈無唇齒之依坐失金湯之固拘原方力  
累革莫還不貽隴右之羞迄守睢陽之操宜申寵錫  
以勸多方睠惟右武之辰莫重登壇之任肆盼綸綍  
以寄哀榮尚繫忠魂歆此休命可

婕妤張氏封贈

祖贈中奉大夫張仲迪贈太中大夫

勅朕爰以季秋肇稱禋祀冀獲神靈之祐不替祖宗

之休遂敷錫於寰區且推恩於中外矧繫邦媛實贊椒風用加先世之褒封益舉有司之彝典婕妤張氏故祖某懷才不試積善在躬流慶女孫叅華嬪則既荐膺於綸綍宜增賁於家庭惟茲四品之官視昔七人之列以均釐澤益示寵休可

祖母令人孫氏贈淑人

勅朕觀載籍之傳考興衰之緒其流澤後世俾高門之慶益隆而不替者非獨世德之修而已盖有閨壺之助焉婕妤張氏故祖母靜專有儀淑名御是履為善之報不于其身逮其後人發祥椒掖熙成之澤中外

具膺易以嘉稱是爲異等尚其祇服有此寵靈可

父任忠翊郎贈修武郎張彥度贈武節

大夫

勅朕消吉季秋薦誠上帝導三靈之况方哀昭格之  
休敷百順之祥式布汪洋之澤惟厥後宮之懿宜加  
先世之恩婕妤張氏故父某晦迹戎冠飭躬仕版是  
生邦媛實侍宸帷粵惟慶善之從荐被寵綏之及宜  
超常等以沛漏泉尚其有知歆此休命可

故母孺人李氏贈淑人

勅先王制禮與夫推恩接下之文未嘗不本於人情

也故外之廷臣內之妃御之親凡恩沛之行寵嘉之  
典必視其品而爲之節所以慰孝思而勸爲善也婕  
妤張氏故母夙以婉懿嬪于慶門是生女子入侍帷  
闥旣膺顯贈宜進厥封申茲出綉之褒以廣漏泉之  
澤用彰令淑尚克祇歆可

故繼母孺人趙氏贈淑人

勅上詞 婕妤張氏故繼母以婦則順以母則慈比以  
宮庭之恩旣膺休顯之贈易茲美稱以表令儀肆加  
出綉之褒用廣漏泉之澤可

吏部員外郎潘良貴左司員外郎

勅具官某極政事之選必於賢哲之科求正固之才  
故非文俗之吏尚書喉舌之地而宰士糾錄之司苟  
非其人莫稱是任以爾性質剛方輔以學識踐歷之  
久聲稱藹然勉處中和益揚爾職可

張浚故妻信安郡夫人樂氏贈武陵郡夫  
人

勅朕肇修宗祀祗見合宮釐事既成肆敷錫於四海  
凡通籍于朝者皆得寵贈賁其家庭而况冠密宥之  
司專闡外之制伉儷之重天闕不延厥有故常理其  
可後具官某故妻以令淑靜嘉作配君子宜于上下



其甘苦豐約之同儆戒相成之際由初迄今勤亦至矣疏封大郡以寄哀榮庶其有知歆此休命可

張浚書寫奏狀張榘授承務郎

勅某人惟汝季父分陝專征式遏亂略指縱之効屢上膚公書奏之勞宜加慶賞始霑命秩即視京僚是惟懋恩其思報稱可

張守知紹興府

勅辭劇就問方解贊元之任分憂共理是資同德之良惟東南之奧區有會稽之重鎮庶幾河潤施及海隅具官某文學之優見於行事端亮之美宜於本朝

鄉由密宥之司進陪機政之重既謀猷之畢告蓋艱  
險之共嘗不以名器而假人固亦靖共而在位自閔  
勞於夙夜既聿除於歲時繫望實之具高於藩輔乎  
何有起於均逸命以守符其蘇凋瘵之餘少寬宵旰  
之急坐嘯畫諾雖殊平治之時緩帶輕裘聊爲方面  
之重益恢志業用副倚毗可

宣撫處置使司叅議官寶文閣直學士程  
唐復閣學士

勅樂事赴功非小廉曲謹之能辦赦過宥罪亦施仁  
發政之所宜故敗鼓不弃醫師之門而絕足得於泛

駕之馬苟惟悔其少作則亦與之更新具官某夙以才能屢膺任使強濟見於從政敏晤足以致身粵自外臺亟躋從橐惟茶馬之舊制蓋兵食之所資儻移貨殖於權門無復懋遷之預備良法既壞邊防爲空旋致煩言繼更大沛比復西清之直與叅幕府之謀迨此上功之初重違承制之請盡還故物可謂渥恩庶幾桑榆之收無忘綸綍之訓可

江東提刑程瑀太常少卿

勅具官某漢高初定天下得叔孫通而知人主之尊有唐始復兩京而亟以顏真卿爲禮儀使然則典章

所在禮樂是司雖草創艱難之時未可以後也以尔  
名冠儒科學耽古訓器質端厚議論正平陟之奉常  
僉以爲允書不云乎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尔其勉之  
以稱朕意可

正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陳汝錫身爲守  
臣不行寬恤手詔特責授汝州團練副使  
漳州安置

勅具官某朕念凋瘵之氓困於征調有年于茲矣而  
貪殘之吏又並緣爲姦故制下郡國思有以革而禁  
之而尔之所治近在轂下寒暑易節矣而漫不布宣

不虞之辜安所逃責姑以散秩置之遠方用以爲慢令之戒可

侍御史沈與求御史中丞

勅御史中執法上以廣人主之聰明次以肅朝廷之綱紀非通達國體特立不回未有能大厥官而厭輿論者也具官某學識精敏性質端方簡自朕心周歷三院比從郡寄再陟臺端不吐剛而茹柔每閉邪而陳善謀猷所及啓沃滋多進長霜臺益觀遠業當使群工庶尹知風憲之尊君子小人適消長之分時爾之賴往其懋哉可

左司員外郎姚舜明直龍圖閣江淮荆浙  
等路發運副使

勅具官某國家仰六路之漕輸給中都之貨食既以  
責之部刺史又以制置使者總之以時其灌輸緩急  
氏邛懋遷之宜時巡以來雖事異平日而稱是職者  
亦難其人以尔才術疏通踐揚中外比於帥幕召寘  
都司還直河圖雖云舊物時惟新命以重使華無或  
病民勉思裕國可

端明殿學士中大夫馮澥遇建炎元年赦  
恩轉太中大夫

勅朕鄉以遭時多難二帝北狩王公士民不釋之故  
即位睢水之陽推恩萬邦小大之臣進官一等而遠  
方士大夫至今有未被絲綸之命者况國之舊弼其  
可已乎具官某夙以志節推重搢紳晚以訐謨進陪  
機政均逸閭里于茲有年爰舉霈恩視官大諫往其  
欽服是亦寵休可

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王昇太中大夫致仕  
勅仕而至於耄耆其陳力於國多矣故引年謝事未  
嘗有違焉所以佚其老而成其志也具官某禮經之  
傳易象之秘刻意是學見於云爲向繇布政之官升

諸法從之列均休祠館有年于茲不忘戒得之言迄  
申知足之請進官一等以寵其歸守尔所聞庶可以  
無大過矣可

太常少卿程瑤給事中

勅王公坐論於上士大夫作而行之於下而諫諍糾  
駁左右獻納之臣得以可否揀正於其間凡以建大  
中持公道相與保邦制治而已具官某抗志厲節自  
其少時行已立朝信於士類固嘗以忠實充諫列以  
學業贊成均矣朕方招延端士使萃于朝故召諸外  
臺幾以自近亟從禮樂之選寘之平奏之司益單厥



心以裨予治可

吏部侍郎李光吏部尚書

勅魏以選士屬銓衡蓋任人而不任法唐以長行定資格則任法而不任人苟能其官咸克用又具官某自信甚篤用心則剛學不蘄於空言才實周於衆務比自侯服俾之貳卿既忠益之屢聞亦勤勞之匪懈惟六屬之長成周兼以三公而四選之官尚書冠於二品不次之舉無曠是圖益懋厥猷庶其底績可

吏部侍郎李彌大戶部尚書

勅朕惟財用在於天下出納總於地官譬以百川之

流渚之萬頃之澤苟決漏之不禁則乾涸之可期眷  
惟兵食之資實繫制度之節掌茲邦計宜得國華具  
官某靜以有爲寬而克濟屢更要近綽著風猷凡此  
在廷之臣莫先持橐之舊進班常伯如古司徒儻無  
爽於阜通且周知於盈縮國用既足邦本以寧惟尔  
之休亦朕之志可

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綦寔禮吏部侍郎  
兼權直學士院

勅銓曹之敝極矣猾賊之吏舞文毀則以遂其姦欺  
其根深株連長貳郎雖有擿伏振滯之心能窒其敝

而正厥愆者鮮矣具官某通敏之才恢博之器比以  
文學典司綸言進貳天官綽有休譽用還舊物兼直  
禁林已試之能益觀成績可

給事中胡交修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平觀

勅朕博選雋良置諸左右苟勞侍從之事陳進退之  
宜朕亦不得強之使留也具官某寬裕靖共犯而不  
校學問詞採用之不窮退食自公擇地而蹈而乃以  
疾來諗重違尔私易之延閣之班賦以殊庭之祿用  
均勞佚爰示寵綏可

李綱除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

兼知潭州

勅朕睽彼荆湘之上流旁連交廣之五管震擾未靖  
輯綏是圖必得重臣用康遠俗具官某器質英邁才  
猷敏明忠誠足以動衆心剛果足以任大事向繇人  
望首置宰司去國累年公議攸屬晉軍謀帥莫居郤  
穀之先周室任賢有若召公之翰俾專閫制往布恩  
言仍躋秘殿之華式爲南服之伯顧位均分陝矧繫  
國步之方艱庶功比平淮無使古人而專美惟予舊  
弼無待費辭可

福建轉運判官張鬻考功負外郎

勅具官某四選之士凡磨勘于吏部者必繇考功其予奪當否士之升沉利害繫焉蓋不可不察也以爾慷慨自任才術有餘起於諸生通達世務試以吏治厥聞有休召寘郎曹益觀爾學其往懋哉可

起居舍人廖剛權吏部侍郎

勅自官制之行六卿之貳選任甚重迺者推元祐之意復攝行之官雖品秩少殺而位遇略同然爲從臣一也具官某學有師承言無枝葉夷考其素行稱其名旣已擢在記言侍朕左右而天官右選吏猥事繁

爾爲郎攝貳於此屢矣既習其治莫如爾宜俾集選之士各得其平則稱朕所以懋官之意可

故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陳淬贈四官拱衛大夫送郡觀察使與兩資恩澤

勅捨生取義士君子之所難其有奮身戎行能以死戰褒卹之典其可後乎其官某勇以赴功忠於衛上虜寇之入適當其鋒捐軀兵間曾不顧計贈官四等旌勸兼焉尚其精誠知此湛澤可

李友聞復集英殿修撰差提舉江州太平

觀

勅具官某國家刑賞之施未嘗不出於忠厚爾比以緣累褫職投閑朕惟漢武之族李陵不如魏文之待于禁也矧爾荐更才使至於耄期秘殿修書還爾舊物殊庭之祿以裕尔私朕之恩則厚矣其亦思所以報乎可

給事中黃叔敖兼侍讀權吏部侍郎廖剛  
兼侍講

勅聖人之言譬水火之爲用前史之載實龜鑑之具存朕思廣聰明旁資講讀庶兼收於直諒抑有助於

艱難以爾具官黃叔敖儒雅飭躬溫良成性以爾具  
官廖剛淵源有自勁挺不回皆以時髦深明古訓繼  
金華之業蓋無事章句誦說之繁讀倚相之書亦當  
有切磨諷議之益其敷爾志以沃朕心可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七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八

信安程 俱

內制 進故事



綦密禮辭免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不

允詔

緣學士院獨負  
勅差撰

朕以卿政事文華見推士論而銓衡之地實藉於通  
才詞禁之林方虛於寓直矐予侍從之雋邈在閩粵  
之邦趣召造朝肆班成命是皆已試僉以為宜奚事  
多辭亟趨定著

擬試武臣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制已

六道  
擬試

朕嗣有令緒惟懷永圖思洪濟於艱難用克綏於寵  
祿爰得鷹揚之佐以摧鴟義之鋒肆有褒陞式敷渙  
號具官神資勇略世篤忠勤靜以有謀挺山西之勁  
氣仁而有勇振漢北之奇勲自授鉞於齋壇屢建牙  
於將閫隻輪不返轂函之旅盡殲四方旣平江漢之  
功益懋逮茲成績益顯壯猷敵愾戎旣大孚於衆  
望疇庸進律宜併示於明恩是用徙鎮巨藩視儀三  
事益以爰田之入與夫真戶之封於戲漢祚中興亦  
仗雲臺之將唐基再造實繫西平之功惟肩乃心何

愧前烈可

觀文殿學士除保大軍節度使制

經體贊元入備百寮之長陳師鞠旅出臨十國之連  
宣恩既歷於歲時考績獨推於岳牧肆頒休命誕告  
群工具官識造幾深學通今古允矣忠良之佐慨然  
康濟之心陳獨見之深謀予得禁中之李牧負兼資  
之大任世知江左之夷吾屬辭劇以偃藩俾分憂於  
重鎮克勤小物用才履屐之間不計近功抗議拘孿  
之表掃腥羶之孔熾弭姦宄於未萌宜旌屏輔之功  
加賁節旄之錫聲先廊時少寬西顧之憂心在王家

未覺東征之遠於戲事君以道固中外之無殊爲政  
不難唯兵民之咸服尚資辰告迄濟時危可

宗室開府郡王檢校太保加食邑制

周錫山川魯國獨加於五等漢盟帶礪東平寶冠於  
三公矧繫近屬之尊夙著強宗之譽宜推慶賚以報  
懋功播告大廷式孚群聽具官親賢莫二信厚有聞  
誕惟閱理之多灼知爲善之樂處隆高之地謙亨有  
君子之光分節制之權師正得丈人之吉蓋默消於  
女媭究亦借重於藩維位擬台符虛右賢而作輔勢均  
盤石非同姓而不王疏封以來歷歲滋久方均釐於

屏翰宜錫命之便蕃秩視經邦以繫四方之望任兼  
制閫仍陪萬戶之封於戲危溢是思諒無忘於古訓  
耄期不倦當追美於前修欽哉惟時以永終譽可  
資政殿大學士安撫大使奉國軍節度

使制

宣力四方必有股肱之賴決勝千里是資帷幄之臣  
顧往布於恩言既俯安於疲俗予方謀帥求諸德義  
之宗今乃得人用付鉞旄之重播敷渙號以告昕朝  
具官厚德足以服人周才足以成務寬而有制善不  
近名蚤膺俊彥之求亟踐顯融之位嘉謀大慮卓尔

非世俗所知賦政觀風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升華於  
秘殿且借重於侯藩知無弗爲綽有餘裕垂紳不動  
折衝尊俎之間投刃皆虛還師衽席之上肆疇咨於  
屏翰益懋著於聲猷大纛高牙示兼資於文武輕裘  
緩帶庶率俾於華夷於戲輟頗牧於禁嚴方圖偉績  
非管蕭之亞匹孰贊中興無曠厥官永膺多福可

交趾國王加恩制

朕嗣有令緒惟懷永圖天子之守在四夷雖有慙於  
菑穫異姓之封者八國蓋亦謹於藩籬式于九圍咸  
建五長不寶遠物敢忘修德之思率由舊章固有衍

封之寵用敷大號以告庶工。具官世濟，忠勤神資。材略乃祖，乃父夙傾。面內之誠，于蕃于宣。備殫奮武之節，睠茲南服。實撫全邦，正封克備。於漢藩軌，道無踰於周索。華風是慕，梯航不絕。於來廷遐，俗以寧弓矢。載橐於弗試，屬受釐於宗祀。爰敷錫於厯恩，肆加疇爵之盼。益懋陪敷之賦，於戲時享。歲貢尚永，肩於一心。保國乂民，亦允膺於多福。服我休命，往其欽哉。可。

戒百官勤修職事詔

朕惟治古之時，在位者皆有秉德率義，干城衛上之心。在職者皆有首公徇國砥節礪行之操。故下馬如

手足之衛頭目上焉如元首之有股肱是以有所不  
爲爲無不成有所不征征無不服於虜何修而可以  
臻此歟朕遭時艱危枕戈嘗膽者五年于茲矣貪婪  
之虜憑陵之勢未已凋殘之境愁歎之聲相聞仰惟  
祖宗之謨烈遠懷二聖之北狩中夜待旦如臨淵冰  
眇然深思未知攸濟夫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固朕之  
志也然明將勵翼作而行之於下者非公卿將帥士  
大夫之任乎乃若行汚而寄治靜言而用違進無去  
病辭第之忠退無羔羊素絲之節收恩媚俗者莫肯  
去敝伺時奪便者常懷利心以長慮爲私憂以媮惰



爲得計有一于此朕何賴焉且宋興將二百載方四  
方無虞士大夫所以保族類而享安榮者固我家之  
澤也今天下騷動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書曰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夫天工是代而神實臨之其可食  
其食而慢其事哉士大夫其恪勤無忽則亦有無窮  
之聞可不欽哉

移蹕至臨安府手詔

右僕射令作余以是翰  
林學士職事不果納

朕自承大統于今五遷豈唯紹復是圖抑黔黎是念  
然不常寧處軍旅荐興百姓之窮失職者滋衆朕不

明于理雖瘞身苦志而安輯之効未云獲也若疾痛  
在己未嘗有忘焉蓋人心無聊而欲陰陽調和蓄害  
不作難矣今者駐蹕吳會以須天時豈無輸轉之勞  
與夫土木之役至於供億之須亟下征調之目寔繁  
師徒所過芻牧不禁殘略之後荆棘未除儻又俾無  
良之人貪賊之吏攘臂搖毒其間斯亦甚矣夫邦本  
之不固而戡定是求非所聞也且徒善不足以爲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苟恤之以言而害之以政導之以  
政而敗之以人則朕獨能無愧乎有司其條具所以  
便民省事戢姦去敝之實以聞

進故事

罷講日講筵官翰林  
學士兩省官輪進

兩朝寶訓天聖七年五月上御承明殿群臣請對者  
十九班至第九班賜輔臣食于殿門有頃再坐引班  
奏事至午乃罷上以群臣奏事於前殿者或不能悉  
引乃詔自今前殿奏事無過五班餘許於便殿引對  
仍於殿廬太官賜食

臣聞仁宗皇帝既日御前殿圖回萬幾退  
朝宮中躬覽天下之奏間御便殿宣召侍  
臣以閱書史又詔辰時以前常留一班以  
待御史諫官之求對者又詔二府常日奏

事後如別奏事及非時特有留對者毋拘  
時刻慶曆八年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賜  
輔臣問以威四夷裕經費革浮冗擇牧宰  
求將帥立制度備不虞者又召翰林學士  
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問以上躬闕  
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  
便至於已見皆俾悉陳又御迎陽門召知  
制誥待制至臺諫官出手詔以問政理既  
給筆札使之即坐以對又慮所懷未盡聽  
別疏以聞然而猶以爲未也又詔三館臣

僚各上封事如須面陳並許請對當是時  
宋興百年車書混同四夷退聽休祥屢臻  
天下可謂豐亨豫大治安之時矣而仁宗  
皇帝焦心苦思皇皇然常若有不測之虞  
近在旦暮者何也非以是爲文具之美談  
史牒之盛節而然也其至誠惻怛丁寧至  
到蓋已孚於上下而効於一時不可掩也  
向使仁宗皇帝當衰亂之時處艱危之地  
則其所以焦憂求治者宜如何也臣意其  
勞心苦思汲汲皇皇者蓋雖宵衣旰食有

不暇矣夫以周成王時周公爲輔以聖人  
之才佐承平之運然而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其有不合夜以繼日仰而思之幸而得  
之坐以待旦使周公而當今日臣意其食  
息櫛沐仰思坐待又有不暇者矣夫天下  
之事未有不思而得不爲而成者也此仁  
宗皇帝所以屈帝尊覽群策周公所以蚤  
夜深思以濟天下之務者也夫仁宗之時  
不可得也而仁宗之至誠惻怛憂勞天下  
者蓋可爲也周公之才不可常也而周公

之吐握勤瘁者尚可學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人君之象也日出暘谷周行不殆故歲功成而百物生使天不健日不行則有生之物天下之事不幾乎熄矣故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使人主厲精於上大小之臣丕應於下然而事功不立天下不治者臣愚未之聞也若夫不耕不植不灌不媵而待有秋之成終年之逸臣

知其難冀也

九月二十日

三朝寶訓太平興國八年太宗謂近臣曰國家之事不以大小皆有利害朕近閱工作見削藤者凡藤一斤堪用者止三兩許餘皆弃物因念南方產藤去京師六七千里水陸輦送虛爲勞費當諭廣南諸州凡藤皆削褫訖輸京師丈大通冶出鐵以鍛兵器比來輦送作坊復更烹煉然後可爲兵刃當諭本冶製成刀劍之樸乃以上供如此二事計省力役不少天下無限利病官吏不能爲朕經度此固小事當有大於此者宰相曰一州舒憐全繫長吏若精心勤事上副聖旨則境內之民受賜矣又有司以油衣幣幕故壞



者請毀之上曰此盡毀弃亦可惜也乃令試加煮浣  
再染練付諸軍創旗數千皆采制鮮妙因召三司使  
謂曰朕富有天下豈慮少闕但念耕織之苦每事不  
欲枉費卿等宜盡心又時東密務請以退材供薪詔  
使臣閱視擇可爲什物者作長牀數百分賜宰相樞  
密三司使因謂李昉曰山林之木取之甚費民力反  
以供爨亦可惜也昉曰陛下聖智高遠勤儉求理事  
無大小動出意表雖在微細無有遺弃古人以竹頭  
木屑皆可充用正在于此唯慙臣下不克盡副天心  
真宗嘗出尚書內省文簿示近臣皆諸司奏知勝子

覆而書之曰官中文簿不費好紙此先朝舊制乃知  
惜費之旨也

臣觀太宗真宗之時四海初一僭竊之國  
皆舉圖籍封府庫歸之有司當是時上下  
富實錢穀幣帛充牣陳朽然且不忘恭儉  
留神小物如此其至者凡以畏天道而惜  
民財故也則其天下欣戴享國垂統安榮  
長久者非仁民愛物之効歟夫古之賢臣  
進戒其君未嘗不以恭儉爲本也故曰  
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儉德之共也侈惡

名御

之大也此堯舜以來至于今天下不易之  
論也而近世講解之人乃舉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創爲一偏之說以謂儉乃家人之  
行用以啓人君廣大之心其後怙權希寵  
之臣因得以藉口誤國致天下於糜爛土  
摧而率不能振者以是故也夫以天下之  
衆而皇天立一人以君之者凡使之司牧  
庇覆生養安樂天下之人而已故天下之  
人極所以尊榮資奉以報之則今之稱號  
等威禮儀奉事貢賦共獻之制是已此則

天之道也過是而欲使天下之人以逸豫  
侈靡無藝不經之事奉之非天道也是則  
古人所謂人臣踰制度人主過天道者已  
傳曰節用而愛人今 陛下愛人之心亦  
可謂至矣而國用或不節則雖欲愛人固  
無繇矣蓋用不節則國計不足國計不足  
則必橫歛於民此必然之理也今天下州  
郡無向者十之五六而所存之那又皆殘  
破之餘矣今戶部財用之入無向者十之  
四五而軍食浮冗之費則過於向者多矣

此非痛自儉約上下一體愛惜財用如祖宗時未有能濟者也然每有事則有司輒以近年制度爲率或請減半或三之一而其費固已不勝其冗也夫今之富實豈可望宣和之半哉而今類以減半爲多且曰如是則削弱如是則非國體此亦不仁之甚非所以承德意而愛生民也然陛下每下詔札未嘗不以播越微弱爲言此少康周宣之用心也則所謂削弱者非所諱也且財用不給則必益取諸民椎膚剝髓

至使無衣食之資則棄其田業相煽爲盜  
以人爲糧而已當是時削弱恐甚於裁損  
也此臣愚所以私憂過計而太息流涕者  
也十二月二日

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晉劇請  
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劇曰肉食者鄙  
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  
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  
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

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劓曰未  
可齊人三鼓劓曰可矣齊師敗績

史記齊世家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  
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  
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  
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  
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  
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  
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  
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  
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  
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  
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臣觀齊魯方戰曹劌問何以戰而莊公答  
所以戰者不曰人卒之衆多甲兵之堅利  
將師之才勇而以惠民事神察獄之事卜  
之何其迂也史稱齊威王起兵西擊趙衛  
因以強霸亦不曰勵兵秣馬陳師奮武而  
言誅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出師克



敵如此此又何也豈非惠信孚于上下刑  
賞當於人心則人悅服人悅服則士氣振  
士氣振則赴功徇國忘軀衛上之心生矣  
如是則唯吾君之所欲爲而已苟爲惠不  
足以及下誠不足以格神獄訟則失有罪  
而及無辜而又姦諛苟媮者以蔽蒙而獲  
譽首公盡力者以介特而見毀如是則群  
下莫不解體矣群下莫不解體而有能敗  
敵人而成霸業者乎然則曹劌之間齊威  
之舉非迂闊也不然何以詩序周宣之中

興必曰內修政事而後繼之以外攘夷狄  
乎夫政事不修於內而欲求攘夷狄之功  
蓋未之有也 十二月八日

唐書韓休傳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爲相天下翕然宜  
之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  
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  
朝 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  
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  
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  
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臣聞猛虎在山則藜藿爲之不采古之爲國者其恃以爲社稷之重不在於才智疏通之士而常在於忠蹇剛鯁之臣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憂國如飢渴喟然動衆心而爲人主之所嚴憚臣下之所欽畏允所謂邦之司直者故淮南王謀亂而其所憚者不在於公孫洪衛青以謂洪可說而下青可刺也而所憚者汲黯而已黯之居官無以踰人其才智功業未有見也徒以其能面折庭諍有伏節死義之心然則厭

難折衝之功果常在此而不在彼也後世  
自宰相已下往往以伺候顏色承順上指  
爲能而上亦以是爲事君之體而責望其  
臣此是非可否犯顏逆耳之論所以不日  
陳於前而以輒熟從諛者爲可喜剛勁材  
直者爲可憎也天下所以治常少而亂常  
多者豈不在是歟若韓休可謂知事君之  
義矣而明皇寧使已瘠而肥天下蓋不唯  
容之又每屈身從其諫此開元之治所以  
幾於太平也使明皇常如是則豈有天寶

之亂乎 二月十四日

唐書張九齡傳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有功  
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  
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  
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  
加之遂止

臣竊以謂爵賞者人主所以勵世勸功之  
具也然賞不償勞則人不覩爲善之利賞  
之過量則無以供來日之求此古之圖治  
之君體國之士所以未嘗不致意於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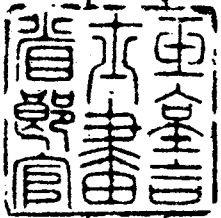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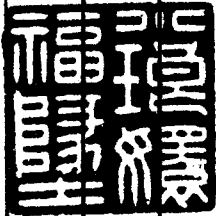
也夫以張守珪之斬可突于亦可謂雋偉  
之功矣故唐明皇欲以宰輔之秩命之而  
九齡以爲不可者蓋近則欲適當其功遠  
則求可繼於後也苟有能平東北二虜者  
則宰輔之上無官以賞其功矣故不可不  
名卿也宣唯爵賞爲然而刑罰亦如是也漢  
文帝時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之  
而廷尉張釋之奏當弃市而已以謂有如  
盜發長陵則將何以罪之此可謂知治體  
者矣使人主每於賞罰之際以是思之則

賞莫不當其功而罰莫不當其罪矣又豈  
有缺望而致亂淫刑而罔民之事哉

十二  
月廿

日一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八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九

信安程

俱

進講

論語卷第三

講義第十五授

十月十三日

雍也第六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臣以謂夫以車馬衣服之盛如公西赤之



家則遺母之粟冉有無請可也故孔子姑  
與之以六斛四升之粟以示意焉而冉有  
不達又請益之孔子疑於有愛於粟也故  
頗益之而至於四十六斛也冉有不受命  
遽以八十斛之粟與之孔子所以惡其繼  
富也以原憲之貧所謂蓬戶桑樞甕牖二  
室者則其貧可知矣故孔子為司寇而使  
憲為之宰以祿之而與之以九十斛之粟  
也然原憲辭之而孔子不聽姑俾以其餘  
以與鄰里鄉黨者孔子非有固必於多寡

之間也亦施之當而已矣然古量比今斛  
為四升則九十斛之粟當今三十六斛而  
已以見古之賦予有制而不為無藝之費  
也至西漢奉給固已用錢如光祿大夫之  
奉十有二千而已然當時貢禹固已自謂  
祿賜愈多家日以富以此推之則古之國  
用所以易足而不至於厚斂於民者皆若  
此也夫孔子與公西赤之粟寡而不為嗇  
與原憲之粟多而不為汰適於當而已夫  
聖人之所云為注措至合於天道當於物

理則已矣傳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  
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此天之道物之理也推孔子與衆之意而  
達之於天下是則天之道也後世天下之  
民至有飢無以食寒無以衣仰事俯畜無  
以遂其私恩至於父子兄弟不相見夫婦  
離散以轉徙於道路溝壑可謂急矣而為  
之上者不唯不周之又縱貪殘之吏為掇  
刻之術以奪其衣食生生之資而公卿大  
夫將相貴近之家泉穀之積金帛之多至

不可勝數矣方且加之以厚祿益之以橫  
賜傾國帑而用不足則又歛憔悴之民破  
編戶之產而取之其為繼富不亦大乎烏  
在其周急也

臣 俱進講

孟子卷第一

講義第三授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  
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  
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  
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臣以謂梁惠王知移民於河東以就粟，移粟於河內以揀荒，是亦仁民之意也。然不

知為政以行之而望民之多於鄰國此孟子所以譬之以五十步笑百步也然為政則如之何如春省耕秋省斂凡起徒役家毋過一人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若此則不違農時民皆得以盡力於稼穡而有所謂三年耕餘一年之食者則其穀至於不可勝食也宜矣數罟密網也不使密網入於洿池則魚鼈之小者皆得以遂其生育蕃大之宜矣而又如所謂蔽人以時斂鼈人以時籍魚鼈則與民同其利者未嘗有

竭澤之憂焉如是而魚鼈不可勝食矣斧斤以時入山林者不唯無宮室臺榭華侈之役且以伐之而已如山虞林衡之所掌所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者未嘗不有時焉則材木至於不可勝用也亦宜矣夫艱食鮮食與夫材木之用皆有餘而不匱則所謂養生喪死之具豈不有餘裕哉如是則雖有凶荒之歲而民不病矣豈噓濡小惠之比哉昔者子產之為政於鄭也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而孟子譏之以謂安得人人而濟之以其  
不知為政也故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輿梁成人未病涉也使子產以愛民之意  
而施之於政則舉鄭國之人無復病涉之  
憂矣此徒善不足以為政所以無取於聖  
人也且養生喪死無憾而以為王道之始  
何也今夫天下之民其窮困至於生無以  
養死無以葬則其奪攘矯虔之事生於惟  
悴無聊之心蓋將無所不至矣雖欲安且  
治得乎由此觀之則養生喪死無憾其為

王道之始也明矣

論語卷第三

講義第十七授

十月十九日

雍也第六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臣觀孔子之門弟子衆矣而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焉子貢雖以言語稱然其為有用之才亦可見矣而季康子方以可使從

政與否問於孔子此孔子所以各言其所  
長而以謂於從政乎何有也於從政乎何  
有者蓋言其優為云尔猶孟子所謂於答  
是也何有也以季路之果敢子貢之通達  
冉有之才藝則其於從政亦恢恢然有餘  
地矣夫柔懦不斷非所謂果闇滯不通非  
所謂達乖刺不才非所謂藝若是而使之  
從政則事不舉而人受其敝矣且以季康  
子猶知求可使從政之士而問之孔子是  
將知其可使從政而後與之從政也豈大

官大邑而肯使之學製乎昔者子皮相鄭  
欲使尹何為邑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  
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  
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  
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  
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使學者製焉其  
為美錦不亦多乎夫三子者孔子目之以  
果以達以藝是可以從政之才也夫然後  
可使從政然當是時仲由固已嘗為季氏  
之宰矣而謀墮三都以彊公室宜非季康

子之所知也其後季康子卒以冉求為宰  
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將師以與齊戰  
於郎而克之而季康子於是思孔子而欲  
召之也至於子貢一出存魯彊晉而霸越  
凡此豈非果達藝之明効歟然果則勇於  
敵而有不得其死之理達與藝則必疏通  
警言敏之人也故子路卒死蒯瞶之難於衛  
而子貢以談說遊四方而有貨殖之累冉  
求以順其君之欲為務而為季氏聚斂之  
臣故伏節死義犯顏逆耳之事常在於愚

蘧朴魯之人而詎悅嗜利之徒常出於疏  
通警敏之士於斯略可見焉

孟子卷第一

講義第五授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  
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民飢而死也

臣觀孟子告梁惠王以王道之始與夫制  
民之產之意所謂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之  
類是也而又及於為政以殺人者如狗彘  
食人食之類是也於是其言有槩於王心  
者此梁惠王所以有願安承教之言也夫  
刃之與政其殺人無以異猶挺之與刃也  
然臣以謂政之殺人有甚於刃者蓋政之  
所及者廣而其為禍深且久故也此苛政  
之害孔子所以知其甚於猛虎者也庖有  
肥肉廄有肥馬是奪人之食以食馬畜也

因是而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豈非率獸而  
食人乎古者馬不皆食粟而有食粟之馬  
馬故傳稱季文子相魯而家無衣帛之妾  
與食粟之馬也所謂粟者菽麥之類皆是  
也吳越之地菽麥之生者寡比者行軍所  
過州縣皆斂稻穀以食馬二石之穀一石  
之米也斂萬石之穀以食馬則民間無五  
千石之米矣此其所以飢色餓莩常相屬  
於野也夫初以人食食馬畜非有意於使  
民飢而死也而馴致於使民轉而為餓莩



者是始作俑而終必至於用人之類也古  
者用偶人以從葬所謂俑也其後浸以用  
人此黃鳥之詩所為作也禮曰孔子謂為  
塗車者善謂為俑者為不仁蓋為俑者始  
於為殉故也然則製器創物者且不可不  
御如此而況於為政乎其可不御其始而  
思其終也

論語卷第三

講義第十九授

十月二十三日

雍也第六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臣竊以謂以顏子之賢而孔子所以賢之者乃在於簞食瓢飲之間何其細也是不然夫將以觀人之得道淺深與夫志之小大必於此乎觀之則得矣且孔子之門人其賢可以為邦者唯顏子然以一簞之食一瓢之飲屢空於陋巷以人所不堪之憂而方不改其樂則其所養可知矣是其所以為顏子者也能不墮獲於貧賤則能不充詘於富貴能不為貧賤之所移則能不

為富貴之所遙此孔子之所謂儒而孟子  
謂之大丈夫者也夫然後可以任天下之  
重伊尹之耕於有莘也唯其祿之以天下  
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故能起而佐湯  
而成有商之業傳說唯其樂道於版築之  
中也故能起貧賤而佐高宗以成中興之  
功何則其在己者重故不以富貴易其操  
也則其於為國乎何有若其戚戚於貧賤  
者是必汲汲於富貴者也出而仕鮮不為  
懷利患失之夫矣其能以道事君乎故三

代而上其臣之以道自任者不可以爵祿  
寵利拘而可以禮致也三代而下其臣往  
往有自銜自鬻圖利於其君之心故人君  
因以謂非我之爵祿寵利則無所用其才  
而顯其身於是而有驕士之心而待士之禮  
亦薄故樂道固窮豪傑之士亦因是而不  
至是上下胥失也若顏子之樂道忘憂則  
雖簞瓢陋巷而可以終身雖三公之位萬  
鍾之祿而若其固有如是而有以貧富貴  
賤死生動其心者乎此孔子所以深嘉而

屢歎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臣竊以謂孔子之道雖極高明而其所以行已教人者未嘗不道中庸也則雖冉求之才固可勉而致焉而乃自以為力不足而有非不悅子之道之言此孔子所以謂其畫也夫所謂力不足者譬之負百鈞之重行百里之塗而非其力之所能勝者則半途而不能進者有矣是所謂中道而廢

者也何哉力不足故也至於力之所能勝  
行之所能至然而自以為不能則是畫也  
非力不足也畫者非有自進之心直自以  
為不能而已耳豈唯學者為然而為國者  
亦猶是也昔者孟子嘗言之矣且齊宣王  
有千里之國諸侯之位可以保民而王者  
也而宣王不之為之是畫也非力不足者  
也故孟子譬之以謂挾泰山以超北海語  
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孔子所謂力不  
足者也為長者折支語人曰我不能是不

為也非不能也是孔子之所謂盡也今欲  
於暮月之間一天下返舊都致太平興禮  
樂是則力不足矣是挾泰山以超北海之  
類也今欲勤聽斷明政刑節財用御舉措  
修軍政紓民力進賢能以馴致中興之功  
此則可為之事也苟不為焉是則盡也是  
為長者折枝而自以為不能之類也

孟子卷第一

講義第七授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

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臣聞禮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焦焦此言其容止之不同也傳曰德敬應和曰穆然則施之容止則所謂穆穆者有欽而和之貌焉夫所謂望之



不似人君者言梁襄王無人君之威儀非  
所謂穆穆皇皇之容者也就之而不見所  
畏焉者蓋遠而望之既不得其所以為人  
君之威儀矣則又就之而亦不見其所可  
畏之威儀非所謂儼然人望而畏之者也  
子夏之言君子也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史稱堯曰望之如雲就之如日蓋古者觀  
人之威儀容止類以遠近言之如此觀孟  
子言人心之去就為國之存亡以一言判  
之曰仁與不仁而已矣當是時諸侯日以

干戈相侵伐無非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此亦不仁之甚  
矣雖謂之嗜殺人可也夫諸侯皆好殺人  
而一國獨不好殺人則民之喜而戴之何  
啻旱乾苗槁之時而得霖雨也豈唯吾國  
之人喜而戴之而天下之人亦莫不與之  
矣此所以能一天下也何哉仁而已矣今夫  
仁心仁聞未達於天下而又仁政未之行  
焉而欲天下莫不與之難矣天下不與之  
且不可而况有胥怨之心乎如此而求其

愛之如父母好之如椒蘭致死力以衛其上益難矣然則一天下者將何以哉亦有仁而已矣

論語卷第三

講義第二十一授

二月二十一日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臣謹按春秋哀公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左氏傳曰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

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夫策馬曰馬不  
進也所謂師入齊軍者冉有之師也反者  
孟之側之字也當是時冉有用矛於齊師  
故能入其軍孔子義之右師雖奔齊人逐  
之然不以敗聞者孟之反為之殿故也然  
齊人終以敗獲則孟之反之功亦大矣乃  
欲晦其迹而不伐其功如此然則後世之  
臣無其功而掠其美以欺天下之人者聞  
孟之反之風亦可少愧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

臣聞所謂佞者說者以謂有口才或曰才也如子路有文過之言而孔子以謂是故惡夫佞者或謂雍也仁而不佞而孔子謂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然則佞者亦敏給之才之稱耳後世以為諂諛之類非也衛之大祝曰鮫其字子魚定公四年三月諸侯會于召陵衛子行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衛侯以子魚行至會將長蔡侯

子魚為萇洪言尚德不尚年與夫管蔡之事乃長衛侯於盟觀此則鮑之敏給之才可見矣宋朝宋之公子美而淫衛靈公夫人南子通焉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大子蒯瞶羞之欲殺南子不克而奔於宋然孔子何以言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耶臣竊以謂蓋孔子為衛靈公而發也孔子在衛久是必於斯時也有激而云尔且衛蒯瞶之出奔定公十四年也已而孔子去魯曾司

寇而適衛居十月而去衛過蒲月餘而復  
反又居月餘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官  
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孔子醜之  
而去衛過曹是歲定公十五年也夫以衛  
靈公之無道如此然而不喪者以其所任  
之臣各當其才如祝鮀輩故能免於斯世  
也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  
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  
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且  
祝鮀之才見於召陵使諸侯不能弱其君

而有以亢其國豈直治宗廟之功哉此夫  
子所以言衛靈公能免於斯世者以有祝  
鮫之才而用之不然徒有宋朝之醜而無  
衆才之任則其喪也久矣詩曰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言人君莫強於用人也一祝  
鮫猶能使衛靈公免其身而不喪况得賢  
人君子而用之乎

孟子卷第一

講義第九授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  
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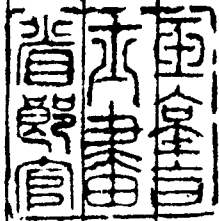


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  
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  
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息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  
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  
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  
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  
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  
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  
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臣竊以謂齊宣王雖非戰國之賢君然其良心固在也故見一牛之將就死地則惻然有不忍之心而捨之夫不忍之心仁之端也推是心而廣之則仁不可勝用矣此孟子所以知齊宣王之可與行王道也國人徒見其以羊易牛是以小易大固以為有愛於其財而不知推之於不忍之心也此孟子言之而齊宣王之所以說也齊宣王之恩能及於禽獸如此而不能推是心以恩加於百姓是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舉

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之  
比也必無是理矣夫以千里之國諸侯之  
位有可爲之勢推不忍之心而行王政以  
成王業此非不可能之事也然不爲焉是  
猶折枝之易而以爲不能非不能也夫人  
主患無求治之志而不患治之不成患無  
可爲之資而不患行之不至故自以爲不  
能者謂之自棄而謂其君不能者謂之賊  
其君者也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九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

信安程

俱

墓銘一

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致仕太原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正  
議大夫王公墓誌銘

宣和六年夏寶文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提舉亳州明  
道宮太原侯以病告老詔遷中大夫以舊職致仕七  
月四日公疾不起鎮江府以聞詔贈正議大夫下二  
漸轉運司助襄事越十一月十日葬公于丹徒縣長



樂鄉馬鞍山之原合諸碩人滕氏之寔禮也明年其  
孤縱以狀請銘於俱俱以公名德之重侍從之老當  
得道藝齒齒相先後者銘辭不稱縱沮且言惟公先  
公所器重知先公之志業又詳否則無以慰九原俱  
於是不能辭公諱渙之字彥舟姓王氏衢州常山人  
曾大父敏曾祖母璩氏大父言高郵軍判官贈光祿  
大夫祖母徐氏贈長安郡太君父介以直氣謹言聞  
天下官至尚書祠部郎中祕閣校理贈少師母蔣氏  
贈越國太夫人公以元豐二年舉登進士甲科有  
司疑年未及銓格公即日出都已而有旨特除武勝

軍節度推官是時太學生上書論太學教養無術三  
舍取士不實興大獄於是新法度更置師儒親自上  
選首除敦厚通經術者數人充內外學官以公為杭  
州州學教授元豐八年遷宣義郎知潁州潁上縣事  
改越州教授再移杭州教授元祐三年以太學博士  
召遷宣德郎七年校對祕書省黃本書籍遷奉議郎  
武騎尉九年丁越國夫人憂服除朝廷且用之公力  
請外通判衛州紹聖五年續編兩朝魯衛信錄置局  
樞密院延英豪以待用公首被其選元符三年遷承  
議郎雲騎尉聖上登極大臣交薦召對時方以日食

正陽之月下詔求直言公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  
言非難察而用之難求而不能聽聽而不能用非所  
謂應天以實者也堯舜設敢諫之鼓三王立誹謗之  
木自公卿大夫至百工商賈咸得因事獻言是無時  
不求無言不聽無聽而不用也由漢而下正風寢微  
言路堙塞然每有天變輒下直言之詔其畏天愛人  
如此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為訕上以  
阿諛諂佞為尊君以論議趣時為國是以可否相濟  
為邪說其於大臣權要則觀望附會相成以默志士  
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懷女媯倖肆



為說請可駭之論以為偷合苟容之計此尤不可不  
察者也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  
無今昔唯當為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如此則人心  
說治道正天心得矣上延納久之且命以諫官御史  
公固辭曰臣以執政大臣薦而任諫官御史恐無以  
示公乃命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充國史院編修官以  
需恩遷朝奉郎賜五品服尋兼哲宗實錄檢討官修  
元符勅令叅詳官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建中靖國元  
年遷起居舍人一日賜對上面諭以詞臣之選難其  
稱今大禮甫近正湏得人卿可當其任者公頓首辭

即日召試除中書舍人充實錄修撰賜三品服晨趨  
省省吏送詞頭自尚書中執法與外召還者凡三十  
三制當直者已書曆輒以病告公不辭蓋屬辭如流  
無難色崇寧元年遷給事中加飛騎尉封丹陽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尋遷尚書吏部侍郎明年以寶文  
閣待制知廣州道前職知舒州時淮右飢流徙猥至  
公命附城芟舍以次振廩之所活幾萬人三年初立  
黨籍罷提舉南京鴻慶宮是年秋上以公與同時數  
公姓名付三省尋以公知福州道移廣州廣南東路  
經略安撫崇寧四年遷朝散郎加驍騎尉就復集賢

殿修撰五年復顯謨閣待制廣為嶺南都會番夷雜處吏事繁猥公政理詳明恬若無事有番豪殺其奴舶司援舊例送番長杖笞公不可送有司論如法自是諸番知畏戢海舶以祖宗舊數為之制給官印以驗實乃得行棹楫不應法皆沒入分配巡捕官姦盜無所容在政三年一路之廣周環萬里歲豐豆人和盜賊衰熄大觀元年召赴闕且以為吏部侍郎論者言公與陳瓘龔夬張庭堅厚善元符末有害初政者黜知洪州論者不已移知滁州至滁未踰時起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遷朝請郎仍加騎都尉進封開

國子加食邑二百戶前此徭賦間出病居人公命謹  
斥候嚴紀律諭以利害各毋侵擾邊境以寧崇寧二  
年遷朝奉大夫移知杭州兼兩浙西路馬步軍總管  
時新建帥府修城壁完守具事集而人不知居一年  
差提舉洞霄宮公罷部使者行府事亟榜賓次曰造  
作局官雖故阜史然官有品承前不接坐非是自今  
接見如賓禮凡公所施置多見廢格公無愠言久之  
起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充京西北路安撫  
使道移知揚州充淮南東路馬步軍總管四年召赴  
闕以給事中兼實錄修撰同修國史編修神宗實訓

遷吏部侍郎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  
戶遷朝散大夫政和元年以顯謨閣待制出知壽州  
言者以故相商英黨不宜守郡削職提舉舒州萬壽  
宮五年復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遷朝請大  
夫六年起知滁州七年遷朝議大夫進封太原郡開  
國侯加食邑四百戶重和元年移知潭州兼荆湖南  
路安撫使居數月移中山府路安撫使兼知定武軍  
過關上賜對勞問時公未疾雖平進趨猶小異留賜  
御府藥且面授湯劑之宜遷寶文閣直學士以寵行  
公至中山一以鎮靜為務明年朝廷方議北伐差提

舉亳州明道宮三年遷中奉大夫加食邑三百戶食  
實封一百戶公之卒享年六十有五子二人曰樞朝  
奉郎新差河北路轉運司管句文字曰楹承務郎孫  
一人曰光遠登仕郎女四人早卒公天性端厚自為  
兒時不妄戲笑見者不敢慢期以遠器年十五居少  
師喪哀毀骨立未冠一旦以諸生奉大對褒然文采  
動一時多士無出其右者然公方泊然無仕進意教  
授州學子六年書博士考五時人莫測也嘗從容語人  
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  
以不遇處之無事矣紹聖間公免喪還朝見宰執政

事堂即請外既得通判衛州曾丞相布時知樞密院  
聞公賢而未識也亟使人召公公辭以事即日行未  
幾曾公辟置修書局一面益加重公論事正平不為  
峻厲不可奪之言而其從容諷議卒歸於正人亦莫  
能奪也及進從班公望益孚其風度器業人以宰輔  
期之而上實器遇公後雖流落藩郡見貌類公者上  
曰是似王某蓋念之不衰及召自湖南顧昧甚渥使  
公不病必且留留必用公之志或有見焉公更六鎮  
二郡皆以清淨不察察為治在後省其命詞書讀不  
視時為出納重輕也在銓部舉大綱而已惟公簡而

和靜而敏端亮而有容觀其雍容醞藉進趨語默知其為德人也平居寡言出言成文必詣理而中會及論古今治道亶亶而不煩見公者勢利俚俗之言不能出口俱常以謂公有叔度之宏雅而無東漢之沽激有獻之之風流而又無晉人之狂放識者以謂知言昔周公作立政亟稱克用常人箕子陳洪範以無作好惡偏黨反側為王道公初以小官見上其言明白深純有合乎大中正直之道者蓋自燕間所稱更世之故以至艾者而志未嘗不一於斯也若公可謂有常德者非耶使公進不當杭隍變更之時留侍帝



前日以所學備顧問朝夕獻納契上心適幾務福被  
天下豈少哉不然天下治安使公端委廟堂經體論  
道俾百僚各得其職循理守成以阜康元元且必為  
名宰相公有文集三十卷而公初賜對所以告上之  
言俱獨盡載而又論之詳焉亦以見公之志爾銘曰  
惟皇建極福茲黎元無反無側無陂無偏無作好惡  
其為如天公初召見揚于帝前美哉洋洋大臣之言  
政無故新惟是之從人無異同惟正之庸由初入朝  
獻納諷議壯老行藏一志于是公在朝廷將美贊猷  
不亢不隨惟德之休出臨一邦爰制閫外綏之拊之

不約而治有匪君子性與道侔何以求公盍視其流  
如彼麟鳳來下來游不鷲不馳莫與之儔公言不亡  
公志莫施尚考公德視此銘詩

朝散郎直秘閣贈徽猷閣待制蔣公墓

誌銘

公諱掣字子有姓蔣氏常州宜興人漢太尉浚適侯  
橫者有子九人其季曰默曰澄封維岱山亭鄉侯始  
家宜興公則山亭侯之後也曾祖諱九臯累贈太傅  
祖諱堂尚書禮部侍郎為時名臣國史有傳累贈少  
師考諱長源莊重博雅不以勢利累心官至朝奉大

夫以公升朝累贈至中奉大夫自侍郎始居吳故今  
為吳郡人公幼嗜學不妄交弱冠以大夫遺表恩授  
太廟齋郎調潤州金壇簿遷開封府陳留丞未赴丁  
祖母仁壽縣太君陳氏憂服除為秀州崇德令連官  
部使者才之政和二年太師魯公自錢塘召還復當  
國即以公權提轄陝西坑冶催促鑄錢事選人將使  
指前未有此時薦者已及格改宣德郎以行公下車  
條析所應廢置言上皆見施行居無幾坑冶鼓鑄之  
利不貲及代去計所鑄息無慮數百萬緡凡所采金  
銀丹砂汞鉛銅鐵稱是寶貨入中都相屬於是朝廷

嘉其能詔遷通直郎又以復十監五院施置就緒遷  
奉議郎錫朱衣銀魚又以歲課遷承議郎六年權發  
遣提舉兩浙路常平事入對便殿敷奏詳明皆合上  
旨上命以懲按姦吏惠康小人之意公至所治宣恩  
舉職一路安之是年冬除代赴闕未行詔復留時無  
錫承有依勢為姦利者贓主鉅萬然方以最聞公按  
捕承承急道亡或止公曰是有挾帑可敗且反為所  
中今承亡因未殺無窮治亦足以立威矣公不聽曰  
吾受命云何吾知懲姦明法而已不知其他承遇赦  
獲免猶坐廢年移承興軍路未行詔授直秘閣權兩

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提舉木路神霄玉清萬壽宮  
累遷朝散郎二浙戶繁率隱丁口避更賦丁簿不得  
實前使者鈎括釐正追償所失丁錢別儲為羨餘遠  
或至數十年編戶氓鮮獲免者錮繫相屬至或破產  
失業公至具奏二浙比歲不登今所追欠遠不勝治  
又多貧下戶急之必且逃徙願一切蠲之而名籍丁  
錢斷自今始已追錢歸之有司充歲用奏聞報可吳  
人德之東南歲歉御筆下諸路許留上供米四十萬  
石賑飢人公奉詔唯謹而廉訪使者提點刑獄司合  
奏公賑濟文具無撫綏意詔降三官停廢然猶以為

疑更詔廉訪提刑司事實即以今詔從事二司徑檄  
公罷已而詔降兩官留任公力自辯繼降御筆還所  
降官五月中貴人使二浙就賜金帶先是漕輸中都  
數不時足請以故歲所欠附春運既得請矣發運司  
方以逋滯劾詔免所居官身落職與筦庫已而御筆  
復以公直秘閣管句亳州明道宮格前詔不行累遷  
朝奉大夫故事謫宮觀遇恩母得任子是歲冬祀詔  
特聽任于宣和四年起知明州公裁決撫循事得其  
理居數月以疾卒於明州州治之正寢臨終神色不  
變易衣坐命諸子操紙筆付後事畫字紙尾訖悉遣

家人輩出戶獨與母訣三子環泣即就枕瞑目而逝  
實是年六月甲辰享年四十有九母夫人李氏累封  
太令人樂豈壽康然再世子不終養而孫是託何耶  
公娶朝散郎秘閣校理同郡梅公灝之女柔順而有  
常自在室至于有家長於已者畏惕如不勝與儕等  
居未嘗失色政和四年六月壬申卒年三十有七累  
贈安人生三子曰嗣康迪功郎起復秀州儀曹曰嗣  
宗將仕郎曰嗣昌孫男二人曰謨曰諲孫女一人公  
明爽有才氣少治易通大義薦於有司然載籍無不  
觀尤熟唐事為詩詞婉美及為史事至能斷不為齷

齷小謹性不容物而於故舊特篤于乞借貸門無虛  
時至或見賣撓其治者始聞之怒他日施施復來振  
給館穀之如故終不忍謝絕良士友至不計家有無  
為酒具珍饌陳圖書竒玩劇飲賦詩相娛樂無厭色  
自未仕及為縣令至使者常然也初大夫公指館時  
上有老親孤女滿室食指幾數百公以一命仰微祿  
居數年所當嗣志卒事者無餘責事祖母及母夫人  
極甘旨之奉方是時家實貧甚假貸閱日而不見寒  
飢憔悴態及官稍遂亦不汲汲為生業計故奮由小  
官將使指聲稱日聞交道弥廣以取寵榮蓋其胷次



卓犖才能絕人遠甚公卒之明年詔特贈公徽猷閣  
待制雖聖主簡勞勸功無存亡久新遠適之間而然  
抑以見公之才非唯振耀於一時其規模蘊業所以  
儲榮委祉於身後者又如此其白也如端拜而議如  
交手相授施報之道爲不誣矣其孤將以八月戊申  
合葬公及安人於平江府吳縣至德鄉報恩山之原  
使來請銘余與公游且三十年知公爲詳則叙而爲  
之銘銘曰

姬公子齡蔣封始中微世更國爲氏凌道九支豔以  
繼義興宗維兩侯喬作周詒法粲王右德光流行澤

百立立多賢能迺其理孤師端亮世標軌培基衍慶  
施孫子明州才周質魁偉皇皇節輿光族里發女繩  
惡人所獲嘉言解紛定流徙時非不逢用不旣天高  
聽遐紀瘞瘁追功陟華告其第有嬪維梅柔以惠無  
非無儀謹嘗饋生同甘辛葬同隧銘無溢詞信來禩

宋故朝議大夫新知秀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葉公墓誌銘

宣和七年夏四月詔以朝議大夫葉公唐稽知秀州  
事秀人喜曰是嘗守吳興毗陵以清淨儒雅為治者

也吾人其少瘳乎後兩月公遽以疾卒於其子江陰  
縣之官舍於是秀人聞之失色驚歎以不得賢侯為  
恨也公守吳興時東南師帥大抵強能吏機警通權  
變善伺時緩急驚視法度士其趨利赴功如水就下  
鷲擊而機發也皆志滿意得高車象服勢炎熏灼一  
時而平江大猾方以女奴倖盜權寵日用侵漁刻轢為  
事顯指目禁而急行千里之外當是時唯湖也截然  
居中百姓得安業禽獸草木遂其生者以公為之守  
也公退然如不勝衣言若不能出口其所下教令不  
為詭特悍急之言其聽訟決事無赫赫之譽視高明

惇獨一等然無悻悻崖異之意不曰我能是吾愛吾  
人顧法如是理當然而已故在勢者雖不能擾其治  
亦不能嫉而害之邦人知安其政而不能名其所以  
惠人之迹其在常亦然宜秀人之以不得公為恨也  
公字順孺五代之季高祖始自金陵徙居延平遂為  
延平人曾祖諱仁祖晦迹不仕祖諱昭映贈通奉大  
夫父諱棐躬官至左朝請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妣陳氏封廣平郡夫人君幼敏悟自為兒時從諸兄  
游學於郡聞講易退能記其說衆已竒之弱冠與其  
兄唐懿同登熙寧六年進士第釋褐歸侍不忍去親

側累年不肯調官久之為亳州譙縣主簿守不能以  
勢屈監杭州仁和縣監監遷潁州萬壽縣令詳定省  
曹寺監條貫所刪定官改宣德郎知蘇州吳江縣事  
未赴丁金紫公憂繼丁母廣平夫人憂服除以奉議  
郎知常州晉陵縣事遷承議郎知真定府平山縣事  
元符三年覃恩轉朝奉郎賜五品服差管淮南轉運  
司文字以朝散郎充睦親宅小學教授崇寧三年擢  
提舉利州路學事陞辭稱旨留為太常博士大觀元  
年以朝請郎為尚書都官負外郎左右司歲攷郎官  
治狀公以取聞以朝散大夫為吏部負外郎遷本曹

郎中實掌尚書右選右選文牘紛猥不勝治公苗孺  
髮櫛之要以無弊遷鴻臚少卿政和二年出知湖州  
遷朝請大夫四年移京東路提點刑獄未赴乞便郡  
就差知常州事明年會歲飢流冗充城市公大捐倉  
實不足則勸郡豪之積粟者為糜粥以振廩之於荒  
政如揀焚拯溺蓋所活數千萬人七年春常平使者  
建請濬治平江河港調旁郡夫至數萬並緣為女利  
公力不能抗躬會攷戶籍貲若干為一夫吏不得措  
意役以均一還朝差知隆德府兼提舉澤絳慈遼州  
威勝軍屯駐泊兵馬巡檢公事陞辭建言州郡法司

吏當置選補法使自愛無玩法鬻獄者上嘉納然事  
不果行潞當河北河東之衝兵庶繁夥公政因其俗  
以簡嚴治軍旅以愷悌撫士氓人用悅服中官為廉  
訪使者暴震一路公待之以誠不為浮禮更見欽挹  
九月召為吏部郎中郡人遮道得去遷朝議大夫四  
年郊祀恩賜三品服封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明年請外補得知通州事居無何請宮觀得南京鴻  
慶宮又明年除知秀州事公之卒實六月二十九日  
享年七十三以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一日葬於平江  
府吳縣至德鄉真山之原祔金紫公之域夫人孫氏

同穴夫人故御史中丞覺之女子男四人佻源將仕  
郎皆早卒德監湖州合同茶場俱常州江陰縣主簿  
女三人長女早卒次女適鳳翔府麟游縣令孫術幼  
女未行孫男二人抑將仕郎攜尚幼孫女四人公資  
純固篤孝友不妄笑言外和而內剛官京師非公事  
不至宰執之門所與交不為翁翁熱遇所厚善或相  
對終日泊然歡不足而味有餘居家雖臧獲有違忤  
怒不至詈其為郡縣不為無益教宣事閱訟牒聽兩  
辭必諄復詳盡於治劇若享小鮮為文詞如其行粹  
而不繁集其文為十卷公初葬會天下兵動後三年



其孤始克狀公行實請銘於某我先君子於公同年  
進士也俱常以先契拜公於堂上公知其愚憫加厚  
焉義不得辭則序而為之銘銘曰

天有常度四時不奸人而無常巫醫所歎亟急征利  
以得為賢如彼德人為笑於頑公冠起家至老而傳  
時有險易吾無或遷詩歌宣王能用吉士彼哉儉壬  
難與為治公雖不用出守入鄉視赫赫者誰辱誰榮  
公美則多我用是銘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一

信安程 俱

墓銘二

先妣遷奉墓誌



宣和六年正月葬我先妣太宜人鄧氏于鎮江府丹徒縣五州山之原今資政殿學士吳興郡公葉公夢得銘其墓建炎三年春車駕南渡虜騎荐入淮淪鎮江常宿重兵時危士卒恣睢樵牧不禁存歿罹災及我先塋童山發屋殆為荒區會俱以旱去朝尋抱末疾不能跣定奔赴省視松檟大懼戕夷丘壠以重不

孝之章則要梅氏子彥升遷奉先妣之喪謀葬開化  
紹興五年五月喪歸至程氏之故里七年正月乙酉  
始克葬于雲臺鄉雲門山之原時先考貴溪府君贈  
官至通議大夫先妣贈碩人彥升以右朝散大夫致  
仕自浙西來會葬俱摧痛憤亂第能以遷奉之由與  
襄事之 月日誌於石而納諸幽若夫人之世代家  
範性行始終則有吳興公之銘在男左朝奉大夫充  
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俱泣血謹誌

宋故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富君墓誌銘  
君諱延年字季長富氏世家京洛君之大父司空諱

嚴嘉祐中以秘書監守蘇州秩滿上章告老既得請  
將歸河南吳人爭挽留父老前曰公之惠愛在此邦  
邦人懷思將無窮願毋去我百歲後吳人謹蒸嘗護  
松檟當世世如桐鄉朱仲卿也公平時固已樂吳中  
風物之美因留居不去沒葬吳縣之寶華山子孫遂  
爲吳郡人父諱臨官至朝散郎守池州君池州府君  
之季子也幼穎悟長力學問行修謹篤孝養不妄交  
游鄉里後生往往從之學鄉舉三上不第建炎二年  
禮部特奏名釋褐浙西鹽香使者取以爲江浦鹽官  
察廉遂以爲使屬未幾乞監潭州南嶽廟以歸紹興

六年正月一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五三月十七日其孤與賢直惠葬君寶華山先塋之側夫人龔氏池州府君夫人之姪也令淑有聞後君二年卒五女皆嫁士族君資和厚與人交盡誠無表裏家故貧衣食間有餘則以周族屬之急時具酒食延賓客常以讀書賦詩自娛泊無墮獲之態今資政殿學士衢州使君君之從姪也直惠自吳走千里以君行狀來謀所以著君之美而垂不朽者資政以誘某某惟鄭國忠文公忠節直道豐功偉烈平生仰之如北斗泰山司空之耆德遺愛東南措紳至今能道之而君實其

家令子孫紹聖初某方客吳下嘗過林德祖大雲坊  
遇君從容食頃今四十六年矣德祖善士所與遊亦  
可知其槩矣又某辱資政使君知與之舊銘其可辭  
則叙而爲之銘銘曰

學而敏友則端兮

活不活恬以安兮

老而仕世方艱兮

日崦嵫道阻遭兮

全而歸從厥先兮

承議郎信安江君墓誌銘

政和七年仲嘉甫客京師夏六月余自吳中來即其  
所寓舍及門聞哭聲闔其堂則斬哀者累然號戶側

蓋仲嘉沒十日矣余失聲為一再慟曰天乎為善者  
無所勸矣哭止問其詳曰君之沒以五月壬子親故  
合賻乃克斂且將致君之喪湖州烏程縣道場山之  
趾卜以明年正月丙午穿曾孺人之墓而合葬焉烏  
呼仲嘉甫之賢躋人善士皆知之余不佞知之特詳  
不銘無以寫吾悲君諱襄字仲嘉甫信安江氏也故  
朝散郎諱汝明以信厚廉平聞者君之考也以君與  
其兄通朝籍贈朝散大夫仲嘉孝友剛簡人也自為  
兒嶷嶷不與群兒比長則濩落有大志未冠入太學  
群居商論古今不為苟且常屈其座人角其文屢出



諸生上在太學八九年乃登進士第足未嘗一歷闕  
闡挾斜間蓋持身如處子曰毋貽親憂既登第樞密  
曾魯公妻以女禮錢三十萬辭不受調壽州司戶叅  
軍丁外艱終喪來京師徑調餘杭尉去上官爭薦之  
君辭焉曰資格當爲縣令耳餘無所用毋妨寒俊之  
欲得者方是時曾魯公在相位君爲一尉山谷間樂  
職瘞事若將終身者及魯公去位遷衡陽諸子捕逮  
下詔獄君自姑熟致其家南徐又調護其家至事定  
乃去爲常州宜興丞君固不求聞知歲盡且代去會  
一二使者郡守有好善不爲勢奪者留君踰冬皆薦

之遷宣德郎知舒州太湖縣丞辟知越州餘姚縣事  
邑人宜之丁內艱終喪赴吏部調湖州司兵曹事遷  
奉議郎代還相府稍知其賢入國門政事堂傳召未  
獲見而君病矣仲嘉少年有時名薄不自有要以篤  
學力行自爲流落不試而故人同學生往往登顯仕  
君絕不自通中都貴公有聞君賢者力能振之然竟  
以不識面爲解間調官至京師掩關終日時時出從  
道人處士游蓋仕州縣踰二十年益老益窮而志益  
堅其特立自重有絕人者其官餘杭宜興時母宋夫  
人德興君在養二兄一弟更往來官下聚口常數十

同有無均啖薄小大意滿如享大牢之奉閨門之內  
雍雍如也妻曾氏亦賢余嘗誌其墓觀曾氏之誌則  
仲嘉孝友之槩刑于室家者可考而知君儀觀甚偉  
踈須眉目光炯然山林魁壘人也其於讀書精甚不  
爲涉獵者少所過目終身不忘於爲吏寬而不擾理  
有所在未嘗爲苟隨在餘杭遇方外士授養生說其  
要以虛一爲主君性旣靜重又於世所并競無一豪  
顧計心得其說力行之接親賓治公事退則焚香宴  
坐超然一室間出而應務視逆順之境得失之數與  
夫俯仰趨揖之間無所繫情不知者以爲簡也未嘗

問生事商貨財間爲僮役欺或以告則笑曰服冕而  
乘軒者或不能飾簋蓋此曹何誅與人交誠至言盡  
非其儕雖犯之不校其於世大抵脩然也顧嘗學書  
獨傳楷法以謂自鍾王虞褚以來皆傳一法以法求  
之若合符節非取其形似也譬之正法眼藏不以語  
言相似唯傳一法云篆隸皆入能品其爲詩文磊落  
有遠韻然未嘗倡也集其藁爲五卷烏呼仲嘉天畀  
之質如此其修身立命所以輔其才者又如此其志  
用豈小哉然年不過四十九官不過承議郎卒窮阨  
以死是孰使之然哉雖然世所謂壽且達者其果然

耶若仲嘉其於道則達矣仲嘉無子以從兄之子琛  
爲後二女長嫁登仕郎沈敬幼在室銘曰

物不相物莫尊匪生愛其一支晉楚爲輕惟萬斛舟  
不行沮如輓牛曠風千里一驚載沉載浮以我重故  
未見剛者惟物之遷譬彼一壺霍如轉丸傳以鈞石  
不沉則顛惟仲嘉甫高視物表宴居超然玉峙川浩  
惟其尊生則可用世任重道遠蓋亦優爲豈其若人  
利以喪義世不我偶我則何求優哉悠哉惟德之休  
吳谿之濱有窆其臺彼獨立者其可云哉

儒林郎睦州建德縣丞程君墓誌銘

君諱天秩字秩宗姓程氏衢州開化人開化之程自都官府君以學行奮迺始大其門而芘其宗然位不續德莫克大施唯其治行于官行尊於鄉惟德惟義刑于有家是生六于是訓是似英特循雅各濟其美君則都官之季子也幼以任爲太廟郎穎悟秀發見者屬目甫冠調杭州新城尉縣老吏不敢弄以事嘗部盜詣府時盜竇狗鼠偷府君擿其具獄謂當強盜君論其不然者府君一時名人氣辯甚偉至變色折君君不爲動益理前語丁內艱服除爲撫州司理叅軍治獄審盡平反者衆用其餘力又爲一府所賴江

西飢縣官捐倉實以食流氓所在常失料理往往老  
稚相蹂躪至日暮不得粒米去而狡胥惡少相狙錮  
其利州以委君君纖悉條理逆窒其弊濟以勤察惠  
用均一蓋所活數萬人使者下其目一路交口譽之  
遷婺州武義令縣故繁委難治君至累月遂終日庭  
無人會崇寧新舉庶政大抵推輪積微倚鄉縣爲根  
柢亡狀吏非駑不及事則顛擾失法意君旣爲邑人  
信愛一發言皆奔走從事事用前集初不以威督也  
其大要出言以誠使明見利害處又爲規畫不使有  
意外之費難及之約要以使人無弊爲本邑人安樂

之皆曰君愛我君常以謂賦役不均則貧氓益困其  
害雖緩實深然戶計槩治則下必大擾於是困人之  
愬產竭而稅在與輸割之不當實者輒窮根索脈毫  
析縷解至於均而上里胥不得一措意居四年其所  
釐正殆無遺以是去而人思之不忘舉睦州建德縣  
丞建德難治又出武義上時闕令彌年君能益明發  
運使故嘗使二浙道武義見其縣治斬斬無一不當  
理法者既出使從事廉君政實田野譽之如一國異  
之方辟以爲屬檄到君斂三日矣君之以疾不起實  
大觀二年四月某甲子享年四十有五君問學甚優



屢試不得志益讀書平居馳論數千載間如指諸掌  
中間官江西與佛者游超然有自得者然出與事接  
乃明辨如此蓋未可以世才吏論也其孤偉既卜葬  
開化雲臺鄉吳村之原將以三年某月甲子襄事舉  
君夫人鄭氏之柩祔焉先期以書抵某曰先君不幸  
阨於無媒才不用世以沒其所已試雖小足以明大  
凡知先君治行實詳又先君愛重莫如吾兄葬當有  
銘謹以告某飲泣失聲則伏而思曰昔者朱司農桐  
鄉一畝夫卓太傅密令耳皆以循良吏顯名一時垂  
後世不以公卿故傳也士顧所立如何任小大烏足

論哉季父才能甚高內行修謹又飾以問學不慊良  
更稱賢卿大夫故有知其然者顧勢未便不果進其  
身使發其所有而君數適窮且君子樂進善生不克  
振之死豈不能顯之後世耶則幽堂之銘固可以請  
然寔窆既有期使一往返輒數百千里懼不及事無  
以識諸幽則職某之故又偉之語某者甚哀其敢辭  
不能如其墓上之表則以俟所謂賢卿大夫之知吾  
季父者焉故於茲不敢略偉舉進士二女嫁江陰杜  
居仁鄱陽黃忬都官府君諱迪以尚書都官郎中致  
仕凡三娶俱之先考貴谿府君與季父皆天水縣君

出也若族氏世伐則有先都官之銘在亶叙其治行而系以銘銘曰

士貴於學擊其有施豈其誦傳而用莫知有敏建德何施弗宜其持不亢其同不濫有彼君子智盡心勞惟才之求才或不遭才之不遭肉食者謀年止於斯其孰之尤人者惟人其致則天尚載嘉實銘之九原

宋故德興縣君宋氏墓誌銘

爲王侍郎  
彥舟作

夫人宋氏鄭州管城人故吏部尚書贈太尉謚文安公諱白之曾孫奉寧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諱良臣之孫尚書比部員外郎諱保孫之女也

母宗德君呂氏早喪夫人哀慕如成人及長端嫺通  
敏事至迎解奉繼母建昌君趙氏得禮之宜比部每  
竒之擇所從年十八以歸信安江氏爲尚書職方貢  
外郎諱楫之家婦故朝散郎諱汝明之妻宋氏世望  
族内外姻大抵將相通顯家夫人少長貴富聞而江  
氏世儒被服寒素土着山谷中聚食數千指夫人無  
毫髮驕氣承上撫下盡得其驩心至烹飪蠶桑若素  
習者諸子勝衣則口授以孝經論語群兒教戲處輒  
屏不使近望衆中衣服端潔詞貌循衍者則知其爲  
德興兒也自朝散君喪事其姑壽安君周夫人益謹

周夫人治家嚴整鮮可其意者獨以夫人爲能飲饌藥劑不經手不以進至屬纊猶咨其勤孝云既就養諸子處門內事明白簡直朝夕坐堂上子婦從侍孫息走前怡怡如也僮使訢訢如也大觀四年閏月四日以疾卒於其家享年六十七夫人常曰吾自念平生無貪嗔戕暴一可悔事期於死生之際如覺寐者既疾屏葷味彌月少間起居如平時一日夙興復就寢若將寐者候之形神離矣將斂飾無珠玉篋無新衣其於樂施予尚純素又過人遠甚蓋爲江氏婦垂五十年見其夫以進士決科繇州縣吏至二千石身

被命書爲德興君諸子皆好學有立又相繼登第與鄉舉族人欽慕之卒之日來會哭皆盡哀夫人生五男六女曰裒宣德郎勾當在京都茶庫曰裒宣德郎知越州餘姚縣事曰表曰表曰表曰表舉進士表幼卒女長適朝散大夫知蔡州軍州事陸偕次已嫁而歸皆前卒次適從事郎知潭州湘潭縣事王居仁次適宣德郎知睦州建德縣丞毛寬次適宣德郎知泗州臨淮縣事程俱其幼在室孫男四人女二人其孤將以明年正月乙酉葬夫人於常山縣定陽鄉菱湖之原前期以其族人狀來請銘余惟朝散君居鄉爲篤

行君子任爲清白吏繫必有內助故能遂其志焉嘗聞鄉人云然考狀益信乃爲之銘銘曰

女子之正惟輔惟從其覆則仁其承則恭有如德興能婦能母不汰不嬉績我桑杼卒相夫子旣遂旣成生靡忤行沒有榮名內德則懋不顯其儀我銘昭之彤史之資

朝議大夫郭公宜人周氏墓誌銘

故朝奉大夫贈朝議大夫海鹽郭公元祐中嘗通守信安郡余故信安人時雖童稚而鄉里善士徃徃能道郭公履行蓋愛人勤職信厚人也而以清特聞余

固疑其家必有輔佐之賢而後公得行其志後二十

餘年公子三益

名御

求以承議郎令武進而余官毗陵

市相與遊善也間從武進語輒問太夫人起居蓋日

誦佛書常數十百過大聲疾步未始聞于外朝議中

年過義興樂其佳山水家焉義興故多姻舊武進乃

比縣

名御

求爲人剛介自信人固莫敢以事請顧嘗有

祈太夫人者夫人輒曰吾婦人不當知門外事後數

日其人復來理前語夫人則謝曰老人善忘不記所

言矣終不爲關說而猶常戒屬其子曰縣治近鄉閭

當以絕請託爲先務余時聞之益知朝議之賢夫人



蓋有助而武進能成其質者繫夫人之賢政和三年  
武進奉夫人朝京師得御史臺檢法官越九月甲子  
以疾終明年御求以大理朱承袞之狀來請銘將以  
十一月乙酉葬于宜興縣君山鄉橫澗之西祔朝議  
公之域余義不得辭謹按夫人姓周氏初朝議未仕  
方苦學尚行而夫人之父周君隱居讀書慕蜀莊之  
爲人無子獨生夫人愛之甚語人曰吾邑固有賢如  
郭子者乎以夫人歸之時舅姑在堂夫人執婦禮躬  
勤約一循郭氏法度及治平中朝議登進士第宦遊  
四方夫人佐佑清御名惟謹朝議之兄早世室有女子

夫人撫逮加已女一等縫紉緝案以時嫁遣之朝議

休有餘則以調內外親夫人無吝色朝議不祿

御名求

周旋州縣事有所未便輒稟而後行未嘗有悔

御名求

為常熟丞常平使者調蘇常湖秀四州之人濬治青

龍江分地程役而常熟丞所部前期告辦使者留丞

俾常熟人徼役以助他邑不如期者丞重留吾人即

引所部歸使者怒檄追甚急

御名求

以為戚夫人曰青

龍之役連數郡其分地程役賦廩食宜皆已上聞今

我工前辦何名復役之使者儻再思行悔矣雖然汝

不可無會第無以所部從也

御名求

如教已而使檄止

勿來其明識可記者如此可不謂賢母哉疾革其子  
婦環泣不能仰視夫人曰自吾與乃翁訣歲且一紀  
而吾獨未亡今年七十四豈不壽耶吾何憾猶誦佛  
經以沒三子長則三益也才高有器識大臣屢薦未  
果用次三達通仕郎明州士曹掾三雅皆爲善士五  
女鄉貢進士吳洵武劉繪陳植尚書吏部侍郎霍端  
友上舍陸友端其壻也劉氏女前卒孫男七人知古  
知微知彰知柔知訓知十孫女六人曾孫女一人夫  
人以元祐七年明堂恩封金鄉縣君大觀四年郊祀  
恩封長壽縣太君新制行改號宜人朝議諱環周君

諱順之銘曰

女正乎內古難其人俗敝而流壺弊莫振憤憤不理  
則疑於賢維明克淑賢則可言敏察辯利維世之能  
匪哲之難維淑斯明猗嗟夫人柔嘉維則俯仰成承  
輔以明識我歌鵲巢至于采蘋德如鴉鳩法度是循  
銘茲不刊維古其倫

宋奉議郎孺人曾氏墓誌銘

信安江氏有賢婦曰曾氏字季儀建昌南豐人故相  
魯公布之第五女也幼靜重寡言不好戲劇等輩或  
以爲癡唯適母瀛國魏夫人曰是兒性行不群它日

當為賢婦尔曹不及也愛之甚於已出瀛國歲時朝  
謁三宮必以夫人從進止詳敏見者稱之紹聖初信  
安人江褒仲嘉有聲太學中登進士第魯公遂以夫  
人歸之年始十六昔舅姑在堂夫人入門稚弱如不  
勝衣然婦禮克備不啻如成人已而仲嘉以父朝散  
君喪歸信安夫人去華腴居山谷其安於苦啖不啻  
如窶人子自祖姑壽安君與群從先後下至媪御憧  
使皆宜之無後言仲嘉翫髀不苟合免喪至京師徑  
調餘杭尉以東時魯公位冠樞府諸塔往往官中都  
夫人不以夫為言亦不以遠宦為嫌也朝散君沒時

有四女子及仲嘉以母夫人德興君就養餘杭二年  
間三妹有歸繫夫人之助仲嘉承宜興兄弟更至官  
下如餘杭時而又諸女弟歸寧去來聚食常數十人  
夫人上則徯志先事承德興君之養下則遇娣姒諸  
姑盡親愛之懽未嘗有幾微煩厭心見於言色顧常  
以謂骨肉之隙生於小物下人屬其婢使必切切以  
是為戒是時仲嘉俸入租錢盡於日費獨不取貲於  
田園留以為兄弟奉而夫人未嘗商有無計彼我也  
仲嘉伯兄罷永康丞携挈京師困於久客田園之奉  
又不給仲嘉謀所資夫人顧室中有器皿奩具尚餘

幾所舉以進曰以此致京師無吝色其力於為善疏財睦宗皆若此也夫人生二女未嫁政和三年仲嘉為湖州司兵到官之三月實六月某甲子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三十五越七月某甲子殯于城北至六年仲嘉當代去顧而嘆曰體魄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延州來之言是已葬何必故鄉則卜地于烏程縣道場山之原又卜以七月某甲子葬吉求銘於里人程某某授室於仲嘉氏目夫人之賢行實詳今又得其常言遺事於仲嘉則又與所聞合此而不銘何以文為夫婦人之行不出於閨房寗與之間飲食衣

服之事其迹甚微而其賢不肖則家道或以盛衰士  
行或以成毀此無它其迹微則其積著也繇簞食豆  
羹見於色而移於事則可使親戚離無爭求媚妬之  
端而充其類則父子兄弟夫婦長幼可使得其道而  
天下平其初皆若甚微而善惡吉凶之致乃如此豈  
不遠哉夫人之懿其所可記者不過如彼然使其夫  
遂美志其身享令名其家樂愷而無惡則雖古列女  
猶且願之故余銘之無愧焉銘曰

義不勝利克不勝私於厚則嚴在智斯迷有一于此  
士或病之何物女子而古其心不溢吾言以為世箴



嘉興周君墓誌銘

代江仲  
嘉作

烏程丞綱以父喪去職郡從事與其僚咸會弔又旬  
一再至其舍問所須則相與謀曰吾聞丞家固貧爲  
吏之日淺祿無餘貲恐不能歸葬其鄉儻遂客吳興  
且圖葬同官力能濟其事必相與留其行丞號隕又  
乃能言曰迺者侍親庭養官下先人始至吳興四顧  
佳山水意頗樂之今諸公爲綱計如此庶其有協則  
又慟已乃從葬師走郊遂得地烏程縣永新鄉菁村  
之原卜以九月丙午葬食墨於是請於余曰先人晦  
迹無所見於世今不肖綱罪釁不天日與死迫恐遂

無以顯其親今且葬僮得士君子銘之宜不朽敢以  
是託余辭不獲丞以狀來其凡曰君姓周氏諱抃字  
熙父秀州嘉興人曾祖晏然祖仁惠父從之皆不仕  
君少謹飭重然諾善與人交遇親䟽長幼下至僕屬  
一以信絕口不及人之非短鞭朴未嘗用於家中年  
口益眾生理不支君不以爲子孫憂方縱之學且戒  
之曰汝曹能從賢師友力問學使鄉里稱良士吾之  
志也若外物得失則有命吾無容心焉已而綱以行  
藝貢辟雖遂登止舍第閭巷以爲禁而君不色喜疾  
病家人泣請治命君笑且麾之去曰物之去來數耳

又何怛焉吾不復言矣蓋反席奄然而歿實政和六年五月壬子享年七十一君娶同郡沈氏生四男曰綱曰綱曰經其一從浮屠法一女嫁里人胡昌孫男二人女三人余聞君嘗學養生於方外士是以行年七十而無顰悴之色起居飲食常如四五十人彼誠不以外物嬰其心使中扁泊然神氣內守則不蘄乎壽而生且養矣其於死生之際如去傳舍適故鄉亦因是已君豈有聞於此乎今夷考其素蓋不侈不欺與物無忤抑天資近道然邪銘曰

雪之瀨卞之趾青鳥協圖龜見喜歸藏永新生樵李

蛟形九區同一寄子而能賢君不死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一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二

信安程 俱

墓銘三

宋故安人戴氏墓誌銘

安人戴氏常州無錫人父通隱居不仕鄉里稱長者  
安人幼穎悟凡縫紉組繡事一見輒能聽誦書默記  
不忘父母竒之時同縣士許公亦以信善稱兩家皆  
為邑人所重時相往來聞安人早慧請昏焉年十七  
而嫁為今東陽郡守許侯德之振叔之配嫁一年而  
振叔登進士第安人年甚少之官處家事雖老於治



家者不過也振叔仕州縣以廉靖為理誼不以口體  
擾人安人視日所應市無餘積然甘貧賓客之共粹  
然未嘗乏事其事舅姑承顏先意久益不懈姑之事  
後姑加謹舅姑宜之曰是可以為人婦矣其友先後  
如兄弟接內外親皆有恩婢使有過面責之已而釋  
然未嘗笞詈也被服簡素誦經日有常課肉食日不  
過十四五嘗聞世有造道自得之說刻意精思頗達  
其趣其為人大抵識明而性厚無溢言無匿怨事至  
了然而濟之以名御云振叔入為尚書郎遷太常少卿  
一年而安人卒初疾病衣衾冠珥皆自區處顧語後

事精爽如平生屬纊之夕遽問振叔以古人所謂安心法者試為我舉本末振叔具言之安人竦然曰得之矣遂不復語黎明氣息奄奄而逝寶宣和元年七月庚申也享年四十有四即以其年十一月壬申葬於無錫縣開化鄉軍山之原安人生二男子畏曰濤次未名一女子年十二先五年卒初封榮德縣君後改封孺人進封安人俱少壯辱交振叔其純白不撓言行若一吾黨推為德人而或以為徐孺子黃叔度之流也其賢蓋如此而安人實克配之安人卒余往弔之振叔無洵涕無失聲而神如傷徐道安人平生

以爲閨門之良友其助已實多振叔在奉常日懷東  
歸至是決請於朝得直顯謨閣守東陽將行以安人  
行狀授余請銘其墓余聞安人賢舊矣又聞其臨絕  
之言如是是益可銘銘曰

心孰爲在莫知其鄉誰其索之知詬皆亡有索何獲  
無在奚安四闢六通而莫控搏婉婉安人閨壺之懿  
琅琅絕音識此大事安人之賢君子之視我用是銘  
昧者之慕

宋故尚書吏部員外郎鄭公安人錢氏墓

誌銘



安人姓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子曰廣陵王元璩為中  
吳軍節度使死葬吳因家焉其孫曰詰為太子左贊  
善大夫贈太常少卿有子曰中孚以集賢殿修撰為  
梓州路計度轉運使贈中散大夫中散之子曰承為  
通州軍事判官安人通州之仲女也年十八歸同鄉  
鄭公絳後仕至尚書吏部員外郎封夫人桃源縣君  
改封安人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吳郡  
里第享年五十九男曰作肅奉議郎前鎮江府府學  
教授曰作乂從政郎光州定城縣令曰知章蚤卒女  
七人亦皆蚤卒孫男曰烈曰勳曰然曰熊曰照曰庶

孫女三人以九月二十七日合葬安人於吏部之墓  
實吳縣長洲鄉龍館山之原前期以狀來求銘曰安  
人幼則秀晤父母早世能自力女功事間則學書誦  
詩歸鄭氏時年尚幼皇姑太宜人吳氏御家嚴安人  
侍起居惟謹無故未嘗去左右太宜人寢疾安人嘗  
藥餌不解衣者半年宗族稱其孝吏部為吏敏明馭  
黠更如來溼持身廉安人主中饋御重日市所應  
入不使有錙銖分寸贏餘家素貧有不給未嘗以為  
言蓋處之裕如也二子長就學安人教督如嚴師吏  
部一意公家事少暇日往往從安人授句讀後作肅

登進士第作人預薦書皆好學自持安人之訓為多  
其治家要以勤儉為本積案為功其所經畫皆中理  
門內事吏部未嘗知亦未嘗問也吏部赴官陝右肯  
貧不能具行裝安人適遇其姊京師持金幣遺之甚  
厚安人不啓封謝其賜而歸之退而曰身受姊之賜  
固何以全吾夫之廉二子歸長吏部為求昏必於安  
人族黨曰庶幾耳孰安人所為以為法後得安人一  
甥一姪昏焉安人戒之曰室家之閱率常生自婦人  
其念母訓謹婦事母以我故怠吏部喪外除二子出  
任安人每以吏部為吏所施設者教之內益整齊其

家小大肅雖無敢慢日誦佛書有常課已則蕭然危  
坐時以古詩授諸孫間閱圖史略知其大旨不幸疾  
且革事皆有治命云是可銘銘曰

婦罔攸遂惟生有從無索而昌則繫其躬欲知其人  
勿視其它盍視其夫其助伊何克成厥家盍視其子  
雖厚於仁而教以義懿實則備允乂而有煒斯銘  
以永不磨

宋故焦山長老普證大師塔銘

為傳國  
華作

師名法成秀州嘉興縣人姓潘氏自為兒時謹重不  
教戲嘗夜行失道有僧異相携置空舍若佛寺者黎

明則資聖禪院也主者驚問狀更歎異之皆曰是子  
當為佛法中人耳十七出家事本覺法真守一禪師  
落髮受具戒已即從一公問安心法叅究累年至忘  
寢食去之四方初抵廬山羅漢英公執侍久之歷東  
林覺照泐潭真淨翠巖新瀉山詰雲蓋本火山齡公  
之室蓋十有九年最後至隨州大洪山時芙蓉道楷  
禪師道譽聞天下師親炙累月根塵迥脫大用現前  
如朗月空了無證取於是命師唱導西堂衲子接迹  
楷公他日歎曰會禪者多悟道者少吾宗不墜是子  
親得矣會芙蓉師住持淨因師從以來助揚佛化如

大洪時大觀元年始從汝州之請傳法香山政和二  
年詔以師住持左街淨因禪院時惜去未幾德範在  
人而師之名稱固已高遠士夫縉素望風信仰由淨  
因住潭州大瀉密印道林廣慧韶州之南華寶林鎮  
江焦山普濟所住皆天下名刹師解裝敷坐無所施  
為而山林增重四衆雲集矣建炎二年二月方退居  
東歸壬寅舟次無錫晚與門人侍者經行河濱顧瞻  
山川從容樂也夙興盥頰易衣而坐如入三昧即示  
滅云實二月二十五日也嗣法弟子韶山長老慧能  
適在平江與比丘信士具威儀迎致平江之能仁寺

郡人瞻禮如市危坐三日膚色瑩澤儼然如生乙巳  
入龕越三月庚寅茶毗於闍門之外送者萬計薪盡  
火滅得五色舍利不可勝數骨色珂雪僧俗爭取頂  
戴供養至不可遏其徒亟奉師靈骨舍利歸焦山之  
南館以是月己酉建塔於石公山之陽師報年五十  
八僧夏四十一嗣法弟子法雲等十有五人受業弟  
子思慎等一百四十八其徒以余宿與師游以銘為  
請義不得辭余嘗論之自菩提達磨初入中土傳無  
所傳唯一心法六承而後代有宗師雲門正真臨濟  
慧照洞山悟本皆出大鑑如師子吼無異音聲如大

虛空豈有封畛而未學道聽妄見立知派別支離堅  
若墨守苟惟深徹源底則亦泯爾相忘矣百年以來  
禪學滋盛雪竇天衣廣雲門之曲慈明黃龍據臨濟  
之關燈燈續然龍象繼出奔走四海輝曜一時洞山  
中微芙蓉楷公最為後出實際履地不立絲毫回彼  
狂瀾徑超空劫至於忍力不動建無畏幢孤風絕人  
又為卓爾而師親承密記常坐道場寂照兼忘去來  
不二可以知其道矣銘曰

惟芙蓉師峯峻壁立超然物初化度無極是普證老  
攝衣從之彼固無示師亦何為如彼枯木千尺無枝



開敷妙華鬱密離竒大洪之顛香山之下淨因鐵牛  
大瀉木馬息駕襄陽在晦彌聞潭人挽之宴坐道林  
捨筏曹谿脫屣海門昔未嘗住今豈非存是孤絕處  
雲濤曉昏潮音海照萬劫猶新

宋故南安軍大庾縣尉贈朝奉大夫南城

鄧公墓表

建昌軍城東出天酒門十里曰十里原衆山回礫水  
由其間起于癸迤于乾委于壬水之南有墓據離山  
癸向者故大庾縣尉鄧公及其母夫人之墓也東行  
五十舉步有墓據巽山乾向者夫人夏氏之墓也初

公以熙寧八年七月五日卒明年卜葬既得離山之  
地矣公母夫人徐氏又卒於是公弟宣義公之純舉  
二柩葬焉徐夫人居左公居右夏氏素孝睦日號泣  
邑邑不自理明年六月又以毀卒不閱月而葬塋中  
無所容故從別卜然其地皆南城縣太平鄉之大原  
也公諱景儁字師厚曾祖諱應贈少傅祖妣蔡氏永  
昌郡夫人祖諱立贈太傅父諱元甫太傅長子也太  
傅蚤世四子皆幼大寧年未三十守志甚苦力撫教  
諸子年稍長伯氏能任生事不以累諸弟縱之學有  
成焉它日仲氏遂以德行文學起家被遇神考哲宗

三八翰林與持政柄是爲太師魏國安惠公惟叔惟  
季或處或出爲高士才大夫公未冠而孤復持產當  
門戶間買書竊讀一旦家人夫其所在求得之山中  
蓋閉門讀書學爲科舉文有緒矣間歸省其親繼往  
益勤廼西游入太學會安惠公知制誥時未有子愛  
公欲以爲子則伯兄之長嫡也不可則任公試將作  
監主簿調南安軍大庾縣尉歸南城迎家將赴官遽  
以疾卒享年三十三方是時二女子甚幼一男子纔  
三歲外家收養之會安惠公自中執法出守臨州廼  
取以來其後嫁長女於邵武黃德裕今爲朝請大夫

直秘閣知利州軍州事次女嫁同郡陳楹男曰紹密  
爲擇師俾學焉壯而仕能以才爲時所知嘗選使吳  
蜀今爲朝請大夫有孫五人矣曰昌宗昌國昌時昌  
世昌朝孫女三人宣和元年紹密被命提舉九路坑  
冶將行泣語其從姑之子信安程某曰紹密罪大父  
母見棄懷抱間零丁契闊祀不絕如綫今獲仕于朝  
贈先人至朝奉大夫先夫人累贈太宜人旣以命書  
之副告于墓矣茲又幸以營蒯之用奉使九路而江  
西適在行部中初以孤童子西來今四十年始得過  
家掃丘墓於紹密幸矣而悲實深然自少長走四方

未知所稅駕苟無以表其墓後數十年使子孫不  
知先祖墓處則紹密之罪益大將于是託其母辭某  
聞之曰大庾伯舅之為人常衡氣拱手抑首恂恂如  
不能言擇地而蹈其出入步趨殆可以尺寸數也大  
寧太夫人賢治家如嚴師安惠公兄弟清御名孝恭成  
於自然大庾兢兢稱其家兒也其卒大寧念之過時  
而哀不哀烏虜公之生俱不及見也然采於所聞跡  
其行已蓋居家為良子弟於鄉里為善人出而仕其  
為廉謹吏必矣不幸蚤死使世無述焉然其為人如  
是亦足以表於世矣故某叙其美而不敢溢其詞焉

庶足以發潛德而信將來亦孝子之志也

宣義郎知常州江陰縣朱君墓誌銘

公諱耜字元益吳郡吳人曾大父諱億內殿崇班閤  
門祇候和邕州贈刑部尚書大父諱公綽光祿卿贈  
特進父諱長文祕書省正字博學篤行以道出處為  
時老儒吳人尊之號樂園先生元益幼以大父任補  
太廟齋郎弱冠赴吏部別試為第一調祿州東陽主  
簿丁父憂終喪為杭州鹽官尉坐蝗蝻生境內免再  
調鄂州江夏尉以捕盜功遷宣義郎丁母夫人夏氏  
憂終喪為太原府司錄不行改知常州江陰縣事秩

滿代還卒京師實政和七年四月四日享年四十三  
元配程氏我先人之仲女淑慧過人秀而不實繼室  
顧氏朝請大夫沂之女婉懿有聞生四男子曰愈懋  
懋其一未名二女子未嫁顧夫人前卒既葬吳縣至  
德鄉南峯山龍池之西矣至是以公之柩合葬焉葬  
之日實宣和元年二月三十日其弟通直郎宗子學  
錄發以狀請銘於俱俱獲友於元益於今二十八年矣  
相與之厚如元益者世無幾人初仲姊歸朱氏年始  
十六元益齒先一歲余固童子也正字公有風裁喜  
獎誘後學目余竒童或舉余以勵其子元益既親厚

相與友又善也方是時正字俾公專意於學訓飭如  
嚴師子職之外未嘗與事接余知其爲良子弟而已  
一旦出爲吏迺得東陽東陽天下劇邑元益年甚少  
遣行縣令事余嘗道至其邑省吾姊庭訟日閱數百  
人或杖或遣或付曹對辯斯須盡決要爲無所凝滯  
而後知公可試以事也元益與人無所忤犯而不校  
循循不見圭角然在東陽時縣令有所施置便於人  
而不可於上官者僚佐不敢從元益欣然書字唯謹  
以父喪去官時行義烏令僚吏邑豪知其貧率縑帛  
數百以贖元益毅然揮之至道路數十里卒不受



尉鹽官歲久不雨傷人田俾公行跡盡復旱田之賦  
十蠲八九計使不能呂意奪余聞之然後知公之自  
立如此亢益天姿近道行官自江西回會余於吳下  
觀其外毀譽甘澹泊頽然如昔也家益貧不汲汲於  
祿仕家人迫之行裹糧而西遇親故留輒移日未嘗  
接浙於路也蓋所謂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古之棄  
知云已者及為江陰其政亦如是然其愛物循理不  
為擾人趣辦以徼利一切者自若也至於樂善善與  
人交稱士友所長津津喜見顏間若已預有客至相  
與道古今閱圖史怡然終日而不厭兄弟同甘苦行

行如也則正字之風流餘範猶有存云江陰令圭田  
租歲責八百斛至元益按實取入又會無年代歸室  
中猶四壁也其遺孤聞訃假貳廼能具喪服自元益  
之逝踰年矣余言之未嘗不出涕焉非直以親厚然  
也銘其可辭銘曰

九卿之門竇望吳下德名孔振大自樂園奕奕江陰  
尚有其儀好古慕善歎如渴饑亦持厥躬淳白無悔  
泛然有施若退若昧我思舊交契闊無幾矧伊吉人  
竒阨終世南峯之游今子是藏我懷之悲寄此銘章

通直郎湖州司刑曹事顧君墓誌銘

代江仲嘉作

故翰林學士會稽顧公之仲子曰復幾字彌先以通  
直郎為湖州司刑曹事卒官下實政和四年四月八  
日享年五十有四其孤奉喪歸會稽卜以六年二月  
八日葬君五雲鄉化鹿山之原君少專篤翰林教之  
學元祐四年以宗祀恩授承務郎時諸弟皆幼君不  
忍去親側又五年始集吏部選得監保州酒稅虔州  
都鹽倉丁外艱喪除監温州比較務兗州東嶽廟明  
州酒務秩滿得官湖州蓋為吏二十餘年常以廉白  
自持所歷筦庫暫幕不以官小事微勩靡喪其職在  
家厚友愛翰林平生清約及弄養家貲益微君衣食

間有餘輒以分姻族之貧者親黨宴集則置大觥其  
前曰朝廷事公事與人之私勿道違者浮之方待次  
閭里及為祠吏三年不入公門不以一介干人平居  
不及汲產業為子孫顧計有諫之者君輒曰子孫能  
自立與否初不在是顧所遺何如耳與人語其人識  
致優遠終身誦服有不當意則怫然去其天性如此  
余與君為僚且一年幕府僚吏常十數人君於其間  
無所親疏也然觀其發言臨事旬中要無毫髮留隱  
有所欲發必盡吐乃已言必稱道翰林之德曰恐負  
先訓恐負先訓云云余以是獨知君其卒也同寮皆

一再會哭其舍余哭之出涕焉君之曾大父諱冕大  
父諱言贈正議大夫翰林諱臨恢廓有大志以信厚  
端靖聞一時以而通朝籍贈通議大夫母鄭氏封榮  
陽郡太君新制行改封淑人君娶盛氏嘗封廣陵改  
封孺人男三人大隆大陞大墮皆為士女二人長適  
宣教郎郁藻次適開封王琛銘曰

馬不必善走要之不蹶器不必壞異要之無缺有如  
弥先知足以効官廉足以自衛言無匿情志不渝器  
守常盡年以從其先於九原亦足以無愧矣視夫畫  
虎而大成賈石而玉銜顛冥畏途心迹萬變其得喪

短長必有能辨之者矣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二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三

信安程 俱

墓銘四

衢州開化縣龍華院意上座塔銘

師名修意字無言開化人姓魏氏田家子幼勤恪不  
欺不事教戲年十五受業於龍華傳教師道圓後七  
年削髮受具戒圓稍授以天台章句未幾已能貫習  
益縱之遊學他郡凡名師哲匠皆從之隸業焉居數  
年間有傳正法眼藏出世間了生死者弃所習往從  
之初入天童齊公之室後至新定之廣靈時佛印祖



禪師道化方隆師又入其室剗心遺形刮摩淘汰晨夕不懈殆忘寢食佛印器之卒之能所兩忘盡得其奧會佛印去廣靈里居士夫自江公人表皆請以師繼其法席師力辭亟歸開化靈山之故棲蓋去龍華十八年矣結庵安居名之曰安養足不踰閩修長懺者三年以迴向般若施度有情崇寧間余上書罷吏太湖歸鄉邑寓靈山寺之西軒始識師頽然衆中麻衣芒屨韻孤而兒寂固異之與之言蓋明道眼飽叢林者也余方幽憂塊處往往日至其廬語必移晷相對蕭然忘其身之窮而世道隘也大觀初余迫於祿



養又出而求仕是年冬師亦復歸龍華其後余歸省  
松楸必與師會紹興二年春余罷職西省歸而過師  
於龍華則師病且衰矣八年余寓郡郊四年矣師之  
弟子慶居以書來告師以四月巳卯晨起沐浴更衣  
集衆告辭趺坐奄然而寂茶毗齒牙獨不壞散其徒  
以謂真實無誑誕之所致云壽七十九僧蠟五十八  
弟子慶居戒月妙辯善信希聲將以九月丁酉奉師  
遺骨藏於寺之東南隅而建塔焉慶居走余門以銘  
爲請余惟師慧目旣清履行無玷於教席爲阿闍梨  
而無鄙吝封執貢高之心能捨有爲而從無學於禪

林為第一座而未嘗有幾微營保社希利養之意蓋  
聞人巨利請留而不顧視世之釋子貪濁狂亂區區  
汲汲於權利之間者豈不賢哉又與之有故是宜銘  
銘曰是惟意公之塔雲壑縈帶蓮峰秀發風林演唱  
山谷響答師曾不亡常說妙法

朝散大夫行尚書司封員外郎致仕毛公

墓誌銘

建炎四年秋有旨召朝散大夫毛隨詣行在所尚書  
下衢州趣為駕既至始見政事堂陳天下利害慷慨  
明白有言動聽先是虜比歲大入是年春猖蹶至東

南並海郡回留兵淮南須涼秋示必渡君言按漢志  
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  
于房房心宋堯分也周之興也武王還自盟津至于  
豐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柳建留于張其分實河  
洛之墟故武王定鼎洛邑而周公迄營成周今年冬  
歲星當躔于斗歲主福德斗吳越之會蓋與商周之  
事略同天其或者將厭亂而興宋乎虜不南渡矣然  
敵人進退本不足言自古禦戎上策莫先自治今六  
軍在行日久豈無致果殺敵之心在朝廷所以用之  
耳為今日計莫若保天險增戰備權宜都邑不為輕

動以係四方之觀聽則人心不搖士氣日壯此孫武所謂恃吾有以待之者也因條上三策所以措畫之宜甚悉已而詔以為尚書司封貞外郎明年春有薦公材中御史者方召對而君病矣會余亦召至行在所備官蘭臺間至君舍問所苦病寢劇則日一至其舍君上氣加腫奄奄息僅屬言及天下事輒奮髀扼腕語吃吃不能盡意則太息而止不以後事一語屬人余未嘗不悲其志而惜其病且死也請老詔以本官朝散大夫尚書司封貞外郎致仕竟以紹興元年四月己巳卒于越州大善僧寺之寓舍享年五十五季

子叔度實從以喪歸其家將以某月某甲子葬君於其鄉某山之原來請銘崇寧初當國者取士大夫所上書舉為二籍余與彥時在邪籍中皆罷吏歸鄉郡彥時固邑子至是始識面與游驩甚時年皆未壯平居相與言必天下所以治亂興衰之槩與夫出處去就之宜所從游往往一世英豪後十五年上皇稍更政事去泰甚黨禁少弛余寢被收錄為尚書郎君纔杭州縣因以類進得為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會二府三公相傾奪思以不克紹述致罪宰相者出君通判虔州已而相以它罪罷黨事復緩而北方兵

起矣余知君最深其出處又如此是安得辭君諱隨  
字彥時衢州江山縣人其世所自出與徙著之由則  
有先世之譜謀在曾祖諱煥贈中大夫祖諱愷朝請  
郎贈正議大夫清約有古人之介父諱勉朝奉郎贈  
中大夫躬行有家法母江氏累贈令人君年始冠中  
紹聖四年進士第調秀州華亭縣尉其持身劾官為  
邑人之所欽愛秩滿調明州鄞縣主簿遷文林郎為  
江寧府司戶曹事丁外艱服除監大觀東庫改宣教  
郎丁內艱服除遂入秘書省其在虔州也靖康初朝  
廷調諸郡將吏防秋北邊虜犯河南經制使復裒見

卒援京師度居江西上游俗喜鬪輕死群不逞乘間  
起嘯聚山澤衆且數千郡吏馮虛堞張空券以示備  
君馳喻諸邑索土豪大猾拳勇竒技得數十人徹衛  
與語開懷見誠人人感奮爭自効因使各部其衆淬  
勵須戰則又榜盜區曰所取渠魁耳脅從皆吾人凡  
散歸閭里持鋤耰者不為盜居數日賊黨散三之二  
公擇所募授以方略曰賊酋以其衆今在某山中若  
為我生致之期三日反報公還未及城渠魁以生得  
朝廷嘉其功進官三等時中原新罹虜蹙劇盜潰卒  
驚剽相望君方攝行郡事益募士除戎器謹關候侍

猴糧郡以無事軍典調發應時趣辦而人不擾君幼則警言敏嘗讀漢書一傳三千言數過輒成誦長遊學校有俊聲一出仕即坐上書不得調於是刻意為己之學涵泳六經諸史百氏之間窮理盡性之說至天文地理歷數卜筮無不學學必窮日夜書必汗牛馬至占驗消息粹然失之即弃去又學不休其為文歷落平易獨寫其意所欲道意盡便止粲然立成論事抗顏不疑視天下事若無難者其為吏自縣簿尉參幕府至監一郡隨事不苟必有所裨助建立所歷有能聲然人卒不能以能更名也妻李氏故朝奉大夫



柩之女累封宜人二男子曰伯亮將仕郎曰叔度舉  
進士一女子嫁從政郎詹堯謨前卒孫男一人集其  
文得十五卷藏於家銘曰

士有才奮勇於敢爲火馳機張蹈險若夷不莫其發  
以顛以危亦有君子負繩抱規擇地而行惟古是稽  
詭以應變昧時與幾君學而思又敏於施吏不斲能  
不苟不隨學不斲言期見於時而阨于初而墮方躋  
匪死之哀君志是悲

江仲舉墓誌銘

公諱褒字仲舉朔化通德諸江也故朝散郎篤行君

子諱汝明之第二子母德興縣君宋氏賢懿為宗黨  
式俱之大父初昏孔步江氏某於朝散公兄弟行也  
朝散通判睦州余初以童子見公與為禮待余猶成  
人後十年公之第三子仲嘉襲為餘杭尉余繼室以  
公之第五女親迎餘杭於是始識仲舉時德興在養  
兄弟娛侍門內熙怡如也仲嘉玉立鴻舉落落有塵  
外態仲舉愷樂蕭散其在親側有戲綵弄雛意相與  
友不厭也自是別而復會率不過數歲每相遇輒劇  
飲大笑披肝膽悅情話久而加親焉君幼得肺病及  
壯大不除作則害寢食政和六年會吳興仲嘉官下

君益癯骨見衣表然劇飲大笑踈爽猶昔時也別吳興西境上仲嘉來京師不幸死仲舉歸里中病益固宣和二年冬盜起新定明年正月入信安郡人皆避賊山谷晝伏草薄間夜出謀食仲舉匿近舍黃茅山中素羸加惴恐病無醫藥食飲不時得以上元日卒享年五十六是年十一月十一日其弟仲長表與其子俊葬公開元鄉馬汪村之原仲舉少治經讀書質甚美顧肺病間作不能勞一再試場屋不偶即棄去然讀書不廢也善鼓琴棊品甚高作字有楷法晚益窮阨然未嘗有不遇之感每病作則吒曰會當更一

世為完人吾視此身猶疣贅也亦以是為談笑病不  
作則油然自適不以一豪汨中局余所謂愷樂蕭散  
者近之公娶鄞郭氏承事郎敷愿之女一子俊也銘曰  
蛻和襲教質則靈兮光塵外合中涓涇兮悅親信友  
惠且寧兮背謖蕃兮庭蘭馨兮天驪熙怡國爵并兮  
隙駒一過空頽齡兮決疣漬癰脫天刑兮亦既艾耆  
息幽局兮

莆陽方子通墓誌銘

宣和四年正月庚辰興化方公卒吳下享年八十有  
三以三月乙亥葬于長洲武丘鄉汝墳湖西先塋之

南其壻奉議郎親賢宅講書朱發請銘於史官尚書  
禮部員外郎程某某以不佞辭不獲則敘而爲之銘  
公諱惟深字子通世爲蒲陽人考諱龜年終尚書屯  
田員外郎葬吳因留家不去公生挺特幼爲文見稱  
鄉長者長則端敏涵養滋大鄉貢爲第一試禮部不  
第即奔去吳下有田一廛公與其弟躬出入耕穫凡  
衣食之具一毫必自己力間則讀書非苟誦其言而  
已也至於黃帝老莊之書養生爲壽者之說其戶庭  
堂奧根源派別無不知其所操之要則曰無爲而已  
於西方別傳得其大指不數為人劇談平居視之猶

欺魄木鷄也及其論議古今道理窮覈至到確然莫能移然常以雅道自娛一篇出人傳誦以熟舒王以知制誥卧鍾山得其詩以謂精詣警絕元白皮陸有不到處方元豐元祐間公賢益聞以韋布之士閉關陋巷躬行不言而孝友清介之風隱然稱東南時朱先生長文隱樂圃二人皆以學術為鄉先生士之往來吳下者至必禮於其廬朱公晚起為太學博士卒三館公後死三十年然世終莫得而挽也元符初孫集賢傑以郎官使淮浙風采震懾州郡入境遣從事問訊且邀見公辭焉孫公至蘇即日造公門歸薦諸

朝雖知公之不可以吏也以謂善人國之紀人之望也庶幾旌善人以風士類乎輒報聞罷崇寧中詔舉道逸蒲輪走四方二浙特起無虛郡吳以公應詔人以爲處士之雄也復報聞罷時宰相皆公故人豈意其不可以起也弗強焉崇寧某年有司舉貢籍以年格應補軍州助教者就賜勅牒袍笏於其家公得興化軍助教命且至或覲之曰是其志視軒裳珪組亡如也何助教云是必辭公曰君命也拜受唯謹公長不踰中人兒古骨強目光如冰居親側洞洞屬屬兄弟閭閻如也交際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歲時祭享

自滌除水火之役身先之蓋至老不變閭里慶吊每  
先衆人其酬應曲折雖小夫孺子如見所畏者至於  
王公貴人去就疏數或見或不見皆有辭非苟然者  
或曰公信無求於世矣夫以亢爲高以隨爲通以放爲  
是所以爲方子已矣夫以亢爲高以隨爲通以放爲  
達以無忌憚爲果其似而非譬之繩紮也足以眩盲  
聾而不可以欺婁曠且仁與禮君子所不可斯須離  
者也而謂處士可以去之乎公初年四十無子其弟  
有子以謂吾先人有後足矣即屏居於外平生深於  
詩遇得意欣然忘食中年忽若有所不樂者因絕筆



不道夫卓絕之行可能而常因循於所易死生之決  
有不顧而不能忘懷於嗜習余於此知公之剛果絕  
人矣公預知死期期至不亂喪葬皆有治命云集其  
詩文為五卷母趙氏叅知政事文安公安仁之女繼  
母王氏封長壽縣君宣州觀察使得一之孫妻建安  
吳氏公之葬合諸吳氏之壙二女長嫁邴傑而卒季  
嫁樂圃先生之仲子發也銘曰

猗歟方公行峻而禮恭徒人而志獨學該而守約吳  
越之瞻也一介不以與人非以為儉一介不以取諸  
人非以為廉也蓋妄取害於義妄與害於仁造端於

取與之微而賢否之分不容髮故君子於此若是其  
嚴也古之人有眇六合以為隘捐一瓢以為煩是以  
遯世絕跡窮苦其身而不悔故獨善濟物不可得而  
兼也雖位三旌馬千駟吾知其不以煩濁易安恬也  
之人所以懷寶不試寧老死而伏堪巖也

江器博墓誌銘

江公諱大方字器博江氏為信安望族家世群從皆  
以業儒起家大理評事諱相者公之考也器博少多  
病即從父兄丐其身求異人方士問衛生養性之說  
學鼓琴隸書有能名精於是技者皆推下之築室錢

塘西湖上間奕棊以自娛士之蕭散曠達者行李出於錢塘往往從之遊中年生計益落弃所居歸故鄉然浮寓去來不能土著故人與之厚欲經紀其衣食者遇輒死徙憂患否則以事去官器博存益困客吳中無所遇故延康殿學士信安侯兄弟以鄉里舊以其兄彥楚之子妻其子參留家南徐居有廬月有饋公以是少休宣和二年九月二十日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七器博姿淳壹與人無町畦口不道世故衆座談說是非如不聞亦不省顧嘗為余言少遇道人授以內丹訣當立靜以月日時下不以毫髮累心養

之數年庶有成今日有飢寒迫未可也余歎曰公且  
老歲月逝矣使我得官南徐治一室如公言為任衣  
食事丹幸成其授我訣明年余得倅鎮江私喜曰器  
博之言庶有合乎未到有改命後五年而公卒參為  
余言公病即不食喜飲水曰吾夢遊三茅甚樂其死  
頂熱如火云公有六男一女曰某某某與女子先卒  
曰參曰履以十一月五日葬公丹徒縣金鼎山下銘曰  
不昏若可以無累不宦若可以為高絕學捐書以遊  
以遊若可以度濁世而解天弢而卒以不遭金鼎之  
南鬱蔚然三茅其臧者形存其夢者神交豈大塊於此

息夫子之勞乎

承奉郎致仕楊君墓銘

吳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隱者也居城之東北  
曰方公居城之東南曰楊公余少壯客吳下獲交焉  
宣和四年春二老相繼沒方氏既以銘為請楊公之  
沒實二月丁巳以九月辛酉葬於長洲縣武丘鄉祖  
興墩之原矣其子友夔始克狀公行實走書京師曰  
葬當有銘地遠不時請既增以俟非公無以圖不朽  
余不佞束髮行四方所交往往天下善士今吳有二  
老生相從存死誌其墓其又何辭矧所謂發潛德之

幽光者亦余之職也公諱懿孺字粹父世為建州浦  
城人曾祖有證贈太僕少卿祖伉贈光祿卿父諱尚  
書屯田員外郎屯田始葬常州無錫縣諸孤因家長  
洲遂為吳郡人公少孤能自力學長為進士家素貧  
事母盡孝養言行相顧疾惡無隱情宗族有疑咨而  
後決其子弟有過失者跣踏不敢見既喪親生事益  
廢朝無夕儲家人以告公方讀書哦詩泊如也粹然  
遇之神夷氣昌劇談大笑未嘗有飢寒憂雖閭里不  
盡知其貧也凡三預鄉貢五試禮部卒不第崇寧二  
年特奏名始授簡州文學監杭州富陽縣茶場遇郊

恩以將仕郎權亳州城父縣主簿八寶汎恩遷登仕郎調洪州南昌縣主簿居一年忽載妻子歸吳下且告老今中書侍郎清河公時守洪州與部使者固留皆薦之公辭不聽不得已求訟檄浙西至則復告老奏下以承奉郎致仕又七年乃卒年七十有六屬纊不亂如平生公年艾者始祿仕平居直心自信不知世間有傾巧事見用於州縣者或纖利導諛否則害人以自便輒貽矐却立退或以言龐切之以是益不喜為吏自未仕及老于家不入州縣不事鄉里請謁間一過所親厚歲不過數四客至相與辨論古今或

終日性簡介見其狀貌知非俯仰人也雖嘗出而仕  
余猶謂隱者云娶章氏甚勤以和二男曰友益先公  
三十七日卒曰友夔能文有志操一女嫁修武郎侍  
其佃二孫曰瞻曰睦銘曰  
行險狙利榮猶辱也和光處順群猶獨也五試三仕  
仕以祿也其隱者存安且毅也

宋故中散大夫知虢州軍州管司學事兼

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

傳為

沖益  
作

大觀四年二月丁丑今龍圖閣直學士李公諱對垂



拱上問弟誠所在龍圖言方以中散大夫知號州有  
旨趨召後十日龍圖復奏事殿中既以號州不祿聞  
上嗟惜久之詔別官其一子公之卒二月壬申也越  
四月丙子其孤葬公鄭州管城縣之梅山從先尚書  
之塋公諱某字某鄭州管城縣人曾祖諱惟寅故尚  
書虞部員外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祖諱博裕故尚書  
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贈司徒父諱南公故龍圖閣  
直學士太中大夫贈左正議大夫元豐八年哲宗登  
大位正議時為河北轉運副使以公奉表致方物恩  
補郊社齋郎調曹州濟陰縣尉濟陰故盜區公至則

練卒除器明購罰廣方略得劇賊數十人縣以清淨  
遷承務郎元祐七年以承奉郎為將作監主簿紹興  
三年以承事郎為將作監丞元符中建五王邸成遷  
宣義郎時公在將作且八年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  
堅竅之致堂北御名之方與繩墨之運皆已了然於心  
遂被盲著營造法式書成凡二十四卷詔頒之天下  
已而丁母安康郡夫人某氏喪崇寧元年以宣德郎  
為將作少監二年冬請外以便養以通直郎為京西  
轉運判官不數月復召入將作為少監辟雍成遷將  
作監再入將作又五年其遷奉議郎以尚書省其遷

承議郎以龍德宮棣華宅其遷朝奉郎賜五品服以  
朱雀門其遷朝奉大夫以景龍門九成殿其遷朝散  
大夫以開封府解其遷右朝議大夫賜三品服以修  
奉太廟其遷中散大夫以欽慈太后佛寺成大抵自  
承務郎至中散大夫凡十六等其以吏部年格遷者  
七官而已大觀某年丁正議公喪初正議疾病公賜  
告歸又許挾國醫以行至是上特賜錢百萬公日敦  
匠事治穿具力足以自竭然上賜不敢辭則以與浮  
屠氏為其所謂釋迦佛像者以侈上恩而報罔極云  
服除知虢州獄有留繫弥年者公以立談判未幾疾

作遂不起吏民懷之如父被其澤者蓋享年若干公  
資孝友樂善赴義喜周人之急又博學多藝能家藏  
書數萬卷其手鈔者數千卷工篆籀草隸皆入能品  
嘗養重修朱崔門記以小篆書丹以進有盲勒石朱  
崔門下善畫得古人筆法上聞之遣中貴人諭盲公  
以五馬圖進睿鑒稱善公喜著書有續山海經十卷  
續同姓名錄二卷琵琶錄三卷馬經三卷六博經三  
卷古篆說文十卷公配王氏封奉國郡君子男若干  
人女若干人云云某觀虞舜命九官而垂共工居其  
一疇咨而後命之蓋其<sub>御</sub>且重如此誠以授法庶工

使棟宇器用不離於軌物此豈小夫之所能知哉及  
觀周之小雅斯干之詩其言考室之盛至於庭戶之  
端楹椽之美且又嗟詠騫揚憂散之狀而實本宣王  
之德政魯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作為寢廟是斷是度  
是尋是尺而奚斯實授法於庶工方紹聖崇寧中聖  
天子在上政之流行德之高遠巍然沛然與山川其  
侔大也而後以先王之制施之寢廟官寺棟宇之間  
當是時地不愛材工獻其巧而公獨膺垂奚斯之任  
者十有三年以結眷知致顯位所謂君子攸寧孔曼  
且碩者視宣王僖公之世為甚陋而公實尸其勞可

謂盛矣某初為鄭圃治中始從公遊及代還京師久  
困不得官遇公領大匠遂見取為屬寢以微勞竊資  
秩繫公德是賴既日夕後先熟公治身臨政之美泣  
而為銘銘曰

維仕慕君不有其躬何適非安唯命之從譬之庀材  
唯匠之為尔極而極尔榱而榱亦譬在鎔不謁而擇  
為利則斷為堅則擊垂在九官世載厥賢曰汝共工  
沒齒不遷匪食之志繫職則然公為一尉群盜斯得  
公在將作寢廟奕奕為垂奚斯以夏帝績仕無小大  
必見其賢無不自盡以虔所天帝以為能世以為才

勞能實多福祿具來有生會終公有貽憲寤辭貞砥  
盡力之勸

宋故徽猷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致仕常

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左通奉大夫

趙公墓誌銘

公諱子畫字叔問五世祖德昭封於燕是為燕懿王  
子曰惟和承清軍節度觀察留後安定郡公公之高  
祖也曾祖諱從審寧海軍節度觀察留後宣郡公  
祖諱世禕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北海郡公父諱令  
僉中亮大夫榮州防禦使累贈少保母王氏封定國

夫人叔問幼則端厚警言敏秀穎特異中亮愛之甚稍長於讀書如嗜欲中亮藏書三萬卷號書窟叔問日肄習其間沈涵薰浹不捨晝夜中亮遇大禮任子當及叔問顧而曰是兒能自致何以此為取楷笏予之因捨公而任其次初入南京國子監於經籍固已貫穿便習視當時場屋之文意以謂殆可不學而能每較藝試闈日未中文已就徜徉笑謔若不經意者及榜名屢出諸生上年未冠遂中大觀元年進士第為宗子第一起家授承奉郎簽書大名府判官廳公事魏固大府賓幕僚史時宴飲相追逐叔問常以事辭



公退手未嘗釋卷歷佐二留守許特進將莊重謹繩  
墨大器重之後尹梁資政子美為治強敏任威一路  
畏龍言僚屬唯唯進退叔問恂恂少年耳獨能因事  
白其已甚者尹或捨已意而行其說秩滿調湖州司  
錄事代歸持所生母心喪三年調憲州通判宣和元  
年差充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會書局例罷除知  
澤州未赴改知密州召對為刑部員外郎自元豐新  
官制初除令鑠為郎又無繼者至是始除叔問族屬  
榮之未幾丁中亮憂中亮居家剛嚴有常度叔問自  
幼及壯在親側目未嘗迂視雖盛夏冠帶終日出入

虞侍時溫清視膳羞朝夕左右便便唯謹蓋閭閻侃侃盡色養之驩焉中亮以其敦樸常日是質實兒竟自佳其於兄弟篤友愛鞠其孤猶已子官學婚嫁皆身任之無失其時者於親故咸有恩意靖康虜寇大入自宋流寓淮瀾道下母夫人憂間關南渡竄伏信安山中建炎四年車駕駐蹕會稽詔以吏部員外郎召俄遷左司員外郎時范丞相當國叔問舉職不懈裨益居多遷太常少卿艱難以來有司文籍散已典禮或闕公學既通博隨事討論稽參古今絲絕草創禮無違者會禮部侍郎闕除權官上以公為可遂以命之明年除徽猷閣

待制樞密都承旨宗室任三省密院從官實自公始  
人以為宜又明年遷兵部侍郎紹興三年冬虜使李  
永壽王詡來上命公館伴時虜使久不至至是虜情  
叵測人以館客為難叔問自廷勞燕好至於贈賄彌  
縫應對無不得宜虜使卒入見成禮而去其在朝廷  
恬曠靖共無所適莫思不出位從容以和踰年請外  
補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明年移知平江府其為  
治安靜不擾循理去甚不為赫赫名久之艱請祠宮  
以兵部侍郎召至行在力申前請遂以舊職提舉江  
州太平觀寓止衢州凡七年未嘗有留滯之歎自言

慕司馬微之為人若所謂入獸不亂羣舍者與之爭  
席蓋優為之得寬閑之地城南之郊為池亭林圃間  
與交舊游息其閒浩浩然若將終身而不獸者晨起  
誦六經率若干卷又身教子姪講論經史日有常課  
閒則報謝賓客不以寒暑風雨高下易其度也十二  
年夏四月以疾告老遷左中奉大夫致仕壬辰以不  
起聞享年五十四詔贈左通奉大夫交游皆夫聲相  
弔余初識叔問吳興一面定交今三十年情好彌厚  
終始如一觀其剛而不亢通而不流不為利回行已  
有耻至於廣覽強記直諒多聞蓋余之益友也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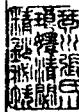
敏而粹其家集而藏之得二十卷於游藝往往精諸  
書法尤為識者所推篆楷隸皆力追古人至訓詁  
形聲之末與夫禮樂度數名物之微莫不審其是而  
知其說也其孤將以七月己酉葬公西安縣道泰鄉  
甘泉之原厥既得卜其孤號踊請銘於俱余惟叔問  
之交友知舊其名位文詞足以聳動一時而傳信於  
後者為不少盍請銘於彼而俱是求不可其孤叩頭  
見要曰先友之友且厚莫先丈人知先人平生又詳  
况遠日既迫儻辭避引日將不及事無以掩諸幽以  
沒先人之美而重不孝之罪泣血固請余義不得終

辭則叙其治行而繫以銘公配郡氏封碩人三男長  
曰伯賜右承務郎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次曰伯  
昂右承務郎幼曰伯量二女長嫁右修職郎監臨江  
軍贍軍酒庫馮作次已嫁而歸銘曰

太支惟四仲封於燕純嘏有衍流光邈綿五世彌昌  
允藝且賢惟叔問甫奮由厥躬抗志厲行光享有終  
驥墮地走蘭茁而芳絕出羣輩鳳翔高岡瑞此王室  
家廷之慶垂曆就傳束髮試吏至於艾耆出守入侍  
靖共明哲純美無類進斯匪懈退以求志風流江左  
術業洙泗胡不百年益用於世向歆七略間平六執

庶幾有成  
斧藻皇治  
甘泉之幽  
盤巒時未  
邃藏之孔  
安  
遺祉嗣裔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三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四

信安程 俱

行狀

延康殿學士中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

信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

封一百戶贈正奉大夫王公行狀

曾祖敏故不仕曾祖母陳氏

祖言故高郵軍判官贈光祿大夫祖母徐

氏長安郡君

父介故尚書祠部郎中充祕閣校理贈少



師母蔣氏贈越國太夫人

衢州常山縣人年七十

公諱漢之字彥昭自曾大父好書服儒懷器不售光祿始以進士起家至少師遂以賢良方正決殊科登文館出入三朝以直氣讜言聞天下艾耆不衰老於外徙教授諸子身為嚴師公幼則不群學為文詞已  
有驚人語神宗皇帝初以經術取士公年始弱冠中  
熙寧六年進士甲科以祕書省校書郎秀州司戶叅  
軍差充汝州州學教授少師以公年尚少方為人師  
當益輔以學無求速成因留膝下研究經史滋進益

勤未行少師捐館公居喪毀瘠以孝聞服除為亳州  
州學教授郡守南豐曾子固侍以國士遷和州防禦  
推官知河南府左軍巡院元祐元年以舉者應銓格  
改宣德郎知婺州金華河南府澠池縣事丁越國太  
夫人憂紹聖四年以奉議郎充潁川郡王院吳王宮  
大小學教授遷鴻臚寺丞會仲兄卒吳中公求外補  
恤幼孤治寔事以承議郎知真州元符三年以登極  
恩遷朝奉郎賜五品服儀真當東南要衝號難治公  
發姦舉廢人以乂安建中靖國元年除提舉河東路  
常平等事進對稱旨留為開封府推官以朝散郎遷

尚書工部員外郎尋遷吏部兼國史編修官移禮部  
不閱月以太常少卿充講議司叅詳官時方紹修前  
烈火起庶政廣學校行三舍公之叅預為多踰月遷  
尚書禮部侍郎兼修國史充講議司詳定官久之移  
戶部侍郎崇寧二年以顯謨閣待制出知瀛州高陽  
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公下車撫綏邊氓申嚴  
軍律威聲隱然時朝廷下邊郡展樓櫓布埤堦新守  
具除戎器廣袤長短一以元豐法式從事公言以高  
陽舊城較並邊諸郡城壁小大厚薄固已不同而械  
具由一律恐虛費不適用願詔諸路參酌元豐法式

隨宜製備從之公又言國朝塘泊東起滄州西至安  
肅廣信軍之南凡九節其所限地理高下水之深廣  
各有定數淳化中知雄州何承矩始制屯田詔發戍  
兵萬八千人給其役由是順安以東瀕于海廣袤數  
百里皆為稻田其浚陂塘築隄道則安撫司專制置  
邊郡遵條式按圖籍以從事其後又詔修保塞等五  
州堤道為匯水之備唯跳山以西壅水不能及則為  
田設竅種所宜木至大中祥符間榆柳至三百萬本  
此中國戰守之助萬世之利也自北虜通好塘泊屯  
田浸失舊制並邊官司無復案籍可考願俾河北東

西其今廢置利害仍詔有司討論故事畫一下邊郡  
守而行之復祖宗之舊又言舊制界河戰舡置務乾  
寧軍造宗寧初漕司建徒真定就材木或窳敗不時  
得請如舊制使又總管司舊領義勇鄉軍自置保甲  
以來更屬提舉保甲司願倣舊制鄉軍義勇俾部帥  
兼領庶上下服習緩急有所統一所陳略見施行是  
年雄州歸信容城旱兩輸人戶請蠲稅雄州不聽止  
全蠲南戶稅公密論雄州規小利失大體非聖朝撫  
綏意萬有一契丹蠲稅振荒則何以示遠三年夏移  
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未赴改知河南府

兼西京留守司公事轉朝請郎移知蘇州以哲宗實錄成遷朝奉大夫改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封保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時僜人向黃二族寇通遠峽武陽寨略省地殺居人捕盜官戰死公至亟遣兵據要地阻其往來掩獲數百降其首冢三千餘人一路安息移知洪州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五年春詔乘驛赴闕公入對具言天下利病如州縣納稅租加耗無定法吏緣侵漁為姦洪州秋苗十七萬石而耗至二萬八千又市易歲息千緡而廩祿雜費至用八百緡無益公上大錢利厚盜鑄者不息當立法為

經久計留為尚書兵部侍郎轉朝散大夫大觀元年  
成都擇守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充成都府利  
州路兵馬鈐轄未至知鄭州充西輔馬步軍都總管  
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未至又改知蔡州  
未幾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進封開國子加食  
邑三百戶以受寶恩遷朝請大夫移知鄆州充京東  
西路安撫使青鄆留皆踰年政隨其俗皆以治稱轉  
朝議大夫四年夏召赴闕拜尚書工部侍郎時議北  
郊儀物配位公言自神宗皇帝正典禮罷合祭始詔  
親祠北郊如南郊儀此成法也尚何疑後如公議八



月充賀北朝生辰國信使使回為見聞錄以進且言  
契丹上下游惰無長慮却顧為其國為久安計者今  
預密議唯宰相李儼儼雖更事然習久安無遠識契  
丹歲比荒用度畢取於燕人凌感捃剝至不堪命怨  
嗟日聞又渤海俗獷悍契丹尤疑而防之然待之不  
以理其積憤與燕人未嘗一日忘契丹也其已可待  
又言河北它利害甚衆上悅政和元年以顯謨閣直  
學士充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進  
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轉中奉大夫公臨邊踰年  
訓練拊循境內寧肅時朝旨下河北路均雜依陝西

先得旨兩轉運使文檄各下人自立說郡縣莫知適  
從公具奏請決使者怒公因移疾自陳且乞避使者  
朝廷下本路誥使者當何從已乃有旨漕臣及其屬  
皆降官一等其屬仍免所居官明年轉運使竟初公  
特故相黨與沮糴法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時政和  
二年三月也後三年復集賢殿修撰明年復顯謨閣  
直學士知濠州六安賊劉五岳竊發鄰境皆誑言公曰是  
何能為不足為請兵即命巡捕吏閱部曲斥孱惰明  
保伍籍強勇識險易廣耳目至備禦所宜皆親受方  
略居人按堵賊卒不犯七年轉中大夫進封信安郡

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八年夏秋淮水暴漲城不沒者數尺公止次城上部勒捍治城賴以完濠人德之頃之引疾丐歸復提舉杭州洞霄宮重和元年江東水災朝廷擇帥安輯振廩之起公知江寧府事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加食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明年十一月方賊起青溪踰月陷睦州遂陷杭歙聲搖江東承平乂士不知兵一旦狗鼠輩詭譎陸梁橫潰四出守將往往茫不知所為遠近相蒙初不以實聞上及事急則日為遁逃計至則委城去公初聞賊勢張甚即具奏不少隱且下令曰賊來以死守敢言退

避者斬於是練士卒募丁壯據走集遠斥候明賞罰  
賊為少却就差江南東路安撫使詔奏事皆徑達上  
前正月賊攻廣德焚宣州之寧國縣事益急公日夜  
訓撫且守且禦時兵裁數千賊徒動以數萬計人為  
公危公命當賊衝除地為場曰賊來力戰共死於此  
吏士皆感泣外督守將進討數獲賊將勅書嘉獎蓋  
自十一月至二月會大兵至境由江東入賊峒取渠  
魁以獻賊平以功遷龍圖閣學士加食邑三百戶御  
前遣使賜茶藥合金渡銀鞍轡四年引年告老優詔  
不許轉太中大夫九月以疾力請進職延康殿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金陵之人流涕遮道頃之以守江  
東日它路糧運留境上降官一等五年正月上章請  
老命未下以二月四日卒於鎮江居第之正寢詔贈  
正奉大夫下兩浙轉運司助襄事公夫人曾氏先卒  
贈信安郡侯淑人子二人曰樗曰櫟皆承務郎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公于鎮江府丹徒縣黃杜村馬鞍山  
之原少師墓後公以高明之姿純正之學敏達之才  
自經術政事文詞字畫養生之妙方外之理皆意出  
人上自以無前一時交游號為第一然其高心獨見  
常糠粃文詞有不足為之意故應酬落紙初不留顧

公沒家集其文纔得三十卷至於友愛博睦輕財好  
施軒豁無隱又出天性公既通顯即買田鄉里疏宗  
群從均濟若一凡戚屬之貧無告者赴之如歸至治  
命猶曰妹姪之娶孤者廩給如故中年遇方士授以  
要訣常專氣葆神燕坐翛然事至不留不為頽惰  
苟簡故出屏藩翰入贊尚書知無不言事無不理初  
得九轉丹訣練養十有五年晚於大茅峯建洞陽庵  
延道士沈若濟守之丹未成而公逝矣然行年七十  
鬚鬢蔚然自初疾至病未嘗困卧屬纊之日呼家人  
理後事具遺表整衣端坐如假寐者議者以謂其平

生自強雖大期至不為變屈是誠足以過人矣其遭  
時事主出入進退歲月事實可考如右謹狀宣和五  
年三月日從表姪朝奉郎尚書禮部員外郎賜緋魚  
袋程 狀

故武功大夫昭州團練使驍騎尉徐公  
行狀

曾祖 故任尚書屯田郎中陝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

祖 故任朝散大夫太子中舍贈太常少卿  
父 故任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贈正議

大夫毋御氏永壽縣君贈永嘉大寧

華原郡太君改贈太碩人

衢州西安縣人年六十二

公諱量字子平徐氏系出帝高陽自栢翳受封有虞  
得嬴姓其子若木別封於徐傳三十二世至偃王誕  
以仁義懷拊其人時周天子倦于勤乘八龍徜徉海  
外諸侯無所歸相與朝徐者三十六國周天子聞  
之懼歸與楚謀伐偃王王義不以所養害人大去其  
國徐人從之武原之下又國焉章禹不競子孫散四  
方因以徐為氏至漢樂出無終上書論事有名武帝



時穉處豫章眇然窮巷有公輔之望在魏曰幹在梁  
曰陵皆以文顯唐世益大嗣有聞人公之先自建武  
二年繇彭城來朱方居官堂城七世祖仕吳越官於  
信安死葬西安縣清平原因家焉號官堂徐氏公之  
曾大父初以儒術起家為郎出使有指子孫繼登進  
士第公獨忼慨沈固喜讀司馬兵法熙寧初置武士  
舉趙清獻公表言公能會丁通議公喪不果西清獻  
於通議姑子也才以內舉入服其公元豐中入武學  
累試出諸生右廷試策用字犯昌陵嫌名財得三班  
借職調台州海內松門巡檢高麗遣使朝大風失道

漂至松門海上使人問塗將出天台以西公曰使者  
受命趨四明今天子之命使與夫導候餼館咸在敝  
邑不豫戒其敢越官以共事且使者入吾疆關尹不  
聞導候不先而欲創歷二州行千里無乃不可乎繇  
是轉四明海道徑易商旅所安行也使者圖之夷人  
愧去如公言遷三班奉職調建州浦城縣尉會差役  
法行閩俗戶知書其被差為鄉兵者大抵舉子也公  
諭使雇人以代縣令以為言部使者至面質公曰尉  
沮格耶何敢爾公言鄉兵所以衛不然折姦宄今用  
書生操利挽強猝與寇賊遇無幸也又程督有稽怠

法當杖則為廢終身今戶出一夫是即差耳安用問  
所從來不廢尉職可矣使者更歎賞縣有楊侗父子  
持吏短長橫一邑會公行令事侗有所訴不直公命  
驅出籍其積犯若干條上府請置法按捕甚急侗走  
死延平其子訖公去不敢歸為人害哲宗登極恩遷  
右班殿直為温州海內蒲門巡檢遷右侍禁砦當海  
道商販所往來至則發賂砦卒以為常卒分財不平  
相告言辭及公事駭聞部使者即具奏請傳重比既  
驗治無實狀坐前旨廢公詣闕請置獄辨治會呂觀  
文帥鄜延知公之能又聞獄事曲折取以為第二部

將會討西羌戰大吾堆斬獲中率遷左侍禁又以明  
堂川大沙堆戰多超遷內殿宗班至供備庫副使上  
登極恩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積吃羅鐵壁及田家流  
輕清泊等功超遷皇城使田家之役公與劉法部二  
千人與賊遇公曰彼衆倍我要當以寡勝之則分軍  
為四一軍據山一軍臨河堧餘軍左右進羌人易之  
直貫二伍中兵奮夾虜之賊潰走臨河軍逐之據山  
軍逆之斬獲自倍方戰酣劉法陷覆中重傷墜馬公  
馳抹格數十數人以劉法還是日凡七遇皆血戰不  
暇食飲因得上氣疾呂觀文罷府公終更赴吏部銓

得監黃州岐亭鎮後帥治冒賞事以番休士卒坐家  
奏功不實又不覺所部貶虛級削秩八等為供備庫  
副使崇寧元年除環慶路備將未至徙涇原延帥得  
罪去覆治曰冒賞事異前復皇城使汪原第九將兵屯  
靜邊砦熟羗弓筈前手號驍執為時將佐不和失撫御涇  
原以公同領至不踰年兵厲馬蕃士伍思奮明年諸  
路大舉入青唐公提第九將兵為選鋒將戰多遷持  
節威州諸軍事威州刺史賜金帶弓槊器帛有差統  
制官言公功大賞薄詔加秩二等公請以授其猶子  
云徙環慶第七副將將副故別也異公帑公不以自

封一以犒賚熟羗戰士接以恩意人滿所欲偏裨不  
幸死軍中輒為請官其子父經紀其家且使得歸葬  
人皆感勵樂為用明年為畿內第十將屯順寧峇導  
護夏國使入朝還屯會築綏德銀川二壘游翼捍禦  
公預有勞戍滿還軍尉氏縣以八寶恩遷持節昭州  
諸軍事昭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尋除知石州初畿  
內將兵亡死多闕詔諸將募士補所闕雖亡卒亦聽  
募過期不足罪違制公自六月至八月凡募二千四  
百人既乃有言亡卒當究所從來而尉氏兵馬都監  
嘗以亡命禁旅究募覺按罪并劾公降二官廢政和

元年秋為太原府路兵馬都監復皇城使明年權知  
嵐州官制行改武功大夫十二月行邊至府州疾作  
請老未報以十八日卒于府州之行館先是朝廷既  
辨尉氏募兵事而公卒追復昭州團練使詔別官其  
子若孫一人公配江氏累受邑封今為恭人長男曰  
御言為太學生不樂武資以公卹典補將仕郎次曰  
碩言早卒次日昌言保義郎監絳州金臺監曰徽言  
承節郎監華州西嶽廟女長嫁里人江簡能次嫁太  
常博士馮躬厚而卒繼室以季孫男三人女四人其  
孤將以明年九月癸酉葬公杭州錢塘縣定山之原

公姿度脩碩鬚髯如畫少時力絕人里有惡馬公騎  
不施鞵轡急鞭之從空舍過引手攀棟兩足扶馬起  
人以為神平居衡氣低首恂恂如不能言其於事父  
兄對子弟御僮僕常若恐傷其意者居官不以私怒  
行笞罰見貴人至敵以下其禮謹如一然不為令色  
諂笑未嘗以竿櫝苞苴自媒白首與其兄朝奉君墓  
專以孝友信厚示後生奉稍粟帛入門莫適專主群  
從至僮奴趨走指呼不見彼我之色與人交盡誠口  
不道非短或見侵侮不以動容生平同危難揀死矢  
石之間後貴不復通或以為言公笑曰我得疾彼得



侯均命也何尤焉未嘗積藏問生業間有所餘或以  
貧阨告不計多寡舉與之有所施於人不望其報已  
中間再廢免至數年不得官妻孥告匱恬然無不自  
得之意歷二郡不為一毫縱侈事其恃武力矜功伐  
以擾人飢法者公所諱也方尊禮學官弟子其勸駕  
士具宴禮則遣騎導作樂迎送若見所畏者曰邊夷  
不知儒重非痛折節以竦動之不草他日詣學官求  
試者倍常喪歸嵐石州人父者皆涕泣追送平時子  
弟問戰獲事絕不肯言曰此錄錄隨人所就耳是吾  
所耻何足云每行軍野宿賊壘在前他人刺促不得

卧公方大斲孰睡其智識氣度非等伍所能窺也然  
自士君子至庸人鄙夫皆稱曰吉人長者俱之祖母  
夫人謂公內弟也俱故孰公之孝友信厚之槩矣又  
從其家得闕閤事實加備謹攷核比次以俟立言之  
君子銘幽宮以信後世焉政和三年十二月日宣德  
郎新差知泗州臨淮縣管句學事兼兵馬監押程狀

北山集卷第三十四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五



信安程

俱



狀劄一

吳江縣申乞准 赦放秋苗議狀

今月某日戶案手分將到文引通簽准使符准轉運  
衙牒催索去年苗米事右某伏見聖主初臨寶位思  
布惠澤於天下故赦文內將應干積欠並行蠲放以  
至去年秋苗亦行放免宣赦之日百姓聞之皆稽首  
感抃驩頌之聲如出一口尋已飜黃張掛及行下鄉  
村曉示人戶今來自日乃復催索不准使皇澤不下

於民亦何忍使聖旨即位之初失大信於天下非小  
故也况去秋苗米富家上戶必已於上中限內送納  
入官今來已入末限欠苗米未納之人多是殘零或  
貧氓下戶力未能及者此尤仁政所當先及者乃不  
被覃霽之恩又况所得無幾徒格上恩且傷國體某  
竊以謂准赦蠲放乃為得宜所有文引難以書押行  
出謹具議狀申縣伏乞備申使府伏候裁旨

吳江回申講求遺利狀

准縣牒備准使府准轉運衙牒准省符

云云

右某竊謂財用之在天下譬之衆州之水豬之萬頃

之陂決漏旣多乾涸可待乃欲崎嶇回遠引綫脉之  
流以益之不如塞其陂之決漏而已今諸路賦入則  
衆川是也萬頃之陂則總計是也決漏如江則無藝  
之費是也崎嶇回遠引綫脉之流以益之則講求遺  
利是也所謂無藝之費某疏遠小吏不能盡知徒見  
頃年以來綱運自杭而西以過縣境者有曰明金生  
活有曰佛道帳殿有曰花石者挽舟之卒所支口券  
米歲無慮若干石計工無慮若干萬夫家糧借請  
之數不與焉然比造作之費曾何足道竊以謂天下  
無藝之費如此類者僅一切罷之則神宗皇帝息民

裕國之政具在守而勿失可以有餘某愚無知妄陳  
管見謹具申縣衙伏乞備申使州伏候裁旨謹狀

乞罷著作佐郎恩命申尚書省狀

右某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八月十一日

三省同奉 聖旨除某著作佐郎某疏遠小官尋戾之  
餘久伏農圃涵泳皇澤期畢此生敢圖聖朝棄瑕錄  
用非某糜隕所能報塞固當竭蹶奔命以効犬馬之  
勞然伏自惟念某愚鈍迂蠢一無所長憂憤以來心  
志耗落窮獨貧病因以早衰收置朝廷何所裨益而  
况著作品秩雖卑實古太史氏之職所修日曆言動

兼載細入畢書是以選擇必精職任亦重又况某昔  
年備負東觀更歷歲月纂次無幾尸曠已多豈容冒  
榮更塵史屬方聖主焦勞側席懋建中興之業羣能  
著職總核名實之時而某以疵謬之迹無用之才加  
以衰痺玷茲盛選義不自安所有新除著作佐郎恩  
命伏望鈞慈察其懇誠特行敷奏許賜寢罷除某一  
宮觀差遣以安愚分

乞許六叅官赴二十六日起居

建炎三年二月  
隨駕初到杭州

某竊聞已降指揮二十六日朝殿契勘當日不係六  
叅日分切緣六叅官及望叅官自此月已來車駕戒

行在道久闕常儀况艱危之後駐蹕之初始御朝殿  
不勝臣子之情欲乞特降指揮六叅官及望叅官並  
赴二十六日起居

省官

奉聖旨令都  
司勦當以聞

竊見元豐官制行在京職事官不盡除足至紹聖間  
六曹郎官猶通輪宿直此可見崇寧已後當國者好  
夸喜權省曹寺監郎官丞簿始皆除足館職至數十  
人既冗則濫官益以輕事不加治况今艱難危感主  
上方當撥亂創業決策西向以馬上恢復天下之際  
无非崇虛飾備冗官之時也朝廷耗府庫捐爵位於



窘匱擾攘之中進一士必得一士之用具一官必有一官之實然後可以有為也愚切以謂其職事官之不急者當闕而不除或令劇易相兼以赴事功竊以為便謹以管見叅攷古今之宜條件梗槩以備采擇  
僭冒妄言无所逃辜畫一如后

一祕書省宗正寺國子監目今最為事簡其見有長官者不論它日或有遷移出入止以給舍兼判似亦不失祖宗故事及於官制無妨李至自前執政以本官兼祕書監趙安仁以從官判宗正寺熙寧時從官諫官

講筵官判國子監或同判國子監皆故事也

一六曹長貳如駐蹕揚州時尚書侍郎不皆除足似亦不闕闕事

一吏部如尚書左右選侍郎左右選郎官四員  
戶部左右曹郎官二員刑部郎官二員不  
可闕外吏部則司封司勳考功戶部則度  
支金部倉部若止除一員似不闕事司封  
事少若令兼判官告院為便

一若除禮部祠部各一員仍分權主客膳部兵

部一負通管四曹刑部則比部都官或各  
除一負兼管司門工部一負通四曹似不  
闕事

一太常寺若無少卿光祿鴻臚若無卿少則以  
禮部長貳判一寺或以郎官兼某少卿事  
或以某少卿兼行禮部郎中事兼則止云  
兼某官事下兼則云兼行某官事漢制行  
太常事行太子少傅事皆是兼權官之稱  
本朝官制官高職卑則稱行它寺做此內  
郎官兼管如止云兼某寺事於體亦宜

一衛尉鴻臚太僕皆事簡若見有卿少則令兼  
劇曹如某少卿兼行尚書左選事如某卿  
兼行戶部右曹事若遷移出入且欲闕員  
則以兵部長貳判衛尉寺或太僕寺若郎  
官有才効或久次當遷則以衛尉或太僕  
少卿兼行兵部郎中若卿少遷移郎官未  
當遷改而又長貳止判一寺則以兵部員  
外郎兼某寺事他曹寺倣此

一少府將作軍器監在今事務亦簡儻如前衛  
尉太僕寺比以工部長貳郎官或兼管或

以監兼郎中事

一太府司農恐各合除卿或少卿一負承各一  
負兼主簿若度支金部倉部其間一負欲  
除兩負郎官則令兼太府或司農寺事而  
不除所兼卿少負闕或欲除兩負少卿則  
以一負兼度支或金倉部

一大理不可與刑部官相兼以妨駁案故也有  
卿則以卿斷刑少卿治獄無卿以從官兼  
判大理寺行卿事以二少卿治獄斷刑所  
有評事素聞負頗猥多恐當裁省其大理

正司直若職事雖簡亦或各留一員以示  
欽刑之意

一諸寺監丞除大府司農恐不可闕仍兼主簿  
外其見有官處存留未除或不到者姑闕

一太常寺當有博士二員分兼丞簿所有奉禮  
太祝遇有祠事於館職博士寺監丞內差

攝

一祕書省若除丞或郎一員管省事著作校正  
通除四員以養才能不廢故事

一大學官若除博士二員正錄各一員亦不乏

事仍於博士內以一員兼權丞正兼主簿  
一若以六曹長貳兼判所轄寺監申本部狀但  
押檢列銜而不書名庶幾不紊體統

### 論淮南撫諭

竊聞遣官淮南撫諭今具管見利害如左一今來淮南潰卒甚多未有所歸頗為州縣之患願因撫諭官宣上德意一切撫存勿云招安正曰招撫招撫之旨預為口宣或降勅榜具載廼者車駕忽遽戒行寇騎已迫其流離轉徙與夫賁躬之意告以使臣負僚等並依舊資級及統領之人別議超權庶幾懷服自同

平人若朝廷便欲今各歸五軍或元主將下亦須逐  
旋抽發一則過江不至擁全無稽留暴露之虞二則  
使淮南之人不疑盡數收兵過江而妄謂朝廷無復  
北顧之意三則設或將來上流及夾江衝隘等處各  
合屯兵則便道就屯差為徑易若其間有係見在江  
北將帥下人兵即便令管押赴逐軍下交割一乞令  
撫諭官遇招撫軍人即於郊野各立旗號如曰元係  
前軍八兵曰後軍曰中軍曰左軍曰右軍倣此餘將  
帥下各立一旗又一旗曰諸路軍兵以待群盜之未  
就招安及非見今領兵將帥下軍兵或雖是五軍及



諸將而有嫌隙畏憚不願復歸舊軍下者於逐軍後  
又立一小旗曰家口既各立旗下即時各軍為籍具  
載見統領人某姓名下及元來軍分資級姓名有家  
口者并家口注籍結計若干人又一旗曰百姓老小  
一百姓老小又別為三旗一旗曰願歸本鄉一旗曰  
願就近便州縣居住一旗曰願充禁軍其願歸本鄉  
者計置口券寧可少支務令實惠其願就近便州縣  
居住者亦給口券於所至處權暫標撥空地令搭席  
屋居住官作糜粥賑濟半月或一月止其願充禁軍  
者依等仗填刺仍令所在州或本路運司計置招軍

例物支給此老小三項須先具措置曉示使之通知  
一今來國典公案皆已不存乞令撫諭官於所至州  
依監司例取索見任官脚色家狀仍并寄居待闕官  
取索各為一冊回日繳申朝廷以備吏部叅照置籍  
一乞欲令撫諭官因便尋訪應于朝廷典籍如累朝  
實錄國朝會要戶部會計錄太常因革禮官制格目  
之類應於典籍故事可以叅驗或殘闕公案首尾不  
全者一件一紙皆令收拾其典籍文字先明出榜示  
除去私蓄之禁有賣者於所在州委官抽差識字廂  
軍及事簡處貼司就令謄本若人力不足則許雇人

書寫每一部畢遂旋送納行在其就令謄本之家卷數最多或投獻者並乞朝廷量加賞激如命官減年循資以至轉官及無官人據多少支賜錢物與名目庶幾國典公案漸可補全如上二項儻蒙收采其權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見往揚潤亦乞指揮於所至州縣依此取索尋訪

論徐廌御賊賞

某昨寓止鎮江竊見本府朝報中有臣寮上言向者張遇焚劫真州時揚子縣令徐廌獨開縣門率眾捍禦射退賊徒遂全縣解內官物文書等奉聖旨下本

路提刑司保明聞奏後經三四月不聞保明推賞但  
聞提刑司下本州保明本州乃下本縣問當時所以  
措畫而廌回申本州及以語人止云賊徒以密適行  
闕不敢久留偶全縣解本縣別無措畫於是士論益  
知徐廌所立事出名上蓋不可與世俗酷吏能吏司  
日道也方張遇殘真入潤如發蒙振槁而廌為縣令  
獨能以弓手鄉兵禦賊徒全縣解則平時信惠於此  
可見方今多事之時如廌謂宜進擢中外任使必有  
可觀其疲憊不材如某等輩當亟汰去則士夫皆赴  
事功知勸沮矣

乞早行越州告變人賞

竊聞越州去秋軍人謀變因徒中告發皆即伏誅其  
告事人未聞推賞傳稱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  
利今越州告事人功效如此而經涉半年已上賞典  
未行將何以示為善之利而消姦宄之萌向使無人  
告發姦惡遂成不唯塗炭一方而府庫甲兵之所亡  
及興師招撫之費所捐爵祿貨財比之推賞所用相  
去不啻萬萬矣欲乞朝廷檢會其越州告事人如未  
推賞乞早賜施行

三年三月初乞郡或宮觀劄子

某昨以臯戾之餘寓居鎮江屏迹丘園自知無用伏  
自車駕駐蹕揚州將及一年某雖累經寇攘之後衣  
食不給然一水之間終不敢出干祿仕於去年八月  
忽蒙誤恩復除著作佐郎某惶恐具狀備述多病不  
才與朝廷方當總核名實以圖中興之舉非疵賤小  
臣尸祿養病之時申尚書省乞賜罷免尋又蒙尚書  
省劄子催促就職遂再具劄子申丞相府具述如前  
久不聞罷漸至冬溪疆場未寧恐涉避事以十月二  
十三日赴行闕朝見供職每見宰執具陳誠懇略如  
前意且言方冬未敢乞罷只候開春丐歸林下今僕

射相公門下侍郎及尚書右丞時領中司每蒙與見  
皆曾具布此誠而正月已來邊報日急未敢復申前  
懇又蒙恩命還置禮曹入謝之初即復狼狽渡江緣  
路遭劫幾至裸露即與妻孥徒步跣足奔赴行闕於  
時從官尚有未到庶官到者繞十數人留家杭州者  
不過一二人之常情理勢應爾但疵賤蠢愚人所不  
貸深自懲創不敢遲留區區之私亦足矜察今天氣  
漸暖既無外虞厚祿清曹別無規避乃敢復申前懇  
伏望鈞慈陶鑄宮廟一次俾遂首丘不負本志則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下情無任激切俟臯之至

北山小集卷三十五

十一

三十五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五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六

信安程 俱

狀劄二

辭免太常少卿申尚書省狀

今月十六日准尚書省劄子除某太常少卿日下供

職某契勘昨詣都堂呈納劄子具述某愚拙不才選

調十有七年粗知州縣利病及改官後所歷差遣皆

是閑簡去處從初至今坐尸廩祿又十五年久負厚

顏况今國步艱難尤非小官端居苟祿之時乞賜陶

鑄外任合入差遣庶幾少塞平日素食之愧未蒙施



行某遂再具狀申陳某昨以臯庚之餘寓居鎮江屏  
迹丘園自知無用伏自車駕駐蹕揚州將及一年某  
雖累經寇攘之後衣食不給然不敢出干祿仕於去  
年八月忽誤恩復除著作佐郎某皇恐具狀備述多  
病不才及朝廷方當總核名實以圖中興之舉非疵  
賤小臣尸祿養痾之時申尚書省乞賜罷免尋又蒙  
尚書省劄子催促就職再具劄子申陳政府具述如  
前久不聞罷漸至冬溪疆場未寧恐涉避事遂以十  
月二十三日赴行在朝見供職每見宰執具陳誠懇  
略如前意且言方冬未敢乞罷只候開春丐歸林下

今僕射相公門下侍郎及尚書左丞時領中司每蒙  
與見皆曾具布此誠而正月已來邊報日急未敢復  
申前懇又蒙恩命還置禮曹入謝之初即復狼狽渡  
江緣路遭劫幾至裸露即與妻孥徒步趼足奔赴行  
闕以二月十四日到杭州今來天氣漸暖既無外虞  
厚祿清贖別無規避乃敢復申前懇乞陶鑄官廟一  
次今來乃蒙更加進擢聞命皇恐若無所容况太常  
高選當得一時賢雋博通之人乃能允愜人望庶累  
不才有如某者豈敢冒居兼某於十四日徒步山間  
失脚倒地有側石隱着腰脅疾痛日加有妨行步俛

仰見請假將理所有恩命不敢祇受

今月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為蒙恩除太常少卿疵累不才豈敢冒居兼緣某先累具狀劄子乞外任合入差遣及宮廟一次乞賜檢詳前狀施行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日下供職某疏遠小官仰煩朝廷再降指揮趣令就職非某疵賤之所宜蒙敢爾稽違罪當竄斥然有誠悃須至控告朝廷乞加揆察某近者三具狀劄申陳既以久尸廩祿乞一外任自効少塞平日素食之愧未施行間又申向者揚州所陳誠懇乞差宮

廟一次亦是未蒙矜允而乃遽被超遷却便祇受是  
前日求退皆非實情若非缺望不遷即是邀求進擢  
以迹觀之可謂躁進嗜利不顧廉耻之人豈可置禮  
樂之司以玷一時之選有害政體無補事功使某稍  
有識知豈敢犯此公義伏望鈞慈罷免恩命檢詳某  
累次具狀劄子乞早賜施行俾某不累朝廷用人之  
美下不為清議所非進退之宜兩得其所不勝幸甚  
近具狀乞賜罷免太常少卿除命檢詳前此累次狀  
劄乞陶鑄外任或宮觀差遣於今月十九日再准省  
劄備奉 聖旨不允某再具狀述昨方乞外任及宮觀

未蒙施行間有此除命義難祇受乞賜檢詳前狀施行今月二十五日再准都省劄子奉聖旨不允某庇賤小官上瀆再三累煩朝命死有餘罪契勘庶官自來唯左右史臺諫官例有辭免止是備禮一辭其餘必有因依方敢冒陳情悃今來若非義有可辭豈敢屢違朝旨某之知義難安不敢祇受者其說有五不避煩瀆今請一一具陳某近請外任繼乞官觀未蒙施行乃叨進擢若遂就職則是前日叩請皆非本情以迹觀之難逃清議此某所以不敢祇受者一也昨者車駕到杭州之初某嘗於朝廷妄陳管見以謂元

豐官制初行除官尚多不足祖宗以來

御名

惜名器自

崇寧後於是從官悉皆除足至諸曹郎吏無復闕員  
官以益多事不加治今國步艱難尤非崇虛飾備冗  
官之時進一士當得一士之用具一官當有一官之  
實其間亦及太常少卿與禮部郎官或可互兼之意  
推此類具言之近聞已除黎確太常少卿而季陵亦  
兼權寺事繼又除某若遂就職則是苟叨目前進擢  
之利不顧前日所獻之言此某所以不敢祇受者二  
也祖宗以來三館臺閣承學之士必更中外繁劇之  
選才德器業如韓琦經術士行如王安石文章才氣

如蘇軾皆以館職監左藏庫或省府推判官與夫州  
郡之寄不唯不以文學政事分為二途亦使中外迭  
居周知史事頃年以來頗乖舊典故分符出使者或  
多文俗之吏雅意本朝者鮮知裁剝之方如某鄙陋  
么麼蓋不足道雖入仕之初上書邪等入籍居選調  
十有七年然自改官以來宮觀任滿即備負書局從  
初至今兩為著作佐郎三為禮部郎官徒以編摩著  
撰為名初無赴功立事之補今乃更蒙擢置奉常典  
司禮樂尸祿充位益負厚顏某實何人常玷清選故  
力乞外任冀効寸長不然辭富居貧竊食官觀今來



除授某所以不敢祇受者三也某以廢斥之餘赦復  
舊官曾未三年浸還舊物雖艱難以來朝廷兼收並  
用何所不容然疲篤選愎上不能捐軀引義以徇國  
家次不能被堅執銳以衛社稷下不得分憂共理以  
備使令今四郊多壘臣主憂辱之時雖處庶僚豈皇  
寧處此某所以不敢祇受者四也而又私計狼狽迫  
切之甚不敢不布腹心以覬矜察某竒蹇窮獨世無  
與比昨在鎮江兩經兵火近者倉猝隨駕起離身與  
妻孥徒步趼足飢凍累日奔赴行闕訟路遭劫資用  
無餘血屬幸存貧病交至而年垂六十老無子息內

無弟姪群從之助外無甥婿強近之親病妻疲弱三  
女未嫁苟今寄寓他所恐亦未保生全故欲備負外  
任宮觀差遣不唯小輸鴛鴦以謝素食亦或收拾妻  
孥待盡立壠若勉就寵遷豈得遽去此某所以不敢  
祇受者五也伏望朝廷察其誠懇特賜指揮檢詳前  
狀施行

某自三月初以來震駭憂憤尋以病告申乞外任差  
遣繼乞宮觀於十六日蒙除太常少卿日下供職某  
即罷禮部郎官職事止以階官具狀申尚書省乞罷  
免除命檢會前狀施行蒙指揮不允某再具狀申緣

先乞外任及宮觀差遣若今來祇受新命即是前日  
所請皆非實情以迹觀之難逃清議仍乞檢會前狀  
施行再蒙省劄備奉聖旨不允某又於二十五日具  
述如前又言車駕到杭州初某曾具管見乞省冗官  
其間亦及禮部奉常可以互兼之意今來已除恭確  
太常少卿兼季陵見以起居郎兼寺事今又除某若  
遂祇受則是苟徇目前進擢之利遂忘前日所獻之  
言又言方臣主憂辱之時上不能捐軀引義以徇國  
家次不能被堅執銳以衛社稷雖在庶僚不皇寧處  
之意仍乞檢會前狀陶鑄外任差遣或宮廟一次四

月一日准都省二十八日劄子除直秘閣知秀州

四月二十二日車駕經由秀州賜對劄子

臣伏見陛下復正天位適以正陽之朔天日明霽氣  
候協時此天眷有宋而保佑陛下之符驗也御殿之  
初措紳士大夫往往感涕詔音始下皆欣然若更生  
此又助有宋而歸戴陛下之明證也豈非方今國勢  
不振宗社岌岌安危之任在陛下永膺天祿盛德日  
新政事日舉賞罰施置皆仰有以當天意俯有以合  
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苟惟反是則天之所以眷  
佑者將恐替人之所以欣戴者將恐離如是則社稷

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方靖康京城之陷太宗  
正屬狼狽此徒無遺族焉國朝故事親王未有得預  
外廷當事任者而陛下乃適以親王揔兵河外於是  
神器有歸宗祀絕而復續日者事變之起陛下退處  
別宮不閱月而復正天位此天所祐非人之所能為  
者也古稱大福不再而天祐陛下者再此天下之慶  
而陛下所當戒懼之時也戒懼則如之何政事舉措  
刑罰施置使足以當天意合人心而已古之人君承  
衰亂之世能濟大難以致中興者率由是也詩曰戒  
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故臣敢以是為陛下反

正之初之獻狂愚惟陛下留聽

臣竊見陛下奮勵威武不遑寧居以圖恢復中興之業此黃帝居無常處以兵車為營衛與夫漢高帝以馬上得天下之意也然恐它日隨機應變移駐不常若分大將以鎮撫諸路則宿衛單寡若使州自為計不加措置恐寇盜生心願陛下與大臣將帥深圖其宜若每路以前宰執之有才望或大將之才略忠勇者一負為制置使諸州仍御擇守臣勿輕移替少寬文法俾盡才力庶幾足以少分陛下宵旰之憂而能保一路一州之人衛王室輸貢職而禦寇敵也

貼黃唐節度使帶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蓋  
節度主兵觀察主財賦今制置使若帶制  
置度支等使則兼管財用而本路轉運為  
度支之副

昔漢高帝與項籍戰彭城敗至下邑下馬據鞍而顧  
曰吾欲捐關以東誰與共此功者張良進曰黥布楚  
梟將彭越反梁地韓信可當一面陛下必欲捐之捐  
之此三人漢高即用良策其後會垓下卒滅楚此捐  
關東三大國以王此三人之力也今陛下欲治兵江  
浙若淮南不能堅守則江浙不能安願捐淮以南京

以東為四五大鎮以置忠勇梟雄之人俾居自為守  
出自為戰使足以捍敵人之衝然後江浙可以休士  
治兵伺便決策以圖西向也

契勘本州華亭縣通惠鎮舊名青龍鎮最為繁劇去  
處自來監官兼本鎮煙火公事係吏部差注京朝官  
自頃以來止差使臣往往不通文法吏事况本鎮無  
異大縣不與尋常場務一同切恐不可輕授欲望聖  
慈特降指揮令有司依舊來格法注京朝官

奉聖旨見  
任官罷令

吏部差京朝官仍令兩  
浙轉運司差文官權

寄李樞密論事劄子



某昨者伏聞朝廷遠馳召節允副具瞻尹正王畿進  
職祕殿有識欣賴隱如長城屬寇入已深中外隔絕  
大變猝起二聖北征率溥之情痛憤難過况碩德純  
忠股肱柱石其為痛憤憂灼何以堪處幸天命人心  
未忘有宋今皇帝適以元帥惣戎于外德業隆重四  
海樂推聿承大統宗廟社稷華夏生靈永有依歸幸  
甚傳聞車駕駐蹕南京或云亦已遣兵肅清宮闕或  
云方議巡守江淮料湏及時早定大計緣今已是深  
夏更數日即是六月節氣不數十日水冷草枯諒惜  
分陰當無曠日此正主上大臣焦心盡瘁嘗膽枕戈

引山集三十一  
之時也伏想亟趨行在攄發廟謨惟時幾以佑聖主  
使宗社永固皇業再隆天下各安其生某得長守丘  
園與蒙膏澤下情無任翹企之至不敢具狀以塵鈞  
覽輒具劄子少叙悃誠伏幸賜察

某竊以前年虜人犯境之初宰執侍從如竹葦林下  
至郎吏小官震動失色而明公以一太常少卿忠智  
奮發惟國大計感憤激切言與涕俱當是之時止則  
天下是念曾身之不暇恤顧豈有貪功懷利之心哉  
胡寶話言龍天實在此國某之所以歎息面讚自愧  
驚懦者也雖罪廢之中忘其取禍切切為人感槩稱

迷者已然當是時明公以疏遠一旦為上畫策如數  
一二任國大事奮不顧身旬日之間位冠樞府中外  
之望頓重益隆此固古人之所甚畏者也夫大名難  
以久居驟貴衆所深忌而又以疏遠之士一旦謀畫  
忠勇遂蓋在廷之臣嗚呼斯亦危矣虜退之初某在  
南徐客有誦明公謝表者其言實壯而某愚不曉事  
雖對客歎仰而心竊為左右懼焉它日東下士於是  
有以矜伐自任斥明公者某竊恨之高明安得有此  
殆不知之過耶夫任大事立大功望實蓋人可謂處  
甚危可畏之機也非示之以不能持之以謙退求無

嫉忌顛沛不可得也觀龔遂治渤海其功亦微耳而  
王生教以詭對淮陰侯下趙方北向師降虜而問計  
策其下而取之所以盡其力也況以能問不能以多  
問寡詢于葛藟樂取諸人以為善固明公之所厭飫  
者已使其人與其言可用固善即不可用何損於才  
略威望哉願觀文堅前日忠勇奮發憂國如飢渴之  
心而加古人深崇退抑之意則朝廷有柱石之賴而  
天下蒙帡幪之賜矣某欽向之素固非一日伏自昨  
者數奉光儀益窺器業之大德義之美傾頌之切如  
前所陳而誤蒙知與亦異倫輩是以忘其罪戾敢獻

區區之誠非欲明公永無忌嫉顛沛全身保位而然也某觀今艱難之時其德義才力足以任大事衛王室赴斯人之望者非唯駑鄙所窺實在左右而有識之士比皆然古人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者非特為明公計也是以僭易有言伏俟譴絕方今天下譬如人身五臟久虛忽得大病危困之極賴元氣尚在斃而復蘇正須所服湯劑物物中病所進飲食一一適宜不使少失平和不可少有傷忤倍萬調護然後可望復安此正主上宵衣旰食焦勞嘗膽之時也然主上初即位諒謙恭退託委任大臣則安危治亂之機中

外諸鉅公之責也非至公至仁至勤至儉深思遠慮  
未有能濟者也非如諸佛菩薩禹稷孔孟用其心亦  
未有能濟者也竊有愚款思布於諸公則罪廢之餘  
加以久病誓言不求聞其身欲隱而不藏其狂言將為  
不知者之所疑誚矣然念世蒙國家涵養之恩又嘗  
食郎吏之祿矣駑懦無以圖報毫髮又况天下無事  
藿食者與蒙其福天下有事塗炭先之故不勝感槩  
激切之心布於左右亦冀此言稍聞於諸公雖得僭  
越狂妄之罪不敢辭也王蔡之所以為相固諸鉅公  
之所稔聞而深戒者也若徒知王蔡之罪而不變王

蔡之術未見可以弭亂也大臣之患莫大於懷利而  
患失苟利於已悖理不恤也越法不恤也傷財不恤  
也害人不恤也敗國事不恤也積而至於無所不至  
者皆懷利患失之故也而不知利之所以為害也今  
艱難隍杌如此固非懷利患失之時也諸鉅公固非  
懷利患失之人也此一事無可慮矣然而大臣之患  
又莫大於怙權而好勝者不可不察也人臣初孰不  
欲言聽計從久安於位無所取疑於上者而肯取怙  
權之名哉積好勝之心而不已必至於怙權也何以  
言之進一人焉建一事焉初亦漫耳同列偶有異同

臺諫偶有論列於是所進之人遷之愈驟所建之事行之愈力我之所進雖小人而衆所不與必力援之親戚廝役不遺也我之所惡雖君子而時之彥也必顯擠之芥蒂不置也是不唯出於好勝而已意天下以已為言不行也意天下以為眷弛而權去已也故極力而揀之耳如是則無非一己之私者君之威福事之是否國之安危果安在也人臣而有怙權之名免於禍者鮮矣是不知好勝所以為大不勝也大臣之患莫大於爭能而護短者蓋不可不察也大臣之於國譬之操舟今者中流遇風波之時也苟可以濟



不問其力之出於我歟出於彼歟謀之出於我歟出於彼歟求於濟而已矣舟一敗吾肉且為魚鼈食何人我聲利之足云乎則是雖有胡越之殊關很之志過溢之言亦必協心而取濟矣若曰寧使覆溺吾必去若人功必自我出如是而可乎豈有國之大臣而智出操舟者之下哉必不然矣天下之事無窮以二三股肱之力佐一人而求所行之事無不當所用之人無不堪亦無是理已使公道常存正言日至則雖或差失而害不及於天下矣以天子之尊而古有繩愆糾繆拾遺補闕之臣而人臣乃欲護短遂非此何

理也上則開天子拒諫之心必曰大臣有所為衆不  
得議而我之所欲乃不得行雖忠言至論亦將不聽  
矣下則長朝廷壅蔽之患初則一事不合政理一事  
不厭衆情言之不行又嫉言者至再至三而獻替不  
聞是非倒植矣天子拒諫於上朝廷壅蔽於下此亂  
亡之兆也蓋亦不思耳矣夫身處將相之位而當予  
奪生殺之柄此可畏之地也朝有過舉而言者敢論  
進有非人而同列獻疑此助我者也豈唯有助於政  
理問譽之間哉抑使下不怠而上不疑知無怙權作  
威福之事也豈非助我之大者此而不圖顧且力排

公論取必人主此可謂之智乎昔之大臣交惡而取勝者又倡一說於其間此說一行而天下之善言滅矣其說何也臣下有言於上於理雖當而非甲之所便與所欲聞於上者則為之說曰此乙之黨也乙惡臣使之為此言耳又摘其言委曲為之說曰其言如此其意將以陷臣也其意將以搖某事也其意將以黨乙也為乙游說者也而乙於甲亦然臣下有言不便於近習之意則曰是廟堂使之也此出於中旨故也若出於宰執之意則言者不敢言矣如是則言者每至雖有至誠愛君憂國之心解紛排難之計雖有

謨如臯陶忠如稷契論事如陸贄激切如劉蕡而人  
君若不聞矣豈唯不聽適足以取怒而已蓋以為皆  
飾說游說之詞故也如此則是常以僕妾鷹犬待朝  
廷之臣而永無守正自立之人矣嗚呼其厚誣天下  
而敗吾君也亦甚矣凡此皆足以變亂是非隳斃綱  
紀者是非變亂綱紀隳斃則事無不乖刺糾繆者矣  
如是而有不已者乎乃若言至以道揆之事至以道  
揆之而勿措私情於其間則是非利害之實無不白  
矣豈讒巧之所能眩乎昔者夏姬以淫盪亂陳楚王  
伐陳而取之將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於是捨之而巫

臣妻之它日楚王怒或曰彼自為則不忠為王則忠  
王乃釋然此楚王之所以霸也當是時楚王當論夏  
姬可納不可納巫臣之可聽不可聽不當以巫臣懷  
不正之意而疑其言也能推是心以納諫則如前甲  
乙之論不入矣公甫文伯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  
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也為其於長者薄而婦人厚  
也唯其言出於母也故為賢母使其婦言之不免為  
妬婦夫言一也而言者異則人心變矣然則觀言者  
當論其言之是否而不當論言之者何人也雖推是  
心以聽言則如前甲乙之論亦不入矣不唯甲乙相

陷之言不可用也苟聽言之際不究理之是非可用不可用而先懷逆詐億不信之心於其間則善言無自通矣此最人主大臣之大患蓋不可不察也某又竊有腐儒之常談往古之成事思一誦焉雖遼東白豕之類亦當今之急務前日之成成也昔諸呂之變劉氏不絕如綫陳平以爲憂問計於陸賈賈固辯士多智謀乃不爲畫誅諸呂之計又不爲言所以安劉氏者獨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教平以交驩於周勃者陳平固謀畫之士也又不以賈爲迂闊而深然其言因以數百金爲勃壽

往來相結納相得驩甚卒誅諸呂此何謂也蓋賈知  
平之智術勃之蠢勇足以誅諸呂而安劉氏所不知  
者二人相與之情耳使平勃和則協心而事濟一有  
纖芥不平之隙則方且傾擠防慮之不暇亦何事之  
可濟乎此艱危之際蓋莫急於將相之和也且蘭相  
如一勇夫持壁睨柱尚氣決之人耳廉頗不忍以力  
戰之功而位其下聲言衆辱之相如引避而不較也  
以謂國方危弱秦之所不敢加兵者以二人在也今  
兩虎共鬪勢不俱生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  
聞之肉袒負荊而謝驩如初而趙國賴之彼雖勇

夫壯士可不謂之賢乎此皆所謂腐儒之常談往古  
之成事豈有通儒碩輔博洽明智肯忽國家之大慮  
快一時之褊心而計出廉藺乎勃之下者乎必不然  
矣夫和異於同固儒士之常談而熟知者然好同之  
風不革則必至於不和此最當今之急務也夫當今  
之急務豈不在於練卒選將足食足兵還二聖之北  
征禦強虜之南牧乎是固然使君臣之間廟堂之上  
和而不同人無彼我之分事無適莫之意唯理之從  
則利害無不明事功無不立矣苟好同而不和則反  
是反是則亂亡之道也故竊以為當今之急務也且



同則宜若無所生其隙矣而某以謂好同之風不革則必至於不和者何也蓋自公道不行好同之風通於上下大抵以獻忠為議也以商榷為立異以可否為相排以雷同為厚善於是雖親戚朋友有懷不敢吐有見不敢爭初則為後言終則為怫氣二者交違而睽矣而况廟堂之上乎何則強之使同壅之使止故也積不快為背憎持公言為造謔其不為仇敵者幾希此好同所以必至於不和也嘗聞祖宗時廟堂之上鹽梅可否之論無日無之豈相排而立異哉各盡其謀國愛君之心而已方杜韓范之當國也世所

謂同心而厚者也且以永洛一事觀之一以為可城  
一以為不可一則是劉滬一則是尹洙然不聞三人  
者失平生之歡也使有一人出於私情一言不相照  
了則必睽矣大臣睽貳豈國家之福哉世或以謂人  
主不欲臣下和恐為朋比故激使之睽以為御下之  
術大臣亦或故為痕隙以攘取寵位嗚呼何其小也  
天下大器而可以小數御之乎未有能長久者也  
若人君以道遇臣臣下以道事上選擇委任疇咨訏  
謨使各盡其所懷善者從之未盡善者改之可者用  
之不可於衆者去之同不為朋比異不為乖睽刑賞

與衆共之憂樂必以天下則所謂無作好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而皇極之道立矣前所謂以道者豈微妙恍惚之謂哉亦上合天道下合民心惟理是從而不置私情於其間而已言之雖若迂闊此治亂存亡之判也方今如起危困之病如濟風波如救焚溺若是其急也所爭者畧刻所計者毫末頃刻之積毫末之差而事有不勝諱者矣狂率死罪

某竊以天下多事取人之路雖不可不廣然亦當使君子小人各當其位不可以艱難多故而遂逆施倒植也何謂各當其位常使君子使人小人使於人君

子治人小人治於人則雖市井屠販之人鷄鳴狗盜  
之伎與夫群盜大猾雜處並進而無害也況今與漢  
高祖時不同漢高祖起匹夫方與豪桀競逐爭天下  
所用將才策士耳不如今立國有天下二百年所謂  
聖智之法適治之具具在在上紹業垂統正當與賢  
能內維持紀綱外攘備寇敵雖艱難之時不可失體  
統也又况漢高所取皆實名將之才在亂無所用適  
在市井屠販中耳非取市井屠販之才而假以名位也  
至叔孫通所進群盜亦皆善戰而已不使之經體質  
治謀國牧人也蕭曹雖出刀筆吏亦賢相之才也世

亂無所用適在刀筆吏中耳觀其所立識大謀遠又有公天下之心持身以恭謹佐治以清淨有後並名相碩儒之所愧歎而莫及者皆不可一槩論也某竊憂當國任事之賢急於事業廣於搜羅不究古人之所以而操其所謂不遺市井屠販與夫使貪使過之說而思之至取之不精也事業誠不可緩矣若使君子小人不當其位則適足以敗事而已蓋數十年來以凶狠犯上無所顧忌者為敢為以刻薄貪躁夸誕不遜者為智諂以居家則持吏短長為姦利以致富為吏則御下如東濕任喜怒以騁私者為才豪以伺

顏色於眉睫之間射權利於角逐之會者為機警若  
比類者雖小有才可以使於人而不可居師表一方  
之任可以治於人而不可以當承流宣化之地可使  
効一官營一事而不可使牧養小民又况過此任乎  
蓋使之當一州一州不安當一路一路不安不唯不  
安又不服天下之人不安不服而求事功之立豈可  
得也不然極其凶躁之心射利之術則亦至於亂亡  
而已矣天下赤子罹兵革離亂之餘若又引此曹以  
臨其上使依勢倚法以肆其毒斯亦不仁之甚矣譬  
如以莛為柱以狼牧羊有傾壓傷殘而已蓋無辜也

此區區安不恤緯之心所以強聒而深憂者也願明公無忽淺鄙之思苟以為是一為明主精言之亦天下之幸也

某嘗竊謂承平久安之時革弊事為難創業興衰之時革弊事為易蓋承平久安之時人皆樂因循積僥倖一旦革之必駭物情而斂眾怨終亦掣肘而不得行故曰艱虞之時天下之人自非樂禍怙終好亂不逞無賢不肖必有憂時抹死之心庶幾休息之望苟誠心庇民革弊去害則亦唯上之所為而已譬之居室無事之時雖有蠹壞思欲葺而新之則居安者重

遷主財者惜費左支則右傾工堅則材贏蓋不勝其  
難也不幸為水火之所墊焚盜賊之所戕毀勢必撤  
而更之凡前日商榷之所未定面執有所未安材植  
之有朽敗者於斯時也革因去取必使至於無可恨  
者而後已抑時之不可失也弊事之所當革者姑以  
重爵祿省冗官裁僥倖言之祖宗之時建官不多而  
事無不舉元豐官制既行文物大備而不盡除時中  
書舍人曾鞏趙彥若而已林希以館職為禮部郎中  
猶兼著作王古自提舉官除司農丞其初遴選如此  
元祐加密焉至紹聖間中書舍人給事亦多兩負尚



書省六曹長貳不盡除卿少郎官多闕郎官宿直六曹通輪此可見也館職亦不過數人雜學士待制有數未聞闕事遺才也自崇寧初除官皆足於是所選不精所選不精則官職稍輕而下不厭服矣又從官之中每有遷移貶責多不補以舊人俾之出入更用但欲成就門下之人且示權勢之盛不復為官擇人為朝廷惜名器也一歲必增從官十數由他岐以取待制學士者又不論也今亦可以循祖宗之舊使爵祿稍重乎若省冗官革僥倖又不可失之時也然何獨此耳凡可以改為建立使足以去弊害而裕國家

者此其時矣此太祖所以創業垂統規模宏遠者亦  
因草昧之時故得從其志耳今雖不同然興衰撥亂  
之初也作室之喻愚闇竊以謂近之

寄李丞相劄子

某罪廢之餘篤懦狂瞽近者不勝惓惓叨畝之誠敢  
以蠱管之見仰裨聽采之萬一伏蒙荅以教字下情  
感載不知所云藿食餘生隱憂多慮忘其淺鄙繼欲  
有陳願自屏丘園誓無聞達之念不敢上書闕下懷  
不能已用瀆鈞聽庶幾少助啓沃之際餘議所及僭  
冒皇恐謹條具如左

一竊聞車駕尚且駐蹕梁宋此得計也不唯變  
故之後以係西北之心兼奏報往來指蹤  
制畫不至遼遠或失事機昔者黃帝居無  
常處以兵車為衛今雖與古不同然亦經  
綸草昧聖人焦勞動儉不遑寧處之時也  
若駐蹕梁宋以據天下之衝繕治建康以  
為時巡之所備禦有素順動以時亦一時  
之策也然行在百司與供奉等物要當簡  
易稍略繁文多備車乘以當營衛其餘冗  
從或俾舟行權時之宜竊以為便

一竊有愚慮妄意萬一自來虜人入寇率是因  
我之糧兩年以來皆自河北河東而來劫  
掠殘破諒已無餘千里蕭條必無供億兼  
彼旣圖割據則於此兩路理必少寬竊慮  
今秋萬一南牧却恐或自山東以趨內地  
不唯前此未到城邑聚落可以剽攘兼亦  
衝我衿喉出於不意某雖不曉山東道路  
但去冬傳聞虜人輜重有自單州去者又  
聞向日山東群盜有海州招安者若金人  
以一軍自單州出來直擣南京一軍自海

州出來或自徐趨泗截斷淮楚則為憲益  
深更乞朝廷先事防慮控扼之地密為  
經畫

一竊聞泗州建府實為控扼之地然泗州城在  
淮北切恐淮之南岸不可無城以置倉場  
庫務軍營官府所有北城諒湏亦有措置  
况今已是深夏不日秋涼願惜分陰如救  
焚溺

一伏以新天子聰明聖武出於天縱然古所謂  
念終始典于學與夫監于先王成憲者固

不可略也高宗所以為商中興王者用是道也  
使大學之道成於胷中則其於聽言應物出入起居發號施令豈不恢恢然有餘地而唯理之從哉此古之賢佐所以未嘗不以學為言者也願選端亮敦厚通知古今大體之人專以侍講讀為職使之日侍天子左右以備顧問不必俟開經筵也要令出入禁闥常在上前如漢侍中尚書郎之比清閒之宴為聖主陳說治道與古之正心誠意修身愛物任賢御事之宜古今成

敗之事亦所以資緝熙光明之萬一非小  
補也况上方焦勞念國步之艱難懷二聖  
之北狩天下之大不足解憂諒無燕豫使  
嬖之娛矣儻使儒生日奉簡編於前講論  
古今不唯仰裨海嶽亦足少寬聖懷以度  
永日豈不賢於餘事哉若夫使沾沾自喜  
截截論言傾險淺躁利口嗜進之人為之  
又不若無之為愈也此蓋當今急務之一  
一古者雖在艱難草創之時紀綱亦不可不振  
獻替尤不可不聞蓋一事失且不比平時

立能致惠肅宗方在鳳翔李勉為御史大夫老將乘馬胡門彈劾不置德宗雖在奉天欲以試銜官與人陸贄論列再三今者行在臺諫之官諒須得人端厚誠實維持至公通達國體足以開廣聰明獻替可否則朝廷黜陟之間政事弛張之際莫不適於事理當於人心矣夫日親講讀以資聖學妙選臺諫以正朝廷此事之本源也豈有源清而流濁表正而景邪者乎則天下無不立之事矣狂瞽仰幸采擇



一方今宰執侍從固是安危所繫休戚實同然

諸路帥臣比之平時尤當

御

選若諸路撫

綏無事不唯屏衛王家抑亦兵食所出兼

不貽朝廷之憂得以一意并力備禦變和

如其不然小有蠢動兵旅既難抽發饋餉

或致闕供擾漬之虞不可勝計且以邇日

浙西利害觀之可見二浙自經方賊陸梁

人往往喜亂倪賊比作一路振駭賴安撫

司綏馭措畫有方卒以無事蓋賊徒初欲

出而肆掠徑擣錢塘則官兵已集欲脅誘

鄉氓以廣徒衆則保伍素嚴是以數月之間不離巢穴卒以窮迫乞就招安何方賊於承平之時旬月之內能致數十萬人掉臂橫行圍陷州府而倪賊當艱危之際以勤王之餘半年之久不能近一嚴州者此帥臣得人與否之異也然則諸路帥臣不當輕付蓋利害如此惟朝廷加意僭越死罪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七

信安程 俱

狀劄三

十月五日車駕經由上殿劄子

臣昨備負禮部自三月初震駭憂憤即以病告連乞  
外任又乞宮廟乃蒙除太常少卿臣以分義難安皇  
恐卧家三具狀上省乞寢除命力伸前懇遂蒙除知  
秀州至四月十日被受勅差不敢復辭龜勉赴任到  
官已來竭盡疲篤幸無曠敗近臣僚論臣優於學問  
而劣於權術長於撫綏而短於控禦恐海道有不測



之虞臣不能當閏八月十二日奉聖旨程某與閑慢  
州軍兩易臣尋具狀申尚書省乞早賜施行又准省  
劄備奉九月十二日聖旨程某治郡人頗安之可依  
舊知秀州更不對移臣疏遠小官才力綿薄誠如論  
者所言聖朝仁厚愛惜士類不使坐疲輒不勝任之  
誅量能因任許易閑郡而又繼蒙知察復賜獎與令  
復故常非臣糜隕所能報塞然臣竊有誠悃非敢為  
身實繫社稷朝廷安危利害不得不陳竊以浙西臨  
江五州軍自鎮江至秀州五郡用人及戍兵皆當如  
一仍各向前捍禦方能不使虜寇渡江如四郡備禦

甚堅一郡稍弱使彼謀知虛實止從弱處渡江則四  
郡之功一時皆廢二浙之禍何可勝言今鎮江常州  
平江等郡皆擇強能之守又戍以宿將重兵而秀州  
既無重兵捍禦江海而臣綿薄軍旅之事素未更嘗  
又况如論者所言劣於權術而短於控禦萬一敵人  
謀知緊慢止循北岸林過鎮江常蘇等界直犯秀州  
沿江海岸若土軍弓手用命奮擊尚可支梧但彼既  
至下流即是置之死地蓋向下則憚於洋海欲返則  
難遡逆流以彼悍強仍致死命如臣孤弱必誤使令  
不過率衆嬰城萬死無益伏望聖慈察臣危懇皆出

惻誠特賜指揮檢會閏八月十二日臣僚所論與所  
降聖旨兩易闕慢州軍指揮施行臣敢不量力所能  
安輯民伍仰報聖恩仍乞亟命大臣精擇秀州守臣  
及分宿將重兵屯戍邊岸庶幾五州協力或保無它  
利害不輕非敢為臣私計臣不勝激切俟罪之至取  
進止

臣輒有管見上瀆聖聰今者車駕雖暫駐吳越如臨  
江諸將當時遣有名望才實清要之官往來軍前問  
勞督趣責以守禦江津一則務令諸屯聲援照屬二  
則行在近臣人使常到軍前將士之心有所歸係如

唐武宗征澤潞時諸宿將在屯亦遣御史中丞李回督戰今雖事勢不同彼時但問勞督責使之聲援相接心有係屬庶幾稍有國志亦一助焉取進止

臣竊以古人臨事圖功必皆先有定計今茲禦捍江海戡定寇戎睿筭廟謨諒有長計臣愚不揆冒獻剛畝之忠以為目今事勢當作兩段商量一則禦之江岸使之決不得度當如何處置二則不幸彼既於一處渡江即當如何處置何處設伏何處把截何處堰閉當決何處道路當斷何處備禦今不能深入江南西漸決能為行在後拒此二段須先有定計譬言如善

列傳三十一  
三  
奕之人先圖取勝不幸局勢既敗則於既敗之中料理收拾不至狼狽其後段亟當議定願先作蠟彈付之左右僕射及宣撫近臣萬一不幸彼於荆楚以至秀州忽於一處渡江遠郡未反知覺即各用蠟彈行與諸將諸州按以施行尚能抹急不至失措臣願陛下試採愚言付之廟論或有可取早賜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免秀州和買絹奏狀

臣邇者伏遇聖駕巡幸道由本郡臣以守臣蒙恩賜對親奉玉音以謂守臣六職當以恤民為務所以固



邦本而寧國家者訓飭甚備令臣訪察疾苦咸以上  
聞此以見陛下愛民澤物至誠之心出於天縱實社  
稷之福天下之幸臣時到郡曾未浹日退即訪問耆  
老以謂秀州近年和買絀絹最為民害蓋祖宗以來  
以秀州不產桑蠶故雖夏稅絀絹尚止令上戶送納  
本色第三等以下人戶皆折錢入官轉運司却於出  
產絲蠶處置場收買以足歲額豈聞稅絹之外更加  
和買蓋以蘇秀州出米至多逐年和糴既已甲於他  
郡而杭湖等州屬縣多以桑蠶為業故和買絀絹比  
他郡為多自靖康元年獻議大臣不知祖宗朝立法

之旨與夫諸州土產之宜但見杭湖等州和買絹數頗多而蘇秀不及因以為不均於是分撥八萬匹與平江府而秀州管認四萬匹自是秀州之民於常稅之餘和糴之外又加此一項和買絀絹於是民力益困為害浸深後來於建炎三年十一月中因轉運司狀以平江秀州不產蠶桑減秀州和買為二萬疋然終是創添此項責以所無輸納之時遠於他州貴價收買而官給價直不過八百貧弱下戶未必得錢橫被誅求急於常賦秀民疾苦莫此為大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賜蠲免和買絀絹則一州之民受惠不細